

叙古啟明讀禪宗正脉法

勸一

達磨西來

馬祖大師示眾其畧云達磨西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今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眾生心地

勸一

非無知解

歸宗和尚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立虛度時光湧泉云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保輪迴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

有事商量

趙州和尚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水鉢下坐窮理好黃龍南禪師告

慈明曰此心未穩乞為指示慈明曰既如是則坐而商量

深究洪規

薦福古禪師嘗參大光玄福嚴雅無有可其意者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

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

得個入頭

大慧禪師曰山僧十三歲出家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買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睦州說話汝

等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箇入

頭不得孤負老僧云云明明向汝道尚

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

漸有開廓

空谷和尚僧問師之省處與我說為末

世之標格空曰某謁南極古拙及眾知

識皆令參趙州無字又而無省偶見五

燈會元中祖師活機用心漸有開廓古

人機用我已識之矣又問人天眼目碧

巖集可看否空曰可也

勸一

法在汝邊

淨名云此法即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裡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

遲速不同

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

立地待汝搆去古塔主云利根者盡時

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

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常習坐禪

馬祖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南嶽嘗以磨

甄作鏡而諭之乃曰若執坐相非違其

理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在體無去住妙喜曰我只要你行亦禪

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諸方說靜了

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

心識紛飛悟了方貼貼地

不明大理

德山和尚云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能行底屎橛不曾遇着好

勸一

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

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

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圓通云道

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玄沙云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工夫之說

幻住和尚云前代諸尊宿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又云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者例於此說

問處求證

佛眼云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語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今人胡亂問越口答取笑違者

簡集之意

卷以五燈會元浩繁難讀多有機緣峻險辭立萬仞上根吐舌中下罔措用是唯取顯明簡直者使人易曉去取無定簡集成編且如會元本集中牛頭山法融禪師若干人則總題四祖大醫禪師

旁出法嗣于其前今正脉中各以四祖旁出標于上他可類推上堂示眾甚有切於人者輒以愚意畧加標首如史鑑然以便尋討
去繁就簡

是集一依五燈會元並不故有所更改也間有生緣神異叅謁問話繁者不敢備錄然亦有東而簡之之處

體會機緣

看機緣須看它師家問處學者答處如何即是如何則不是自有入處既得入處烏有峻險簡直顯明者哉

勸一

四

隨宜參用

凡機緣上安

字則指圓悟禪師評唱若安字則頌古聯珠有此或機緣頌

古有及會元無出者意句圓妙則

如卷鶴望俊流當立大志亦草率不得須將諸祖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彼此尋究相助顯發

古今例同

或曰五燈會元是佛祖心髓孰敢妄分優劣而去取無定耶曰子豈不見五燈是五家之作今為會元執碧巖集祖師機緣唯取一百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百餘人前人頌之集之豈不知有一

千七百人善知識耶譬彼病革矣當求速効之方可也余之簡集無它每見同學懼繁弗覽正恐大法湮微故強為是編俾易覽易精而得入悟門者則不以我為非歟正覺庵所謂知我罪我其唯此集矣

勸一

五

叙古啟明讀法終

禪宗正脉卷第一

佛祖

釋迦牟尼佛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契却貴圖天下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平太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

世尊

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
女今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人
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
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
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

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
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
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
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
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

不定法

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
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
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
聽是名爲一義二義世尊因外道問
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

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
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
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道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
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

三度眼

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
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
賢不可得見而來自佛佛曰汝但於靜
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
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三乘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
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
殊迦葉應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
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
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

新舊

隨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
曰我以一物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
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
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
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

勸

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
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
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
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

羅

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
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
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因
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

慧

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
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
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
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
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
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
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
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
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因黑氏
梵志運神力以左右下擊合歡梧桐花
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
曰放下着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
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
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曰世尊

此晉

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
吾非教汝捨捨其花汝當捨捨外六塵
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
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

此齊

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
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
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
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通如來
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此齊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
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
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
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
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通如來身如劍
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
云何殺●世尊敲觸體問耆婆生何道
曰生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
一耆罔措●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
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象乃指

此齊

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象中有
一賢子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
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師曰
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

勸一

九

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
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
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
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
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

此齊

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
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
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
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

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
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
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
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
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

此齊

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
如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
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
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
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世尊至

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
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
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
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
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

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曾告眾曰汝
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
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
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

契悟

勸一

十

西天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
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破
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頌古稱異

西天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利竿

着

西天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

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

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

者子名曰香象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

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

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

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

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

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

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勸

西天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九祖伏馱密多問

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

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

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

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

本心非合亦非離

西天

十祖脇尊者○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舍

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者曰我心非往

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

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

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度付法說

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

真法無行亦無止

西天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

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

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

既不識焉知是手祖曰既不識佛焉知

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

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

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

西天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

信福業祖為說法通相謂曰人有福業

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

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

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西天

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

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

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

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

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

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

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

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

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

聲色彼眾聞偈頓悟無生

西天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

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

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

而進欣然契會○祖至迦毗羅國彼有

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

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

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

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

遇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然

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信施故報為

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
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
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
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
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

勸一 十三
願捨次子隨師出家

西天祖師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
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
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
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

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
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
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
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
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

駭於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
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
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
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
子而誰即付法眼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至中天竺國有大
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
而常縻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
隣家父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
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

三時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
暴壽逆吉義凶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
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
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
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

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
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
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
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祖乃付法

勸一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
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
來見性之句汝宜傳布後學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
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

彼有學眾為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
盤頭此云常行常一時不卧六時禮佛清淨
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
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
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

善行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
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
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
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

法急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
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
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
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
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

勸一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
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
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
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
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

得

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

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西天祖師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

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用何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

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

西天祖師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眾祖詰而化之

幾

四眾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眾被責憤憤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

勸一

十六

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

師子

罽賓

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眾名聞遐邇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西天

二十七祖般右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專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

勸一

十七

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

三王子辨珠

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印明其寶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不自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請

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

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聖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

聖

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

聖

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

聖

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

聖

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

聖

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

聖

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眼目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談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祖念

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賞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

聖

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古上云師道廣流江至龜人否曰不識祖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佛他亦不回祖知機不契潛回江北居于

少林

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
之測謂之辟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
者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
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

勸一

二十

書覽

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
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
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
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遠明積雪過
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屏

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
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
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
心慢心欲真乘徒勞動苦光聞祖誨
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
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
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
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

書

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
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
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
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

勸一

二十一

持觀

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
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
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
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
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
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
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
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

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
何證之汝今受此水法却後難生但出
此水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
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

經

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
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
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
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

五度

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
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
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
海越漢為汝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
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

西晉

為二祖說法無外息諸緣內心無喘
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體說心性
體未契理祖無進其非不為說無念心
體可忍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
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言已端居
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言已端居
而逝●英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
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

勸一

二十二

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牘唯
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
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初梁武遇
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

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聖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開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

心罪滅 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

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二十三 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三祖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

佛法武帝

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信心

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

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

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

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蘊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孤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勸

三十四

愚人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者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

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

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

不色者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
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勸一

二十五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

今

四祖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
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
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頭山學侶雲臻

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
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
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
法器即伴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

一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
付法傳衣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
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
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弘
忍曰莫是和尚也後橫出一枝佛法否

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 太宗駕師道
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避謝前從
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
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
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

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五祖弘忍大師新州黃梅人也 先為破頭山
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
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
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

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
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
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
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
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

勸一

二十六

一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
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
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
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
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

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祖問曰汝自何
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
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
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

八

坊服

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
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
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目隨意
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
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

神秀

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專秀曷敢當之
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
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
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

勸一

二十七

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
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
不知和尚求法嗣今各述心偈此則秀
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
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

偽和

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吝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

三義

無樹明鏡亦非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確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師祖於確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

崇宗

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首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

受衣法南

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

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

邁大衆莫知

東上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利幡

微風

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味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微風

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

疾祖請南

諸名德爲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兩大法兩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官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

勸一

二九

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

心信

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

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

三乘
小見
解

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
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
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
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
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

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道不內外
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在之
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
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

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
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
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
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立
疑
心
相
三昧

○祖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
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
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
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

一行
三昧

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
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
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
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
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

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
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
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
告諸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

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
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全
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
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

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
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善
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
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
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門人記錄
目為壇經盛行于世

禪宗正脉卷第一

禪宗正脉序

有大聖人中天印度曰能仁氏乃往古昔
所記賢劫大補四十九年開示演化接物利生
悲濟無量仁慈普覆所被微塵刹海而雙
林息照布慈波印於彼光少室單傳摩訶衍基
於達磨此正法眼藏教外別傳禪宗之所自也
已而六傳至曹溪而支分派別洋溢汎濫徧滿
天下不有文字紀錄事緣又何以知其投鉢玄
趣激電迅機開示妙明之真性哉此吳僧道原
傳燈錄之所有作而

有宋真宗皇帝詔翰林學士楊億之所有叙而總
裁也後斯敝者曰廣燈續燈聯燈普燈雖各詳
略不同亦無非所以明此一大事也宋時有僧
濟者患五燈之浩濬作五燈會元以惠來學其
盛心也然而後人猶以未易通究為病者是其
中間機緣語句峻險者鮮立萬似淺近者身孔
半邊或入海而身沙或追竿而恐咬此
國朝嘉興府僧如香禪宗正脉之所作也香
崇空谷禪師於虎林得旨即朝光環堵於嘉禾
之真如四海象龍望風而禪者戶履常

滿而既夫五燈之機緣峻險曰上根之人當頭

便須十日並照中下之徒銀山銀嶺絲毫萬里

川是抄錄簡集由某佛以至某人之嗣凡幾世

幾百人為幾卷俾人人通曉以為證悟之因復

夢神教題曰禪宗正脈刻梓流通猶歎盛哉書

成飛錫踵門以叙文為請嗚呼老矣豈足以叙

此書之文哉然而仰惟

佛法自漢永平東菴真丹禪學一宗備滿寰宇佛

祖以下得其傳者自一燈以至無盡燈焉迄今

逮二千祀代有

金輪深信體解作典雖動振耀金湯際我

大明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統御華夷樹剎建幢

天章御製濟斯民於仁壽之域措天下於雍熙之

治

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成欽明文思光被四表

聖治無為製詞贊詠佛日光輝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聖哲溫恭厲精圖治四海會同

佛聖再來佛法外護天人叶贊率土昇平白髮禮

臣乞修歸老受

恩莫報弗遑寧若間得一覽禪宗正脈大為慶幸

異時必有以是帙昌隆

睿覽若景德之傳好錄者矣弟不知奉

詔總裁剛定而兼叙引者為誰也臣雖老矣猶能

欣戴拱嘿以埃其美音

大明弘治三年歲在庚戌除夕前一日

賜進士階榮祿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奉

勅致仕前兼左春坊左庶子八十二翁杭郡鄒濟撰

禪宗正脈引

景泰庚午悉察學空谷禪師于脩吉山山在仇西

湖上先是師積檢綠化吾郡夜話山房獲親嚙齋

一日問師如何是露柱師良久曰此是說不得底

自會去厥後成化庚寅師遷化其年悉四十六亦

病革再甦自惟失怙問始專心淨土勸人念佛數

以米一粒一燈積二百斛供衆三年印圖若干萬

相涉十有五年迄今未既也頃在杭時嘗閱五燈

會元弗果終帙今偶獲展讀謂是空谷先師親加

點句者何幸遇之感悸交至第以此書機緣峻險

篇快浩繁粵有上根當頭便領十日並照所謂高

輝之臨幽谷長風之游太虛者也自餘中下之流

銀山銀嶺絲毫萬里鈍置已躬妄生知解以為成

立為此發心抄錄簡集以便觀覽或者謂予手風

絕筆已四十年龍鍾耄老不堪筆硯予皆不應丙

午仲冬之一日始盡則抄錄夜則檢閱至唐仕鴻

漸滿無住禪師庭樹鳴處遂有省所謂得個入

頭非悟也由是益堅其志自言若無先師存日提

激何有今日事哉復自念言簡集果符佛意集成

當以何名是夜若聞神語曰禪門正脈覺而異之

先佛有言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以此觀之神

即是我我即是神夢與非夢二而一也矧惟會元

佛祖命脈今日禪宗正脈有以夫於是謹述用心

顛末如此或者又曰簡集弗傳與無集等亦命同

服典聖德海鏡寫成帙募彼悉捐金緡梓用廣

其傳云爾時維

大明弘治歲次己酉冬十一月旦嘉禾如悉謹識

禪宗正脈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本經卷前經有序、引兩文，茲附錄於卷後。

一 二六五頁下一六行第九字「下」，

經作「手」。

一 二六六頁中四行「指師曰」，經作「指屍曰」。

一 二六九頁下一四行第八字「印」，

經作「即」。

一 二七一頁上九行「逮明」，經作「遲明」。

一 二七三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慵」，

經作「儻」。

一 二七三頁下一四行第三字「拭」，

經作「拭」。

一 二七五頁中一行眉註「至此不專衣」，經作「至此不傳衣」。

禪宗正脉卷第二

佛祖

勸二

五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
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
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

夏

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
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
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
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
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

怨

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
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
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
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
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
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
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
曰何以問他師曰響德滋久冀欲禮謁
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
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

高上
行

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
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
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
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
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

夏

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
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
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
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
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

日在
心

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
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
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
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
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

勸一

二

明
法

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
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
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
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
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
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随心自在無復
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瘞
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
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

牛頭
智

緣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是
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
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
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牛頭智嚴禪師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

勸二

三

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
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
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
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
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止設有一法勝
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
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
何云

牛頭山曇瑤禪師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
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是

至人之坑窞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
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
走以終老焉

釋牛頭智威禪師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
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

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余本性虛無緣
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
答曰虛妄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
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
院事隨緣化導

釋牛頭慧忠禪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
錯甯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
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法
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師
禪床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師

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
真實菩提道場

釋安國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證
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
師遙答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真性

中緣起其偈言下大悟

釋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
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
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閣黎會

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
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
漢見汝不會為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
若作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
卜底人師曰汝自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隔嶽
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問如
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
墮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
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

佛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
蜂蝶銜花綠蓋間

釋鶴林玄素禪師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
居辦供師欣然而往眾皆見訝師曰佛

法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就度之
復何差別之有○有僧扣門師問是甚
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
着曰為甚麼不着師曰為汝棲泊處

佛國惟則禪師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
曰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也
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夢百姓
如夢孰為死生執至人以為是能獨照能
為萬物主吾知之矣

釋徑山道欽禪師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
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
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
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違徑即止師遂南
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
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
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於
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問乃云
○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
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

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
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於
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問乃云
○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
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

代宗

公於是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
閣下親加贈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
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
師曰檀越何得向內庭儀中見貧道帝
悅謂國師曰欲錫欵師一名國師欣然

奉詔乃賜號國一馬

兩佛

性即

居智禪師常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
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
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舍
體自儵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

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
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
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
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
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

勸二

六

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
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
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
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
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

性編

竟究

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
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
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
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
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

哭

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
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
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
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
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
及與慈運悲如

勸二

七

是與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
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請長安西明寺復禮法
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項俾
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

制住

豈

何者

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
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其
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
行不得
北宗神秀禪師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

五祖

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坐禪為務乃
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懃
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
師示眾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
求捨父逃走

五祖

後

高嶽慧安國師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
遂得心要○有坦懷讓二僧來問
自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
作用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
之於言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
後至言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
記後曰何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

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源注
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
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
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五
蒙山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

勸二

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
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
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
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
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

目

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
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
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
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
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
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
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
善自護持

壽州

壽州道樹禪師年將五十出家遇秀禪師
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庵而居
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於言笑
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
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觀之皆不

勸二

能測如此涉十年後窈無形影師告衆
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
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
無盡

降魔藏禪師遇北宗盛化便是握衣秀問

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水怪汝翻作魔
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
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
有

福先仁倫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野謂

之騰騰和尚有了元歌行于世

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

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
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
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

靈

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
竈乃頓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
設拜師前師曰是恁麼人曰我本此廟
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
脫此處生在天中持來致謝師曰是汝

靈

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
侍僧問曰某某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
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
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
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
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
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
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
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脉
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

勸二

不知者時號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
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
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
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靈嵩嶽元珪禪師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下

神三

廬於嶽之麗塢一日有嶽神乞戒師即為張座付五戒已神乃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及上帝東天行而西

佛二

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抵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

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

勸二

十一

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

山終

終南山惟政禪師唐文宗好嗜蛤蜊公海官吏先時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孽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

唐文

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通強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

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

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勸二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

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齋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請精

保唐無住禪師唐相國杜鴻漸問曰弟子

漸滿

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

勸二

十二

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灑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

庭樹

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然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鳴鴉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

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

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
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
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
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
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

六祖西域岷多三歲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
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為
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
作禮問曰此理如何師曰汝何不自觀
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

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
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六祖韶州法海禪師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
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
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
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
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
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
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益吉州志誠禪師初參秀禪師後往曹谿質
疑六祖曰汝師若為示眾師曰嘗指誨
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
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
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

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
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
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
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

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六祖區擔山曉了禪師有忽雷澄禪師撰塔碑
其畧曰師住區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
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

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
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莫言莫可窮窮
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
今以有有之有有於有也亦有之有
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

住世兮曹谿明師穿滅兮法舟傾師諱
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區
擔山色垂慈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六祖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三千部後禮拜
六祖曰惟願和尚大慈畧說經中義理

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為宗師曰學人愚
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
試為吾念一遍吾當為汝解說師即高
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
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

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
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
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
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
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

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
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
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
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
勞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也

不悟
自屈

六祖

六祖

六祖

六祖

益吉州志

六祖

六祖

六祖

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也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

白牛車云云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六祖壽州智通禪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編而

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

不離身

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

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耶伽定轉識

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

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智因師曉終正汗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一日遠來禮觀六祖問曰

弟子嘗覽涅槃經不曉常無常義乞和

常無常

尚慈悲畧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達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

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

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無說常

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

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

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

見而顯說真常直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

真常

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位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

志徹師禮謝而去師姓張名行昌信州智常禪師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

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
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指示以為法切
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
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

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
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
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
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
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

了乞和尚垂誨今無疑滯祖曰彼師所
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
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
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似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

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師聞
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
解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
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
室茫然趣兩頭

在祖廣州志道禪師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
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
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
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

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
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
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
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

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
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
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
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
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

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
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
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而色
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
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

和自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
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
塵相好生惡死念遷流不知夢幻虛
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
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利那

無有生相利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
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
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
涅槃禁伏諸法今永不生斯乃謗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
日以無為作畫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真非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

切
無
思
字
如

勤二

大

勤二

大

其
實

和
自
體
為
五

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師聞偈踴躍作禮而退

六祖永嘉真覺禪師_禪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

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
左谿朗禪師激勸與東陽策禪師同詣

勸

字

曹谿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
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
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

一宿

是如是下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
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
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
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

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
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著證道

歌永嘉集

五祖司空山本淨禪師_禪唐玄宗詔師到京勅
住白蓮亭而後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

百 宗 禪 宗 禪 宗

道場與師開揚佛理時有遠禪師抗聲
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
直答不假繁詞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
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
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

勸

字

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
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
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
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是
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

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
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
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
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
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

四 天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
若以相為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
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
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
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

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
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
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墮決何曾
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
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

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乃無心自然契道
○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
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
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
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

禪

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
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
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
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勸

字

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
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次有禪師近臣
問答文繁不備
五祖婺州玄策禪師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
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
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

宗問

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未帝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踞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

宗問

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評唱頌古稱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

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

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住此

源山 荷澤神會禪師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自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

行本

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

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誦知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

大藏經

隆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 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 第二問

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何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 第三問將生滅却滅

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聲音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今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 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問祖曰聽法

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 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

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

方定 吳高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此 盛行於世嗣南 耽源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

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
生師日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
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
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
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麻谷問

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
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禪源 蒙山光寶禪師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
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
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

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
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
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綠聲色時為復
抗行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
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

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
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
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
去

禪源 圭峯宗密禪師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

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
入堂與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
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
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
藏或云一以貽後代○其都序畧曰禪

禪源 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
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
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
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
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亦名禪那理行

禪源 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
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
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
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
又不辯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

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
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
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
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
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

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
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
心地出楞伽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
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
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

禪源 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
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
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
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
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即

禪源 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
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
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
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
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

禪源 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
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
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
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

天台

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
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
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
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今依
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

宗

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
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
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
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
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

法華

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
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
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
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
相逢胡越之隔宗家不知宿生何作熏
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
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
無有是處然欲罷不每歎人與法差法
能融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
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
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

入山

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
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誰辯金
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
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
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

心教

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
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
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
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辯諸教故懇
情於心宗又因辯諸教而解修心故虔

法華

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論
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
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
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
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

法華

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中皆有達人然各
安所集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
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
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
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

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
人憎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
久而嘆曰吾丁此時不可一默矣於是
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
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

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
趣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
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
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
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

而委曲回照疑瞠盡除順佛心而橫亘
大悲窮劫蒙蓋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
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速近相照可
謂畢一代時教之故事矣或曰自如來
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遺宗趣而不
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
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
為一道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
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
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
典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
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授執情權
臂於其間也

勅二

三三

禪宗正脉卷第二

禪宗正脉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二七七頁上二行「佛祖」，徑作「旁出」。

一 二七七頁中一行「虛曠」，徑作「虛曠」。

一 二七八頁中九行「若作」，徑作「盡在」。

一 二七八頁中一行「隔嶽」，徑作「滿嶽」。

一 二七八頁下五行「佛國」，徑作「佛窟」且有眉註「嗣牛頭忠」。

一 二七八頁下一〇行眉註「嗣素」，徑作「嗣鶴林素」。

一 二八一頁上一〇行眉註「佛二不能」，徑作「佛三不能」。

一 二八六頁中二行夾註左第二字「坐」，徑作「生」。

一 二八八頁上末行眉註「嗣遠州圓」，徑作「嗣遂州圓」。

一 二九〇頁上三行末字「攘」，徑作「攘」。

禪宗正脉卷第三

南嶽

勸二

南嶽懷讓禪師法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請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

勸三

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

無言

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

觀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鏡豈得成鏡邪師曰磨鏡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又曰汝學坐禪為

成就

學法

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

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僧問如鏡鑄像

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護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開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

勸三

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南嶽

佛引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

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

色生

勸三

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隨時着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

學止

三人
聖月

何指示師日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說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巖禪

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抵這箇為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諸方笑我也○鄧隱峯辭師曰甚麼處去曰

石頭
路滑

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見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吞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

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日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廡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祖
祖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師直下覩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覩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百丈懷海禪師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

有省○次日馬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擣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

三日
一鳴

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巖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期月參玄之

賓四方磨至馮山黃檗當其首馬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磔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

佛却
佛却

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趣師之見磔便禮拜○馮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馮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眾退唯

五百生野身

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止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推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

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壁近前打師一掌師

黃檗

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山滿來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滿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

雲

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鏝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鏝頭大笑便歸師曰後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道未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究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

固守動靜三世佛究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莫忘忘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

一

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

道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

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

第

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悵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

業障
何引
無自
物分

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
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
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
數嚴好舍宅舟船車馬光明顯赫皆從
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由貪味
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障所引隨著受
生都 劫三
無自由分龍高良賤亦總未定○問如
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
欲八風情無取捨惟貪愛我所情盡
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
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

清淨
看第
自性

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
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豎
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
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
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
然誦得十二章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
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
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
若心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

聖人

通過
三句

是墜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
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
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
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成病祇如
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
劫三

先立
理後
論著

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
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
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
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
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

下坐

土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為微塵攝四
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
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師有時說
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
是甚麼兼山曰之為○師凡作務執勞
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

之師曰吾無德事合勞於人既徧求作
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之語流布寰宇矣

南泉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

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

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忘
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東僧行粥次馬
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
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

敢詰問○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
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
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
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
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
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
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
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
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

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證無生
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
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
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
免食它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

漢書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步步總不見得○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察非內僧違書了便問茱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茱萸曰問一吞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察非內茱萸曰觀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上堂道個如如早似

異類

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

南泉

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者○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則教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貓

三六

兒也○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鑊子曰我這郊鑊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郊鑊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

打

快○僧問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就伊邊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住庵時有

陸巨

個靈利道者直至今不見○陸巨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覩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覩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地前更下一分飯○第

順世

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
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
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街
取一莖草來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
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蒼於路分袂處師

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個碍道不得
也被這個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
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碍與不碍魯
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
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

祖作掌勢

祖鹽官齊安國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
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
師曰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後來詰
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許僧來參

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
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
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
種法界主沈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
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僧問

師年

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
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漢
師曰師一日喚侍者曰將屏牛扇子
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屏牛
兒來者無對投于代云不解持
出恐須角不全

歸宗

歸宗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
解它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
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
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它覓從前祇
是依它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

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
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
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
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
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

觀音

觀音妙智力師敲鬚蓋三下日子還聞
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
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
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
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

斷之

斷之僧曰久響歸宗元來是個廉行沙
門師曰你廉我廉曰如何是廉師豎起
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
處見我斬蛇僧無對僧辭師問其麼

一味

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
五味禪我這裡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
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
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
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

江州

識問着個個局濂濂地祇有歸宗較然
子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
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
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着李僂首而已○李一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派布師以目有

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寐
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菴燕處大寂問師住山乃

今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它非心非佛我

梅子熟也
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違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原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

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後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

往莫可追從容問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它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

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法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

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

非生亦非滅生亦未嘗生滅亦未嘗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市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靈默禪師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一日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

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觀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哥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東來師忽身心

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

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

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瓊瑤不動舜爾無言觀面相呈更

無餘事珍重●師將願世告眾曰有人邀得吾真否眾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邀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麻谷實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師便出去●師使扇次

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個有甚麼益

東寺如會禪師●自大疾去世師常惠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眾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仰

山叅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

為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西堂智藏禪師一日大奔遣師請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

有師却從西過東過立國師曰這個是馬祖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個呈似和尚了也●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

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

善

工何不看經師曰經宣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子末年必與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歿後眾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

李尚

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摠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翔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來問長慶云相違甚

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

章故懷暉禪師上堂至理上言時人不盡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

喻

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像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有僧來遠

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王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奉馬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

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購遠歲用外示癡訥自撰頓

悟入

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多日夜扣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辨無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

業先

非佛而誰眾皆茫然○僧又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

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

蓋

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向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

勤

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道派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口若如是者則有二也師曰知

三教

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
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三藏法師
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
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
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

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
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
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
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
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

三教

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
何即是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
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易得若不
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
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

三教

南宗實不可測○有問儒釋道三教同
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
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
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

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
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
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
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

尚說師曰我太然與汝說了也

泐潭法會禪師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
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
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

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
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
堂一匝便去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
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

三教

來見虎似個甚麼宗曰似個貓兒宗却
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
見是個大蟲大蟲謂若老漢取法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
津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

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
道是末

石峯慧藏禪師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
今自射無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接
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接機○一日在

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
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暮鼻拽將回祖

曰子真牧牛師便休此章下有頌古一
平章內故
不著於此

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盡

得先師真誓請瞻禮師以兩手摩胸開
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
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
真那亮曰因甚麼敬真禮師曰何曾錯
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

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
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
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
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
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

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遠

祖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

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猕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

二十五

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猕猴睡着外猕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祖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

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祖汾州無業禪師每為眾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島威特往瞻

禮祖觀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問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

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其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忝

唐憲宗

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師被詔中夜告弟子息情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

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即

勸三

主

跌而逝

祖大同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此一則頌見大同澄原城錄實在大同澄下頌古恐非

祖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

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

經論

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眾皆杜口師却舉

順宗

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

勸三

主

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祖伏牛自在禪師奉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

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
父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
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
曰猶較夢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嘗
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派水曲

似刈禾鎌○上堂即心即佛是無病求
藥向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向僧問如
何是脫洒底向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一興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
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

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
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
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
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

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
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憲宗詔至
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
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
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

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
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
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
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
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

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
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曰無修無
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
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
勤不得忘勤即近執着忘即落無明此

為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
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
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
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
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三角總印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取上眉
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取上眉毛即
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歎
倒禪林師便打

泉問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
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驢年
去保福問長慶然如魯祖節又在長慶處
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謀於人
萬中無一箇

芙蓉太師禪師龐居士問馬大師着實為
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
它作麼生見它着實處士曰祇此見知
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
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
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

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紫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
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
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
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
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
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
諾師曰更莫別求

五臺隱峯禪師師到南泉觀泉僧

參次泉指淨餅曰銅餅是鏡餅中有水
不得動着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
餅向泉面瀉泉便休

祖馬西園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舜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感師一日

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弥師撫掌三
下僧問曹山西園熱字不是奴兒婢
山曰有云如何是向上更有事也無
事山曰云這奴兒婢子
祖馬揚岐甄叔禪師上堂群靈一源假名為佛
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扑散而常存性

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
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
蓋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
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
何意首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渠僕得自由
祖馬馬頭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
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他處休師
道地道得一早黃

梁云不是南泉
聖心要國前話

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
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祇是不可
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
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愕師語

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祖馬濛谿和尚僧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
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

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
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個來由師曰
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祖馬佛隄和尚尋常見僧來以拄杖卓地曰前
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

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
○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枕曰花奴花奴
契飯來

祖馬烏曰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
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

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
面個師僧祇對看紹擬進前師便打曰
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
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
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

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
今日打着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
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契在曰爭柰柁柄
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日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着個漢僧禮
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
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祖馬石曰和尚初參馬祖問甚麼處來師
曰烏曰來祖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

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
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
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
喫某甲後甘

祖馬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

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
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
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
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
過罪過

祖馬石林和尚勸三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
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
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痘龐公患聾士
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祖馬亮座主勸三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
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
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
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
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
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
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
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
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
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

祖馬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
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
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
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嘆不及
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

祖馬子便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勸三金牛和尚勸三每日做飯供養眾僧至齋
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
薩子喫飯來
祖馬利山和尚僧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
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
外一如故

祖馬乳源和尚勸三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
眾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
便歸方上資福代云為和尚不惟身命
祖馬松山和尚勸三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
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
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
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

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
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
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會取未舉茶子時

祖馬則川和尚與龐居士講茶次士曰法界
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泊
谷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
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

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乃
丈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
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
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
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
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
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與枯云好則開
家任麼相見如二流珠實兩無相傷所
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
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
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頷云云
勸三打地和尚勸三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舉

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祖一秀谿和尚祖一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林方行两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

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覆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祖一江西柺樹和尚祖一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

勸三何吾曰莫亂道

祖一水潦和尚祖一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祖一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繞禮拜祖乃當祖一胃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祖一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

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世一浮杯和尚世一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

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欲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執浮杯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

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日未審和尚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裡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

趙州 眼婆

聞此語合掌嘆曰趙州眼光爛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

勸三

三六

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祖一龍山和尚祖一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

曰此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

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祖一龐蘊居士祖一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

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
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
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
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

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日子以
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

不與
萬法
為侶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
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
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有偈曰有男

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
話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
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
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
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

闍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
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瘥○雁行
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
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士
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
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
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將入城謂
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遂報日
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

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
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
而化

禪宗正脉卷第三

禪宗正脉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二九四頁中末行末字「篇」，徑作「篇」。

一 二九五頁上一行第一二字「步」，徑作「些」。下同。

一 二九六頁下九行第一三字「致」，徑作「置」。

一 二九七頁上一行「一日」，徑作「異日」。

一 二九八頁中五行第七字「乃」，徑作「且」。

一 二九八頁中七行眉註「大悲手千眼」，徑作「大悲千手眼」。

一 二九九頁上末行末字「遠」，徑作「遠」。

一 三〇〇頁上一三行「易得」，徑作「亦得」。

一 三〇五頁上一一行末字「覆」，徑作「要」。

一 三〇六頁中六行第一四字「捷」，徑作「捷」。

禪宗正脉卷第四

南嶽

勸四

大德黃檗希運禪師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

勸四

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蹠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 唐宣宗為沙

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廉說細隨後又掌

相國

相國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笑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掩在裏許泉

曰王老師禪師戴笠便行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啗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圓它熱

去後

開也老僧行脚時或過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它若知痛痒可易布袋盛米供養它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着些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

無禪

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開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

勸四

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挨子有此眼目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裡安着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

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又後總被俗漢弄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

即散去珍重

大德

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祖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

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寐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

勸四

提佛

赴陽皸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脣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

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繞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迹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

六門放光

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

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竟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為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

想行

識曰這箇是五蘊問此陰已謝

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此陰便明彼陰○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

大慈寰中

禪師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處

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去○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

初四

初四

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帶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田普忻禪師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

平田

抽釘

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

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着○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徹敵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石霜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搜出這死屍着○沙弥即仰山後問既源

初四

初四

沙彌在井中山後問馮山馮召慈寧山應諾馮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眾曰我在既源處得名馮山處得地

福州

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

投密

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它故紙

驢年去遂有傷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痴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拈個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

白文

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
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
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
聞極則事

習

和安通禪師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
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
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
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
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

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
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為乃命
同叅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
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
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

六
諸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

師

百丈涅槃和尚○一日謂眾曰汝等與我
開田我與汝說大義眾開田了歸請說
大義師乃展兩手眾因措頌見

南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重推從師披

果南

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泉偃息
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
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來
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
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

心平

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
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
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
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
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
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
下悟理○師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
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

中行

月到窓○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
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
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
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師
曰悔不更與兩踏○師一日到茱萸執

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黃曰作甚麼

師曰探水黃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

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上堂如明珠

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

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

身用

把一
枝草
馬文
六金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
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
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僧辭師曰甚
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花揚

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
曰摘楊花摘楊花○僧問承聞和尚
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

究理

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
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
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
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
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

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契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

勸四

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譬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

性示

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兩箇是壞不壞且密意尼問如何是密意師以手搥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密意

密意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密意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慕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勸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請轉

慕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勸破了也密意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林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

勸四

柏樹

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密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密意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擇是

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門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密意別僧問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密意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密意問

密意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密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

底

曰大道透長安密意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密意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密意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也無僧舉似洛浦

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話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密意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約師

性無

曰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密意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密意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

去茶

師法

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
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
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
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

人來

不下禪林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
林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林上
接中等人來下禪林接末等人來三門
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
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

教活

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
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
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
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上堂正
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

打水

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裡易見
難識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子還具
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球子僧却問
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子曰念
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
有日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
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
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
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

好窮理

爾爾

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
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長沙景岑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
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
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
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
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
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

問

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
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
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
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

勸四

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遊山歸首
座問和尚甚麼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
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
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
蕖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

尚書

生死

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
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
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
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
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
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
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崖
題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

果上

得問題取一篇好。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勸四

十三

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

自本

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取火。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師與仰山觀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是

本大
南泉
德化

箇大蟲自此諸方稱鳥岑大蟲。三聖今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吞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者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

色師

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云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

勸四

十四

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

虛空

南城下好養民未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

虛空

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

疑交

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能生智慧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又依南泉有技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技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畫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僧問

勸四

十五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
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
曰確大馮秀云長沙雲門唯信手拈
非造作離心意識本出至凡路學
雖有絲毫

湖南 某更和尚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

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
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
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
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
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項見趙
州章內

湖南 子湖利縱禪師 因邑人翁遷貴施山下

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碑曰子湖有一
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
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奉方揭

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
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湖南 白馬墨照禪師 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

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
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梵子曰
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
但掩耳
出去

湖南 雲際師祖禪師 初叅南泉問摩尼珠人

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
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
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
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湖南 香巖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

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
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它向上人無事
兄弟總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
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
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

差別

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虚空方有
少分以虚空無鎖閉無辟落無形段無
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
如何仲美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

不用

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
甚麼曰不為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
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
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
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

勸四

慶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
親良明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
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
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湖南 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

老僧道即是與蛇盡足時有僧問與蛇
盡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閑黎
試道者僧擬再問師曰盡足作麼

湖南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

不讓

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去雪峯峯問甚麼
慶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慶曰西
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
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
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

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
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
見峯曰凡觀人家男女大池林沼抱是
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我如來起拂子
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
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
個眼汝向甚處處端坐僧無語

蜀陸豆大夫蜀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
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
似此機緣按會元見南泉章

蜀甘贄行者蜀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
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
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覷便將出
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甘乃行覷蜀又一日入寺設
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

蜀勤四
為狸奴白拈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
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
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蜀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
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

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
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蜀雙頰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
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
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

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慶悟
旨焉
蜀徑山鑑宗禪師有小師洪謹以講論自矜
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忘詮汝算海
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

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譚茫然遂禮辭避
方至馮山方悟玄旨乃嗣馮山
蜀芙蓉靈訓禪師蜀師辭歸宗宗問甚麼處
去師曰歸頰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
束了却未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

蜀勤四
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
途中善為師領此言頓忘前解
蜀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
心內談取欲識常住不爛性向萬物邊
變處識取

蜀五臺智通禪師蜀初在歸宗會下
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
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
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
悟試說者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

之師便辭去宗門逸與提籃子師接得
籃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頭臨終有偈
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
看誰是汝般人
蜀杭州天龍寺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

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嚴性海宜
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
蜀杭州刺史白居易參佛光得心法慧真
大乘全副寶戒云凡守任處多訪祖道
學無常師

蜀鎮州普化和尚蜀師事盤山密授真誠而
釋狂出言無度盤山順世乃於北地
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鐺曰明頭來
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
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提

詳

住曰恁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鐺一聲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

勸

掣顛知它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于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錄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

錄

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恁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善著山慈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

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個佛祇是無光

錄

慶州慶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

勸

外鑿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恁是恁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錄

薦福弘辯禪師唐宣宗問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

錄

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

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貌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

錄

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佛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

錄

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錄

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教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

錄

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備一切善法不住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

經否對曰沙門弟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拜焉然依佛戒脩身本真知識漸脩萬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曰何為頃見何為漸脩對曰頃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較漸脩對

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辨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釋朗州古隄和尚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若師笑曰子甚

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為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

為湊泊 勸四 三三

釋河中府公巖和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

繞與麼磨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

釋秘廬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頭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道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霍山通和尚訪師繞見不禮拜便攔入懷裏師拊通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錯

魁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繞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師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

釋齊安禪師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駁馬實窮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釋桂州陳尊宿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

首於黃檗後為四眾請住觀音院常丁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漱隨問邊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

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居房嶽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或見講僧乃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一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

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

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

行即

曰昨朝裁茄子今日種冬瓜○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

勸四

面無慚色○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起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荏蒂柄聊與三十○問僧近維甚康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

問尚書

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

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善提涅槃真如解脫既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捏聚師乃斂手而坐○師看經次陳

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日道不知個甚麼才曰

考義

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此千羊琬續云揚子江頭波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問南禪師參黃檗禪問子未現三界

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禁曰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禁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脩無漏道免被人因果繫絆

勸四

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聞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烏石靈觀禪師尋常庵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

何便扣門師開門拳轟胸擗住曰是凡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拳曰也祇要識老兄○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

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瘧却我

口若言我道即瘧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羅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剝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

勸四

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相國裴休居士○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跡

勞侶掃洒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抵接
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
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
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

得否於是遵尋藥至公觀之欣然曰休
適有一問諸德本辭今請上人代酬一
語藥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藥朗聲
曰裴休公應諾藥曰在甚麼處公當下
知古如獲寶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

人勉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
然自此起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
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仍集黃檗
語要親書序引

大隨法真禪師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

洞山次至頓外大瀉會下數載食不至
充卧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瀉深
器之一日問曰聞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
瀉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

諷

瀉口瀉歎曰子真得其髓○上堂此性
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
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
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
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

勸

天

故增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這不個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它去也師
曰隨它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
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
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

諷

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為甚骨
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
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

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
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
哉苦哉

靈樹如敏禪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
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

諷

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
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
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勸

天

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瀉曰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上堂
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
草木葉落花何况塵劫來天人七趣地
水火風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

諷

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
遇善友伸明當慶解脫便是道場中下
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
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至道
汝等速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

諷

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
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
靈日少逢○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
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

子

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以竟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擒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壽山師解禪師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

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塵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此子好惡

州涿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勸四

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嚴陽善信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將去師於言下大悟

光孝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纒綻福滿安婆

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師領眾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

如減口過殘春

國清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烏鬚麻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

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雲去時

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

竹師曰一篋兩篋斜曰學人不會師曰

三篋四篋曲

雪竇常通禪師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

勸四

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善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並

功七瞥然而起即是傷宅而况言句乎

石梯和尚○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

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

堂齋去師曰汝不認為吾侍者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個卜鋪能

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

土

關南道吾和尚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

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肩作舞僧問

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

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

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代

拈劍橫肩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

州來師乃著豹皮褌執吉獠棒在三門

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

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

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

作女人拜曰謝子遠未無可祇待二則

按頌古見潭州道吾智下准會元中機緣在襄州開南道吾章

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和尚問如何

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

師曰非男女相賂乃喝曰何不覺去師

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賂於是服

膺龍製金華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

來戴笠子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

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

日勢稍晚何不住尼曰道得即住師

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丈夫之

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叅

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

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適旬果

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

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師凡有學

者叅問只豎一指

釋史陳操尚書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

禪宗正脉卷第四

數僧行脚有一官人曰來者也是行脚

僧公曰不是曰馬知不是公曰待來勸

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驚喚上座僧皆回

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長慶道歎禪師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

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者它恁麼道

也太然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

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

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閒

業識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

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

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

輪是吾曾轉法輪耶然今時眾中建立

個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耳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

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

禪宗正脉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三〇七頁上二行「南嶽」，徑無。

一 三〇七頁中五行第一三字「圓」，徑作「圖」。

徑作「圖」。

一 三〇七頁中一〇行第五字「步」，徑作「些」。下同。

徑作「些」。下同。

一 三〇九頁上一九行夾註左「惟文」，徑作「惟政」。

徑作「惟政」。

一 三一三頁下七行「良明」，徑作「良朋」。

徑作「良朋」。

一 三一四頁下一一行末字「冥」，徑作「具」。

徑作「具」。

一 三一四頁下一六行「真誠」，徑作「真訣」。

徑作「真訣」。

一 三一五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忽」，徑作「忽」。

徑作「忽」。

一 三一六頁下一一行眉註「入頭取」，徑作「入頭處」。

徑作「入頭處」。

一 三一七頁中一五行「免被人」，徑

作「免被人天」。

一 三一八頁中六行「增問」，徑作「僧問」。

一 三一八頁下一〇行小字「咸壞」，徑作「成壞」。

禪宗正脉卷第五

應化聖賢

勸五

化應

文殊菩薩 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

勸五

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為

四大地 緣風水

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

化應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着菩薩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又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派轉殊曰其力未克

化應

維摩會上 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化應

善財 然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彌勒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

勸五

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着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

化應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

化應

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唯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

勸五

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與

舍利弗與麼去

化應賓頭盧尊者化應赴阿育王宮大會化應王行

香次作禮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未
是否者以王策起眉毛曰會麼王曰
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

是時亦預其數

化應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

九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
衆微塵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
衆微木葉與作甚麼生問諸師又問

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
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樂而不滅
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
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
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

涅槃

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
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
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
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
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

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

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

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

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

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

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

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

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化應寶誌禪師化應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

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親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

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甚

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具

菩提大道

化應雙林善慧大士日常營作夜則行道且

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

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

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

釋尊數願共語為我補處也化應

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繞階座以尺揮

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

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化應

化應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

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灾成就萬德體性

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

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

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

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

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

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即是佛除此心

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

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

所已得波羅蜜道真士自觀自心知

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非心非

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寐於此漂沉

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

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

作邪
作正

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
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利那造作
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
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
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頌大士

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
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化應

南嶽慧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
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
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
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

勸五

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亦
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
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
無數量縱令昌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
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

化應

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
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無內外
趨群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曾
天台智者顛禪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
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
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
山一會儼然未散

化應

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
燭師曰冰臺無影象猿猴探水月曰此

化應

是不照燭也更請道者師曰萬德不將
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
寒山子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
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
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

勸五

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
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
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拾得子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
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

化應

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
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
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
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又手而

化應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
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即負之而去
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
下布袋又手福曰為祇如此為更有向
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
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未
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
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法華志言大士留講肆之久一日讀雲門
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

囉囉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
○承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
無一物一味却成真僧問師凡邪聖邪
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已上應化聖賢在會元二卷末今見正獻二卷首

青原

法嗣

青原山行思禪師●問曹谿法席乃往泰
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
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
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勸五

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馬亦
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
祖謂師曰從上教法雙行師資適授衣
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
吾授衣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

子

多衣即留鎮山門子當分化一方無本
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師令石頭
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
吾有箇鉏芥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
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曰寧可
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幾便休
頭便回師問子逐何速書信達石頭曰
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
鉏芥子稔今便請師垂一足頭便禮拜

尋辭往南嶽●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聖

石

頭希遷禪師●謁青原原問師曰有人
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
消息曰若甚麼大嶽小嶽從何而來師

勸五

九

曰盡從這裡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
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
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
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
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

聖

龜

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
而自現境智非一軌云去來至哉斯語
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
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
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

聖

契

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世土大僊心
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
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
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
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住住色本殊質象

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

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

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舌鹹醋

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

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親

明暗各相對比之前後步萬物自有功

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

運足馬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

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

戒

矩

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
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
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
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
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

勸

十

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
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
為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
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

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靈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問如何是禪師曰執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大顛問古人云道有

俱是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

顛曰無這箇師曰若甚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

空不礙白雲飛

禪石藥山惟儼禪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問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乃伸前問祖曰

揚眉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

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

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

為頭曰恁麼即開坐也曰若開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得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

枯榮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裡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

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頷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

院主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着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眾說話為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奪得老僧○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

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上堂祖師祇教保護着貪嗔痴起來切須防禁莫教張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

絕不得

師

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蓮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蓮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

勤五

十三

看經
走眼

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各合口免相累及。○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

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僧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

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

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翻石
明遠
丹霞天然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

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

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

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主自後眉鬚墮落。○訪雁居士見女

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故

下菜籃欵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上堂阿你潭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邀得更

可解不
禪不

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潭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

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

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

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

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

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德

勤五

十四

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

是看取莫一盲引象盲相將入火坑夜

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有

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

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

箇便問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開茶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師曰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箇是汝

問心

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師侍立次頭

問禪

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頭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

勤五

十五

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

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

曰本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

心現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上堂

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

物即無物
真物

時華

妙用

韓文公訪

文公問佛法要處

可見道多見時華抵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募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

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

不曉遂四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因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

石

勸五

十六

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長艷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

頭乃垂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石
京兆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石
招提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

石

勸五

十七

佛性師曰蠢動令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胡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明

鳳翔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梳毳丘乃過一珠終而後始事跡異常時人莫測
大同濟禪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開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然然士曰弄巧成拙○僧

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家分付去也師曰頑童少智勸讚多痴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

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
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巖道吾宗智禪師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
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
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

似雪澗底遊魚○不徹師離藥山見
南泉泉問聞黎名甚歷師曰宗智泉曰
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
曰灼然道着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
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

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
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
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
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
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

頭角生
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
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
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
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
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同在此却

山山問汝回何處巖曰我馬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
生會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
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因
德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
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

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
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
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巖
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
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洞山寂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
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
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
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
不會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嘗
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

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滿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
曰以無為為座巖却問滿山山曰以諸
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
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

道速道山休去○有施主施棍藥山提
起示眾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
得與他一腰棍師曰性非空空非性
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
棍○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

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
壞師到五峯峰問還識藥山老宿否
師曰不識峯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
不識

緣不契後遺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
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
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
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

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
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
不除○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
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
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後召大衆來曰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悟便禮拜●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

通身手眼

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偏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然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

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甚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見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僧問一念曾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嗣藥山像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自歸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岩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慮各據一方建立藥

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刹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

船子和尚

之者時人莫知其高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環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

道吾指夾山見

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被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草錘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東裝直造華亭船子繞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

句合頭語萬劫繫纏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纒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

歲身

蹤跡

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輪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然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過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師遂囑曰汝向去直須歲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歲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頭師遂喚開茶山乃回首師豎起

嗣藥山像

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百歲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麼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即暮在

師曰還出入也無日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開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開黎別下一轉語若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

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藥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

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

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世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

物

三

不著

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闊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云山曰汝從者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者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

請益

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我是不肯承當山願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

戒

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藥

州李翔刺使藥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願侍者曰太守

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

李翔

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責耳賊目守曰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拍上下曰

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剛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閑閑中物捨不得便為添漏

翠微無學禪師一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授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

三

四

藥

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首供養亦一

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

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拈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免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開黎達本源結舌何曾着空有

天

偃天禪師僧參纒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

有口瘡却即閉苦死竟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從

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大

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者箭師乃撥開曾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

勸五

三五

弓絃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張子架箭祇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

請直

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上堂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

異

阿汝欲學歷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排排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

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

講僧

○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高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

是有邪師曰肉有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岩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大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

勸五

二六

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住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來前不要牽爺侍嫌曰大

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烹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徃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

迷源

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大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

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聞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

勸五

二七

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地曠石室善道禪師一日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

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末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者

教不解者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多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

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關道石霜山慶諸禪師抵滿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滿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滿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

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滿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滿呵呵大笑歸方丈滿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

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着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

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

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咬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

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

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問曰這老漢着甚麼急急峰聞曰老僧罪過裴相國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

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觀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叅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

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頭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

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

甚麼克譬○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舉
衆有長坐不卧吃若林杖天下謂之枯
木衆也

洞道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一日
檀越侍吾往檀越家示慰師拈棒曰生邪死

怨 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
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
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
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
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

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
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
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先師既歿唯石霜是嫡孫必為證明乃

造石霜霜見便問誰道吾後到甚處來
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
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
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

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
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
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
曰這裏針劄不入着甚麼力源持鉢肩

上使出

洞道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
綠○僧忝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
於某甲分上用不着師彈指三下僧遙
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叅堂去僧始出

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
着僧禮拜

洞道神山僧密禪師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
下鏝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
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

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
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
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家在曰和尚又如何
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
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巖肯之○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
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
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
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替纓暫時落魄
○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

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
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
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
价閣黎洞乃放下木橋

洞道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孰則時如
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
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
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
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

前○問處處談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
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辯往來源
○夾山善會禪師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
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為人師範若或
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

佛祖
造學

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
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
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
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為生死茫茫識性

勸五

二十三

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
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
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
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蹈波波浪
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

智人
笑志

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
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
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西川座主罷
講徧叅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

罷講
編叅

禪門
有長
廣

翼主曰將為禪門別有長慶元來無遂
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
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牽道人
之意主聞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
長慶○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
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園土甚
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
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

勸五

二十三

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
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問如何
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
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
年祇作境話會○師問僧
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

三路
學

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
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
語否曰實有師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
人悲

翠清平山令遵禪師○初叅翠微便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
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林
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
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
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

須會
佛意

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
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不識好惡○
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
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
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

氣高
美益

久處叢林徧叅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
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
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
出水足下出火燒身煉臂聰慧多辯聚
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花

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
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
妨近前着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
如何是大乘師曰并索曰如何是小乘
師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芥蘆

勸五

三四

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
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翠投子山大同禪師初習安般觀久閱華嚴
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指
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

新解
語句

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
侯黑○上堂汝諸人未這裏擬覓新鮮
語句攢花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
氣力稍劣骨舌遲鈍亦無閒言語與汝
汝若問我便隨汝吞也無玄妙可及於

汝亦不教汝梁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
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
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帶將
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忘無表
無裡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裡不

兼言
細語

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裡梁根便下
座評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
曰和尚莫厭涕盪鳴聲師便打又問
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
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勸問如何

那吒
太子

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
去幾何師亦下禪牀立勸師指庵前一
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恁在裏許峰
曰須知有不在裡許者師曰不快漆桶
○僧問那吒折骨還父捨肉還母如何

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梯子叉手勸問
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
白頭絲勸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
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
八箇師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

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
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
勢自分又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
曰汝聽着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
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

然也師曰石從空裡立火向水中焚○
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
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
地入無蹤

詞翠
微學

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

位此人合向甚麼安置師曰青天無電
影韶問師參師問甚麼處來師曰江上
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達見
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還時作麼生
師曰吐縮頭去師大笑

詞翠
義空

泰山光仁禪師上堂眾集師於座前謂眾
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
麼眾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
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眾何也
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辯前語意旨如

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
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
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
一任老僧

禪宗正脉卷五

禪宗正脉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二三頁上一三行首字「不」上，
[徑]有眉上科題「如來涅槃」。
- 一 三二四頁下末行「正脉二卷首」，
[徑]作「正脉五卷首」。
- 一 三二六頁中九行「協於」，[徑]作「協於」。
- 一 三二八頁下一行第七字「令」，
[徑]作「舍」。
- 一 三二九頁上六行分段號「○」，
[徑]作「忙」。
- 一 三二九頁下一行第一三字「曰」，
[徑]作「曰百丈來山曰」。
- 一 三三〇頁上一二行「甚麼」，
[徑]作「恁麼」。
- 一 三三一頁中八行「刺使」，[徑]作「刺史」。
- 一 三三二頁中五行第六字「高」，
[徑]作「向」。

- 一 三三二頁下一七行眉註「嗣長地曠」，
[徑]作「嗣長髭曠」。
- 一 三三四頁下一八行眉註「嗣道吾志」，
[徑]作「嗣船子誠」。
- 一 三三五頁上一一行眉註「智人笑志」，
[徑]作「智人笑汝」。
- 一 三三五頁上末行分段號「○」，
[徑]作贊頌號「頌」。
- 一 三三五頁下七行「商量」，
[徑]作「商量」。
- 一 三三五頁下一九行「宗指」，
[徑]作「宗旨」。
- 一 三三六頁下卷末經名，
[徑]作「禪宗正脉卷第五」。

禪宗正脉卷第六

勸六

青原

大光山居誨禪師僧問祇如達磨是祖

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
麼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

方知不是祖勸六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
理時人手脚直饒剥盡到底也祇成得
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
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裡合作
麼生更若切切恐成負累珍重

九峯道虔禪師嘗為石霜侍者泊霜歸

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
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
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

一色

練去其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
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
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
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
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拈座

外紹
內紹
王種

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
在○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
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
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
外紹是為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

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為內紹曰如何是
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
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為誕
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
師曰約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

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
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
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
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
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

外紹
內紹

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
家裡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
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
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
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裡紹王種

案

×

名外紹王種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
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
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
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為
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甚麼
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
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
師曰古人不設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
師曰猶守玆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
家可坐無世可興○問人人盡言請益

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
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
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
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
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相相
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憊迦葉富曰如
何是釋迦憊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
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

聖

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從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

算

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畫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曠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假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神無數示眾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甚麼六道輪迴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

聖

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着湧泉景欣禪師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鑿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

聖

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牛不鑿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為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

聖

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雲蓋志元禪師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

聖

師於言下頓省南際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着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

聖

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聖

鹿苑暉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繡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釋鳳翔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處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

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

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關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釋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

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畝為害滋甚乃作畚山謠曰畚山兒畚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嶺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烟飛猿路絕巖崖出芝木失根

芴草肥年年斫罷仍且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速通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

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釋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携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釋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鐘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

宗旨盛大豈妄為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

釋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釋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脩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脩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釋洛浦山元安禪師卯年出家具戒通經論

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眾美之曰
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
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
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
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

勸六

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
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
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
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
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

赤精

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
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
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
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壑
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

山不

年不訪夾山山乃脩書令僧馳往師接
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日
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
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
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

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
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棲山曰
目前無閑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
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路山各
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閑黎爭教

勸六

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
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
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

不背

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
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
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
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肯
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

無患

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
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
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
也無師曰肌骨異蕪蕪穉穉終難隱
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
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

之

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
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
輪輝誰家有別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
事非一樂師曰但自不忘羊何須泣岐

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
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
曰底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
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
蒿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

勸六

仇出正途到來家蕩散免作屋中愚○
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
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
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
激勸懇切來以爲常畧不相做示微

正

疾亦不倦參請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彦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

在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彦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彦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會是怕見鉢袋子粘着伊

六

黃山月輪禪師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內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六

有僧到參禮拜起立

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

雲不露醜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是布袖

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藍令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僧豈向萬機求曰祇如

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裡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為甚却往南方師曰學

憑入室知乃通力曰為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

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僑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屎抹鬼

六

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

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騎團圓

六

三角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問來作麼師曰未禮拜平日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

平以手斫師領一下從此領旨

授子感溫禪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裡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二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問悟

僧問父不投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

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

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草能知

^音盤山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

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

青山不礙白雲飛

^音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

^{勸六}

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

非

^音觀音巖俊禪師嘗經鳳林深谷欵觀亦寶

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錮

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管覆頂須此供

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

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

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

來宿不着處投子默許之

^音濠州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屎裡蛆兒頭出頭沒

^音谷山有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

頭歸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

馬走時鞭響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音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如何是和尚

正主師曰畫鼓連椎響耳畔不聞聲

^音鳳樓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

樓家風師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

為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

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釘

自有旁人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

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義衣筓笠賣

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

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烟籠薄

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

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

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林

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牛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座主問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

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

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

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

曰你不妨靈利○說月次謂僧曰奇哉

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

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問方丈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

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着某甲若問別

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

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驚

怨龜殺活由我

^音禾山無殷禪師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

暉暉隨眾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

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

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

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

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

來朝鳳關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僧

問仰山插鉢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

玄沙踏倒鉢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

插鉢

未辨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

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

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

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

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

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

何師曰禾山解打鼓按五燈有此一問

按打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着力

處師曰正是着力處

六通院紹禪師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

何師曰待汝一鏤斷中子山我亦不

向汝道

雲蓋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

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關曰如何是正位

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

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竟無

蹤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

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

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

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

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

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

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道潼關

便即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為

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

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是

體得為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

分上事曰其中事若何師曰不作尊貴

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

繚亂飛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

截瓊枝寸寸是實析旃檀片片皆香

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

治化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

太平年曰甚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

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

盡屬於王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

不是好手

柘溪從實禪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

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

眉

青峯傳楚禪師僧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也

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

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

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

烏牙彦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

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

目前分

永安靜禪師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

麼則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

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

師曰鶴鷺並頭蹋雪睡月明驚起兩遲

疑

鄧州中慶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

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

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日請和尚離聲色

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

師曰聞黎外邊與誰相識○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

木平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

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諸水脉

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

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

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

羊頭子向東看

雙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

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

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暖覺

春遲

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

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

垢人

大安與古禪師僧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默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烏牙行朗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

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開山懷畫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

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

○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

處到梅檀林裏任縱橫

青峯山清勉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耕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大宋

太宗皇帝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

對曰廬山卧雲菴帝曰朕聞卧雲深處

不朝天焉甚到此僧無對

因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

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

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

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

街無對

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廈嶺頭提不

起為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

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

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未詳法

嗣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主

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

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

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

不遊方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

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

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東山雲頂禪師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

教一日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

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

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

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

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雲幽重憚禪師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畫大地人

無觸體

樓子和尚○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天竺證悟法師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

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菴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菴曰却祇從這裏猛着精彩覷捕着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着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祕畜

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菴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

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水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箇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毘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

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

聞黎莫警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問曰好一金羹被一顆鼠糞汗却空費代云誰家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歲主曰何不看經

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又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

昔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

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箇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昔有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

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生理也無那箇親那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

禪宗正脉卷第六

校勘記

本來常自癡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鸝啼
柳上()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着
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着向那裏法燈
代云

汝念甚
麼經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

鬼出云汝道無我五祖演云老僧嘗
時若見但以手作

鴉鵲前向伊
道谷不

昔有婆子詩森供養一卷主經二十年常令

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
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

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詩森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

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
是採樵翁人人畫懷刀斧意不見山花

動六

二十三

映水紅

昔有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
前着二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對
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則知

禪宗正脉卷第六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三三八頁中一〇行「灼然」，徑作

「灼然」。

一 三四〇頁下末行「卯年」，徑作「卅

年」。

一 三四一頁上一三行第一四字「梢」，徑作「稍」。

「激」。

一 三四一頁下末行首字「激」，徑作

「商」。

一 三四二頁下四行第六字「商」，徑作

作「商」。下同。

一 三四二頁下一四行「二五」，徑作

「三五」。又第一四字「問」，徑作

「開」。

一 三四三頁上一行第一〇字「草」，徑作「莫」。

「管」。

一 三四三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管」，徑作「管」。

「管」。

一 三四四頁中八行「祇道」，徑作「祇

到」。

一 三四四頁下九行第六字「激」，徑作

作「激」。

一 三四五頁中一二行眉註「大宋」，徑無。

「無」。

一 三四五頁下五行至六行「未詳法

嗣」，徑無。

一 三四六頁下一六行夾註左第二字

「侍」，徑作「待」。

禪宗正脉卷第七

青原

勸七

天皇帝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

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以賊証

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聲彈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

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龍潭崇信禪師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

皇受之

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廢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區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師問之頗晚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本

信吾言

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

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

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因擔青龍蹠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子擔問云金剛經三心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

不見龍

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師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曰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甚麼師

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

辯若一

其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禮謝龍潭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座次殊不顧時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

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

不異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管爾情生萬

小卷

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卷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古開新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云大小德山話作兩種○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

開口堪作甚麼○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赴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

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捧送一送者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剛離

泐潭寶峯和尚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遺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甚麼則閣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山德

巖頭全齋禪師○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搵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

德

一日飯運德山擊鉢下法堂峯舉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擊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閉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答其

巖頭

意山乃休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界三年○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

子

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梳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八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

究

字

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擊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一

鼓

眼

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
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
無語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
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頭近
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

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
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
趕出○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
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向見
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話問

師師與三摺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
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
驢喫草過後人或問佛或問法問道問
禪者師皆作噓聲頌古稍異

雪峯雪峯義存禪師○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
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
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
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遠箇漢行脚
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
頭喝曰噫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

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
師自點曾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
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
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話語師曰我
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

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
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
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

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
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
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
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

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
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
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
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
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

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僧問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
師曰船子下揚州○栢典座問古人有
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

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栢無對師遂踢倒
栢當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
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
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僧
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

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
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
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
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
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師行

脚時參鳥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
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
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却門師住後示眾曰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

探山

摸索○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問僧甚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

勸七

燒鼻
南山
饒飯

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者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上堂南山有一條龍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者長慶出

俗頭

書上

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擯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其書上師兄某一自巖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登某書上僧到巖頭問

知者須

柑園王

中拋入師便開門○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問

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問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僧問拈槌豈拂不當宗乘

法網

不接

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未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門曰有

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難卷

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輟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紙從窓櫺

勸七

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處摸○示眾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處處得也須子細○師之法席常不減千

五百眾

瑞龍恭禪師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
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
高亭簡禪師●恭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
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
去更不回顧

去更不回顧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
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
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
不肯永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
與語微疇無惑○後謁夾山山問甚麼
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
乃頷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爇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尋
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

與語微疇無惑

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
人謾後有僧云沙問近離甚處云
瑞巖云一沙有言句示徒僧舉前
話沙云一沙是弄精鬼也甚奇性乃云
何不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
還與得應
度僧無對

主人公復應諾

羅山道閑禪師●闍師飲其法味請居羅

山號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

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
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
伸問師乃喝出●師在禾山送同行矩
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
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
疎山云石牛欄
古路一馬生三寅無軫上座問祇如
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
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
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

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雙駒

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
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
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
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
曰洎錯怪大師○僧問如何是百草頭

麼撥無軫話師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臨遷
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
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
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
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

上盡是祖師意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布衲芒屨食糲接氣
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
昆季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為
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倚頭陀師曰
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倚頭陀
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
不往西天峯然之○師入室咨决固替
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
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决
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

讓峯曰倚頭陀再來人也○上堂佛道
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
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
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
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
收顯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
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
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

讓峯曰倚頭陀

收顯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
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
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

收顯預佛性

收顯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
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
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

收顯預佛性

收顯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
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
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

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屈臂不藉他
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
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裡體
寐寐常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
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

勸七

十三

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
真不同脩證祇要虛閒不昧作用不涉
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
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
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繫以無虧觸波瀾而不
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
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
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
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

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
即迷肯二乘膽顛十地竟驚語路處絕
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
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

八不
悟箇
中道

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
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
妄自涉事涉塵塵深着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欲

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
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
是落空亡底外道竟不散底死人冥冥
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
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

此聖
無立
廣

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
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跡真
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獅子之方虛空
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
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尚

勸七

十四

向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
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跋履
不截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
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疆為意度建立
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

辨安
命立

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
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
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
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
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

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
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汝今既以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
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黑漫漫地墨
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

宗乘
佛頂

勸七

十五

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
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
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
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

同第

不同第

下出
識陰
安為
靜

立地
得汝
攝去

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
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
分教如餅灌亦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
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
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

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
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
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
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

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
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
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
脩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
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

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
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
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工鍊行如今不
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上堂

根機
遲鈍

稱善
知識
昭昭
靈

誠
為子

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
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
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
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
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

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
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
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
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
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着沒去處

便噴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
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着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
一般說昭昭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

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
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
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
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
根本妄想緣起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

勸七

日體
喻全
剛體

向五
蘊身

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
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
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
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曰
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

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
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
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
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
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

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
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
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
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
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

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
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
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
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
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

設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

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汝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

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街鐵負鞍碓擣磨磨水裏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

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

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

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揀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

諸佛立地聽僧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

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聞患瘖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

是不是羅漢白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三種病人坐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

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僧請益雲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

患瘖僧於是省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紙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日和

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
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
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錫云甚麼慶是長慶向第二頭道慶雪峯上堂曰諸上
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刺史
王公
陸拔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
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
亭烏石嶺甚麼慶相見鵝湖驟步歸方
丈師低頭入僧堂○保福開堂日刺史
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陸陸師乃曰

八四護

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
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
直待雨淋頭○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
恁麼窺心僧曰甚麼慶是某甲窺心慶
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着僧
拋了却來曰甚麼慶是某甲窺心慶師
曰我見築着磕着所以道汝窺心○師
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慶曰和尚定當着師
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

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闌多少曰和尚試
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
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
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
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

謾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
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
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咸澤本在後僧問學人近入叢林
依頌古收於此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

拜汝

鼓山神晏興聖國師○一日叢雪峯峯知
其緣熟忽起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
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
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

法要
法要

懸解撫而印之○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
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
日亦有人舉要且識南泉即今莫有
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
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

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
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
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
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
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法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
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
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
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

諸人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
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
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
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感不重
○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
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
曰傷風即得○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請侍
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

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赴出院

龍華靈照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

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歎山僧麼

翠巖令參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開保攝云

作藏人心虛翠巖云○僧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污

鏡清道愆禪師抵闕謁雪峯一日師問恁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蕪不立

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為別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

雪峯謂眾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師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

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眾時謂之小恁布衲○昔請次雪峯舉馮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為甚麼事峯曰雖然

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恁鈕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過歷

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

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瞻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恁師之高論人莫窺甚極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向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

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師一日於僧堂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

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着甚死急師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蟆聲師曰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恁泊作米價會却○僧問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

以有經

管帶

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禱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禱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看經次僧

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人關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

何特地生疎祇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歷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

一路

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

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

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因僧問如何

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問報恩懷獄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白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安國瑄禪師僧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

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睡龍道溥禪師僧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長生皎然禪師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曰忽然作色舉拳訶曰今日打這師僧去

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擎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

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今若欲緣在會元○僧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

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隆壽紹卿禪師因侍雪峰山行見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釋永福從奔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德廢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

^釋雲蓋歸本禪師初謁雪峰禮拜次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擲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

^釋洛京南院和尚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釋法海行周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釋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日還解行兩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既應物不曾虧

^釋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峰誓克飯頭勞逾十載嘗於眾堂中袒一膊釘簾峰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禪宗正脉卷第七

禪宗正脉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四八頁中一八行小字「乃旨」，

徑作「乃指」。

一 三四九頁上九行眉註「德山棒」，
徑作「德山棒」。

一 三四九頁上一二行「三十棒」，
徑作「三十棒」。

一 三四九頁下一行「上堂」，
徑作「陞堂」。

一 三五〇頁上九行「和向」，
徑作「和尚」。

一 三五〇頁上一三行第一〇字「或」，
徑無。

一 三五二頁中一行「斂衣」，
徑作「斂衣」。

一 三五三頁上一行第七字「繫」，
徑作「擊」。

一 三五三頁中一九行第一〇字「疆」，
徑作「疆」。

一 三五六頁上六行「滴滴」，
徑作「滴滴」。

一 三五六頁上一二行夾註左「問云」，
徑作「問云」。

一 三五八頁中八行眉註「小付希衲」，
徑作「小付希衲」。

禪宗正脉卷第八

勸八

青原

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

越山師鶴禪師初參雪峯而捺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

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峰然之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

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

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林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盧困魚止滌曰恁麼則真道人也

師曰且坐喫茶

普通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

太原字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

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

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

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

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

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

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

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

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捏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嘗游浙中登

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

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聞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

雪峯解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

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

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握手而出

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擻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師曰

第二

五州管内祇有這老和尚較教子峰便
起去○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
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
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
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

打渴沙

印解師資道契更不它遊而掌浴馬
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曰此間有個
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
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
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

手請

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
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
話峰曰汝着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
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
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
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
扇子再微前話師搖扇不對山問測乃
殿師一舉○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
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
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

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
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
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
曰它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
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
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
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僧問如何是
觸目菩提師揚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
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南嶽惟勁禪師師雪峰而友玄沙深入玄
與一日問鑑上座問汝註楞嚴是否鑑
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
鑑師乃揚袂而去嘗續寶林傳四卷
又著南嶽高僧傳
白兆志圓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

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
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
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夫○問如何是得無山

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

瑞峰神祿禪師久為瑞巖侍者後開山創
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
吟誰信無言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有僧朋彦問曰如何

是本來心師召朋彦彦應諾師曰與老
僧點茶來彦於是信入

黃龍誨機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解頭
曰且救糞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
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
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
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糞
麼救糞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

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
有省○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
尺竿頭五兩垂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
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

後

敢當其鋒者○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嘆曰上座不識觸淨為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林提起淨餅曰這個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邀播衆請居明招山○

拋金梯上

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

桑

得它玄猶燕瓦礫不如一擲騰空太虛抵這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擲○師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勤作麼生是半人所在現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

又曰繞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大寧微禪師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臾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

天竺義澄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
羅山義因禪師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

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烟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舜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舜師曰勤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椅子
羅漢桂琛禪師一日為衆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

三原

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這個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個作竹木汝喚作甚

建精舍

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無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衆輒默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祿請師開

壽

法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柰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

玄妙

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為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着若無去不可將兩個字便當

却宗乘也何者兩個字謂宗乘教乘也
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
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
安名立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
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

像家行脚
辨持

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
甄別莫相埋沒得玆子聲色名字貯在
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個甚
麼揀個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
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

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
鷄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
那裏有個意度模樣祇如老師口裏又
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從
從地為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
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
為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
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
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
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

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栗村裏漢
解甚麼說是它古聖乖玆子相助顯發
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
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玆子便
恁麼點胸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

解却
衆生
在化

有歇時此個誘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
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為等閒所以古人
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保福僧
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
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

說日

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
吾問你不塞你眼見個甚麼不塞你耳
聞個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說
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
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
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
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
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
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
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嘆禮拜師曰見

我豎拂子便禮拜讚嘆那裏掃地豎起
掃帚為甚麼不讚歎○僧問以字不成
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
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
脚

望

天龍明真禪師得法玄沙復回浙中錢武
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
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
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
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

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
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
象與森羅○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師曰誰人不知日出水後如何師曰馨
香日擊

經

僊宗契符禪師僧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
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
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觀
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聞黎若問宗乘
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望白龍道希禪師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

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

耳聾亦兼眼暗○問請和尚生機答話

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

望安國慧球禪師亦曰僧問佛法大意從何

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

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為不離

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

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

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

文殊
觀音
普賢
三門

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

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

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

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會

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

不為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

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屈人還

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

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地
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
悉皆平等○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
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
底論却不奈何

望螺峰冲真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

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惆悵松蘿境界危

望泉州睡龍山和尚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

住山得它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它甚

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扣慶

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

望大童契如庵主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

沙之室頹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

格則它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

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剝大朽

杉若小菴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

扣而應無定開示

望雲峰光緒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

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
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
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
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

望國清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

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

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

知心測度如未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

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

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

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

閱龍藏遊適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

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

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

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

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及究

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

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

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

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

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親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遇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

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持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

招慶道匡禪師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攖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

萬里今既上來各着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甚麼銳着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此子若有此箇人非

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報恩寶資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

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

報恩寶資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卧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

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

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僧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

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粗

開先紹宗禪師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界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王益加欽重

傾心法瑄禪師僧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

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

水陸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爐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使歸方丈

廣嚴咸澤禪師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峰月白

報慈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迤相告報是汝諸人

還會麼若不曾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

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騎在目

石佛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恁諸人且作麼生

體志

觀音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

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

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

寶王刹佛說眾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

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

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

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

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

尋聲更求本末

東禪可隆禪師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

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僊宗守玘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

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

為甚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曰祇如

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

永安懷烈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惠憲作

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

生又被污却也

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啟建法會問

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

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甚麼却有

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

卷頌見

報慈從環禪師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

勸八

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

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

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太傅王延彬居士○到招慶煎茶朗上座

與明招把鉞忽翻茶鉞公問茶鉞下是

甚麼朗曰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為

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

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

飯了却向外邊打野裡朗曰上座作麼

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延壽慧輪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

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

有一箇半箇

報慈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界師曰

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

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

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

岫兩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

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春水看山實暢

情

勸八

鳳凰山從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

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接

待拜○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

師傍督師曰傍督曰深領師旨安敢言

乎師曰太多也

永隆慧瀛禪師僧問無為無事人為甚麼

却是金鎖難師曰為斷粗纖貴重難留

曰為甚麼道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師曰為鬧亂且要斷送

嶽麓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

猿啼鳥叫○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

曰日能熱月能涼

後招慶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一餅煮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晨雞暮鐘

羅建山澄禪師僧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

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葛樹年年生葉不生華

羅招慶省燈禪師開堂陞座僧問同學人全

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

本分

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人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他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極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地

勤八

十八

始得自然合古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躡沙門如今諸官大眾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

方便

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恁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眾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同坐為先

執坐

澄灑身心漸坦然警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

詞說

非是虔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道遙曷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閑關可謂烟霞物外人

勤八

十九

詞說天竺子儀禪師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詞說白雲智作禪師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問指唯師朗誦

詞說

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境

詞說

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恚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恚且莫掠虛好便下座

詞說

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謂開齋供養師便禮拜

詞說

報恩清護禪師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

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
詞說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
微微細雨灑簷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
人師曰將謂閣黎親入室元來猶爾

龍報國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
摸索蓋為根器不學便成不具慚愧還

勸八

子

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個入底門路
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
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裡卜度却成
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

龍冊子與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

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
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
師曰汝是衆生

佛佛與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與家風師
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遺賓抵在草堂前

○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
脚喫辛喫苦盪山涉澗終不為觀看州
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為此一大事如
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個消息
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為

禪林佛利亦與證明還有甚

南南禪遇緣禪師上堂此箇事可作恁麼生
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

城石閣

資資福智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勸八

子

阿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裡明○
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六動和尚
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
目前光彩阿誰知

烏烏巨儀曼禪師嘗入定于葦竹間蟻靈其

衣敗葉沒陸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
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
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

白白鹿貴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袒時百鳥
銜花供養見後為甚麼不來師曰曙色

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長長慶歲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
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
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
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

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
年桃核

瑞瑞峰智端禪師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
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
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

那僧問話智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
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
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
谿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
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有僧夜參

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土
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
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烟石人趁不
及

勸八

子

僊僊宗明禪師上堂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
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
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
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
微去堪為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

問拏雲不做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
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安國祥安國祥禪師僧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
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為甚麼
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

保福清保福清禪師參睡龍龍問曰豁開黎見
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
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眾召曰豁開
黎出來對眾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
明師出眾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

家貧悟龍大悅而許之僧問家貧遭劫時
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
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
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
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
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
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即不
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
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
軍見太平 師忽捨眾欲入山待滅乃

遺傷遺傷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
尺間珍重草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
山即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
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

大龍山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
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
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
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色身
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
錦澗水湛如藍

白馬山白馬山行雷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
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
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

裏耳裏耳裏鼻裏曰抵此便是否師曰是甚
麼僧便喝師亦喝
秦樹秦樹和尚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
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
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

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黃龍智黃龍智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
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
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
刻舟求底人

玄都澄玄都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
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
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
呂巖呂巖真人字洞賓初參黃龍言下頓契呂
作偈曰棄却瓢囊擗碎琴如今不戀末

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
心龍囑令加護
普照瑜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人向這
裏亡鋒結舌法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
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
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眾獸
徒然日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
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曰向
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
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頻呻出

三界非祖莫能知

清谿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蔵上堂二僧出禮拜蔵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魏魏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

勸

十五

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方文請益蔵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

曰箇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箇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即禮謝○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

廢言向大家商量時有從滴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滴煥然省悟

清涼休復禪師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為滯筏將趣疑竅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泰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

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蔵去看乃

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為和尚因緣背蔵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蔵曰祇這箇也不肯師於言下有省○僧問古人得箇甚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

甚麼即不休歇去○問忠座主講甚麼

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和法勝云謝和尚證明

龍濟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得

萬象之中獨露

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談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蔵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

勸

十六

涉山川蔵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諭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蔵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蔵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蔵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

一理

二義

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

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誰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

勸

十七

無師曰不壞曰為甚麼不壞師曰為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室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

漆漆地○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
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高
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
要今日了

通雅 延慶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

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
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甚麼物師曰道
甚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此一則按
卷榜原
經章內

通雅 南臺守安禪師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

曰寂寂底聲問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
香終日疑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通雅 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

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未若是
尋言數句大截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
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管之辭○僧
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
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

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
空絕點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
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
曰適來道甚麼曰恁麼則不分也師曰
穿耳胡僧笑點頭

通雅 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

阿誰曰既然如此為甚麼迷妄有差殊
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
何是靈峰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
條綠水若圓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明明密密密明明

報幼玄應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
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
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

通雅 報恩宗顯禪師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
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
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
太平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

祖師為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
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
異草頓頭生

通雅 興陽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

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歸宗道詮禪師僧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為
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林窄先卧榻後坐

通雅 天平山從濟禪師僧問大眾雲集合談何
事師曰香烟起處森羅見此一則詳
卷西院
明章內

通雅 圓通德禪師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

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
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
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
須尋究
通雅 奉先慧同禪師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

禪宗正脉卷第八

校勘記

- 一切塵中見又遺佛身充滿於法界者
現一切群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
 - 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 隆壽法駕禪師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
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
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界師曰
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
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
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
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六一頁中三行末字「爲」，經作「爲何」。
 - 一 三六三頁上一六行第九字「現」，經作「坦」。
 - 一 三六三頁上末行「商量」，經作「商量」。下同。
 - 一 三六三頁下二、三行眉註「二界唯心」，經作「三界唯心」。
 - 一 三六六頁中三行「報恩寶雲禪師」，經作「報慈光雲禪師」。
 - 一 三六七頁下四行第一○字「春」，經作「看」。
 - 一 三六八頁上一二行末字「他」，經作「地」。
 - 一 三六八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極」，經作「既」。
 - 一 三六八頁中一二行首字「侶」，經作「侶」。又第一四字「闕」，經作「闕」。
 - 一 三六九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抵」，經作「抵」。
 - 一 三六九頁下一一行末字「土」，經作「上」。
 - 一 三七〇頁下一〇行末字「求」，經作「求」。
 - 一 三七〇頁下一四行第六字「佉」，經作「去」。
 - 一 三七〇頁下末行「臨鐸」，經作「臨鋒」。
 - 一 三七二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問」，經作「因」。
 - 一 三七二頁上一三行「疑然」，經作「疑然」。
 - 一 三七二頁下一三行夾註右末字「詳」，經作「評」。
 - 一 三七三頁上四行眉註「嗣歸宗詮」，經作「嗣歸宗詮」。

數

三十

禪宗正脉卷第八

禪宗正脉卷第九

勸九

南嶽

文海海瀉山靈祐禪師始究大小乘教後於百丈

丈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侍立

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

勸九

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

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師由是

發悟禮謝陳其所解文曰此乃暫時因緣

佛性

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

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

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未

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

日同百丈入山作務文曰將得火來麼

師曰將得米文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

柴吹兩吹度與百丈文曰如蟲禦木○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文曰頃在湖南

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所居之處文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

山運

和尚所居文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

人

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眾中

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

覺為第一座文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

如何陀請替歎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

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陀一見乃曰

此正是瀉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

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

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

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文曰若能

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

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

曰不可喚作木楔也文乃問師師踢倒

淨瓶便出去文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

也師遂往焉○住後上堂夫道人之心

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

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

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違

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

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

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頊悟

悟

習氣

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

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

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

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

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

從聞入聖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

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

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

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

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

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

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

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甚麼

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

庵主蹋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

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

樹

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寐子速道莫入陰界仰

曰慧寐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寐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寐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

曰已後無人索子何仰曰慧寐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青不

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曾問這箇師曰此是戴王擇乳○師問仰曰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裡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

釋乳

隨

慧

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勦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寐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

勸九

四

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

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林叉手立曰如

何是和尚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两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

扇

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在百丈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師作麼生師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虛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按會元見百丈章今依頌古著于此

勸九

五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寐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着此事師曰寐子作麼生仰曰慧寐祇管因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能說着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寐所見祇如此一句也着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寐

百本

同春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統釋林一
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
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得箇
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曰
願香嚴曰寐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

衆

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紙對處
師曰子作麼生紙對嚴珍重便出師却
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紙對還契寐子也
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
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師

三子

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
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
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
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師聯
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師仰曰和尚
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
為我原看仰取一金水與師洗面少頃
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寐
子為我原了汝更為我原看嚴乃煎一
碗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驚子●上

下第

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左腦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
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
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
山出禮拜而退雲居代曰師無異號資

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
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
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
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迷傷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剛離

起

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航源已悟玄旨後叅
瀉山遂昇堂與航源謂師曰南陽忠國
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
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

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
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
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航源一
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
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

又手

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
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
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
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
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
曰然○航源上堂師出眾作此○相以
手拓呈了却又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
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
師便禮拜○後叅瀉山瀉山問汝是有主
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
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
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
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
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
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叅巖頭頭舉
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
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
肯汝收●師在瀉山為直歲作務歸瀉
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
多少人師插鋤叉手瀉曰今日南山大

有人刈茅師拔鋏便行即踏倒鐵子

●師問馮山大用現前請師辯白馮山

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馮問子適來問

甚麼話師再舉馮曰還記得吾答語否

師曰記得馮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

去馮曰錯師回首曰閑師第若來莫道

某甲無語好●師卧次夢入弥勒内院

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

坐有一尊者白推曰今當第二座說法

師起白推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

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馮馮曰

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馮山示衆曰

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

到馮山聞馮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

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

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相以

子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

僧索二僧問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

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

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馮

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

回馮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

有省自歎曰馮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

性灼然有它恁麼道亦回馮山久依法

席○馮山同師牧牛次馮曰此中還有

菩薩也無師曰有馮曰汝見那箇是試

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

看馮便休●師夏末問訊馮山次馮曰

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

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籬

種馮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

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馮曰日中一食

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

了乃吐舌馮曰寐子何得自傷已命○

馮山餒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為伊

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馮曰聞

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

馮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

麼馮曰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師曰為

甚麼喚作聲色馮曰雖然如此驗過也

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馮豎

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馮曰子適來

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馮曰為

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為著聲色故

某甲所以問過馮曰並未曉了此事師

曰如何得曉了此事馮曰寐子聲色老

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馮曰

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

色豈有異名馮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

道理師曰鉗盤釵釧券孟盆馮曰寐子

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

峰麼曰不曾到師曰關黎不曾遊山

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

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肯

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

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

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

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換所以道石頭是

真金鋪我這裡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
糞我亦拈與它來覓真金我亦拈與它
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
曰蓋鐵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
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

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况有五
百七百萬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
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
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寶而修不要三明六

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
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
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
不得汝豈不見馮山和尚云凡聖情盡
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佛○師因

歸馮山省觀馮問子既稱善知識事辦
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
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弄
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
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

蓋蓋

老宿意作麼生馮歎曰此是後上宗門
中牙爪馮問大地東生業識茫茫無
本可據子作麼生知它有之與無師曰
慧弄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
曰聞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

識茫茫無本可據馮曰此是師子一滴
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
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
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
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

五居

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
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
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
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
曰遊山玩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聞

靈果

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
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
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
住東平時馮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
上堂提起示眾曰且道是馮山鏡東平

九

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馮山送來若道
是馮山鏡又在東平手裡道得則留取
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撲破便
下座○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
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

十二

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畫十字酬
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
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
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相
對之僧乃作妻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

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
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
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曰汝還
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
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

其雖觀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
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
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
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梵僧
來於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

得悟

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

勸九

十三

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曰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入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

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身者麼衆無對○雲門時便好○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

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曰寐子一句疑殺天下人○道實無有法然性佛與我投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焉○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處○師臥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

事得

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聞曰寐子用劔刃上事○師住觀音時出勝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

案內

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鄰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

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裡摠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

勸九

十四

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裡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此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

出

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都禮謝之○師將順寐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

香巖智開禪師○在百丈時性識聰敏衆禪不得泊丈遷化遂叅瀉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

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對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盡餅不可充饑屢乞瀉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為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

勸九

十五

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喫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瀉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艾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還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讚曰和尚大慈恩

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攀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隨情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鴻山聞得謂仲山曰此子微也仲曰此

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勸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矚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鴻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禪與祖師禪分不

禪師
分長慶續云
一時坐却
師初開堂鴻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蒼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春行秋令○上堂君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它又違它所問若對它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勸九

十六

○徑山洪謹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九峰慧慧禪師初在鴻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而去鴻召之師更不回顧鴻曰此子堪為法器

○京兆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

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它始得師亦肯之

○三角法遇菴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

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

勸九

十七

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伺伺供養主纒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咬人韓獪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遂出朗笑曰我

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

曰看敲着汝

○西塔光穆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背裡甚麼物出來入去

○南塔光湧禪師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

遊謁臨濟後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
師曰禮觀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
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
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
曰若有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

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
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
肉身佛也○僧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
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師向火次有
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

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挿向爐邊却收舊
處

辨 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
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

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
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師宗下亦
有大神佛
通名 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集雲峰
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喚維那
打鐘著師驟步而去此則按會元見兩
處霍山今依頌古

併見
無著文喜禪師人未往五臺山華嚴
寺至金剛窟禮謁過一老翁牽牛而行
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
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

林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
方師曰南方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
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
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

三後三三評 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
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
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
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觀日色稍晚遂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

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
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
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
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
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

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
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
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
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
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

俱隱咸通三年參仰山頓了心契令
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
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
乃說偈曰苦教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
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

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
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
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辨 五觀順支禪師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

辨 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
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
師曰且問看
辨 大安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
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日羊頭車子推明月

雙溪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

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

麼處得箇問頭來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

勸九

二十

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
問長慶為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
甚麼

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峰峰問

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

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觀峰曰祇
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
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眾而已更
不叅請眾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
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

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
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着即差是着即
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
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過
資福如寶禪師因陳操尚書來師畫

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着便

更畫圓相師於中着一點操曰將謂是

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無出元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

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

勸九

二十一

○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眾
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問如
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芭蕉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

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

杖示

我奪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上堂如
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
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
坑墜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
則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

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隨身
死漢○僧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
北斗●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
度來與汝相見

清化全德禪師初叅南塔塔問從何而來

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

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

大丈夫何必相試塔鞞然而笑遂乃印

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可

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

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

特加禮重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

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

讓也慮後人做吾而逞欲耳

王賜紫

黃連義初禪師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

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

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

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

衣鉢未審碧玉塔前將何付囑師曰石

勸九

二十二

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
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
資福貞遂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利竿便
回去脚根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
有僧纒出師曰不堪共語●僧問如何

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芭蕉芭蕉繼微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
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
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

谿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有一人不舍
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
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粗識
好惡○問寐寐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

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
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
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嗣芭承天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
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關黎箭僧

勸九

三

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
尚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
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
曰亭臺深夜兩樓閣靜時鐘曰為甚麼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

書片舌解語○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羣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青原

清涼清涼文益禪師法眼法眼大弱齡稟具於越州開
元寺屬律匠希覺師感化于明州鄞山

聖聖

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
夏也師以玄機一教雜務俱捐振錫南
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
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蔵院阻雪少

憩附爐次蔵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
蔵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蔵曰
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筆論至天地
與我同根處蔵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
已是同是別師曰別蔵豎起兩指師曰

三三

同蔵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蔵
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
心内在心外師曰在心内蔵曰行脚人
着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

對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擇近一月餘日

呈見解說道理蔵語之曰佛法不恁麼

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蔵曰若論佛法

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子方上座
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

萬萬

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
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
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
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
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

佛佛

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
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減
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
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
若無又在這裡作麼若有大市裏人禁
處亦有何須到這裡諸人各曾看還源
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
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
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
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

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抵恁麼念榮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

勸九

二十五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着聲色離名字

看名字所以無想天脩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真實次第脩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它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

完

道禪指圖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

得

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

因看筆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衆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傳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已去蓋為大地無

義

一法可見它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

勸九

二十六

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痴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

重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恁麼祇對為甚虛不肯子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誰能在甚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

方明此語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一切法如何是無住僧本形與未實名起未名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拈師曰一得一失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

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實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鑼聲○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裡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問如何

勸九

三十一

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森羅萬象師指菴子曰識得菴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菴子天地懸殊○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

法眼
同李
王觀
花

同髮徒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治隨朝
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唯心能聲耳色色不
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

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
○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
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
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正定
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

明明無理事僧慧超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是慧超僧於是悟入按會元慧

起即歸宗榮真禪師也初名慧超考之實矣今依頌古收在此
天台德韶國師首謁技子見同禪師次謁
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

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
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
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
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
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

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
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
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師問鍊山百匝
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
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

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今善
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善知識
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
見深器之師以徧涉禁林亦倦於叅問
但隨眾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

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
凝滯渙若水釋遂以所悟開于法眼眼
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
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

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白
山觀智者顛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
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
時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鄞師之名
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王無忘佛

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
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
者深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
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
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

王王遣使及賫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
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上堂古聖
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
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
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

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
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
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
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
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

合知悉若於這裡徹底悟去何法門而
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
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
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
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

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

且按

作野干鳴●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此兩句按頌古見南泉及此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知有曰狸奴白牯既是三世諸佛佛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開五葉師

且按

曰日出月明日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勸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它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認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

且按

隔假鏡吞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個顛倒知見若祇貴吞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裡活計所以古人道見問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示眾曰通

且按

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開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見般若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勸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若名般若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

且按

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云○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為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鈞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

詳

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
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
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
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
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

九

三

法

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為脚
眼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
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
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
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

警

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
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
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
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
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
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
名於言未有個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
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
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
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翫睛暗中無

強會
佛法

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
亦不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
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
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

九

三

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
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其略云應須徹
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
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
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

清涼

清涼泰欽禪師生而知道辨才無礙入法
眼之室海眾歸之念曰敏匠初住洪州
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
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
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

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眾要見
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眾祇如
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
師曰盡也盡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

靈

靈隱清覺禪師初參法眼眼指兩謂師曰
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諭肯後因
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上堂十方諸
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
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
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
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
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

疑

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
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
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
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為
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

九

三

作俱泯底根塵○問無明實性即佛性
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
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
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
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椎曰法

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為復是觀為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

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眾前寐語作麼○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為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僧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

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百丈為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裡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

問

傷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裡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元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說有人喚上座

應它好不應它好若應它何誰喚上座若不應它又不應尊也三世體空且不應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代好珍重○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

問

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損啼在亂峰○

問

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裡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裡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它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德

磨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眾繞集便曰喫茶去或時眾集便曰珍重或時眾集便曰歇後又頃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初謁法眼師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情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因四眾士女入院眼問

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現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姓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解駐錫於衢州古寺闍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

三六

三五

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
號慧日永明請居之○上堂佛法顯然
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
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禁林
無事久立○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

勤九

三七

師曰傳箇册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
也師曰心內無法

解

杭州報恩慧朗禪師三學精練志探玄旨
在天台山白沙卓菴有朋彦上座博學
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

贊

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
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彦曰若是諸聖
先德宜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
如何得消殞去彦不知所措自是亡宗

泛學來者皆服膺矣○上堂諸人還委
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
錯會○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
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
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

海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上堂凡行脚人參善
知識到一禁林放下錡鉢可謂行菩薩
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裡舉論真如
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
披沙識寶以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

正

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
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
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
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尔法無偏
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

不見也莫閑坐地○師聞鳩子叫問僧
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此日英賢
共會海會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
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

勤九

三六

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
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
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
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
生非生應滅非滅滅洞已乃曰真常

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豈
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深

崇壽契綱禪師上堂僧問四眾諦觀第一
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
大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

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
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
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
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
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

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
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
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
知者便請相示○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勤九

三九

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
竊報恩法安禪師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離
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
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
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當現前若未

會莫向圓覺經裡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脩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雲居清錫禪師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

禪宗正脉卷第九

欠無餘又道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

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個個盡須還它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

山河大地

禪宗正脉卷第九

勸九

四十

禪宗正脉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七五頁上一六、一七行眉註「驚王釋乳」，經作「驚王擇乳」。
- 一 三七五頁中一四行第四字「汗」，經作「汗」。
- 一 三七七頁上一八行首字「子」，經作「手」。

- 一 三七八頁中二行「牙爪」，經作「牙爪」。
- 一 三七九頁下一二行末字「盡」，經作「盡」。
- 一 三七九頁下一九行首字「木」上，經有眉註「香嚴擊竹」。
- 一 三八〇頁上三行「不隨」，經作「不墮」。
- 一 三八二頁中一三行「荆棘」，經作「荆棘」。下同。
- 一 三八五頁上四行「唯心唯識」，經作「唯識唯心」。
- 一 三八五頁中一六行至一七行「天台山」，經作「天台山」。
- 一 三八六頁中九行末字「問」，經作「聞」。
- 一 三八八頁中一行首字「傷」，經作「場」。
- 一 三八八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損」，經作「損」。
- 一 三八九頁下末行第一一字「當」，經作「常」。

禪宗正脉卷第十

南嶽

勸十

明淨羅漢智休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

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為等閑不見道

勸十

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為甚麼好醜現

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

源益章義道欽禪師初住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速乎我體之則神我尋常

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個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免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裡三門下寮舍裡參取好還有會處也

清 歸主

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裡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

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本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感又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

方便祇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

報恩 巨逸禪師江南國主請居上院上堂

願視大眾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

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

設尔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

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

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是凡自何是聖

於此若未會可謂為迷情所覆便去離

勸十

不得迷時即有空礙為對為待種種不

同忽然省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

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

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

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

何聞於動靜

報恩 文遂導師嘗究首楞嚴既會真妄緣

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文厥

功既就謁于法眼迷已所業深符經旨

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

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

師情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

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

署雷音覺海大導師問僧從甚麼處來

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

行却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己曰

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為己曰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

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

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

勸十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個師僧

眼目甚分明

報恩 漢守仁禪師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

無處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住

報恩上堂報恩這裡不曾與人揀話今

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頓樂麼諸
上座鶴脰長鬼脰短甘草甜黃蘗苦恁
麼揀擇還恁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
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
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
道

黃山良匠禪師僧問明鏡當臺森羅鳥甚
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
師曰又道不現

報恩玄則禪師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
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
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
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
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

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紙與
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
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
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
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

風生學人

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
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
眼乃抽身入眾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
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
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來前何
不禮拜蓋覆却眼一坐具其僧三日
後吐光而終○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
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
明而不照智隱感內雖真而不通無事
久立○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

颺颺

淨德智錫禪師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
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個見處雖然雖未
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
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

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
說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
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
也會且莫嫌它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
自己眼明始得○上堂夫欲慕道也須

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
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
憊揆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幽
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
讚歎不及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

自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
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
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為如
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
祖師特地西來

高麗國慧炬國師一日國王請入王府上

堂師指威鳳樓示眾曰威鳳樓為諸上
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
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寶塔紹巖禪師吳越王命師開法上堂山

僧素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
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
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
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
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參

契

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說水時耳
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
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
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
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

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
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契

般若教導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
甚麼百鳥銜花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
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且領話好○師

自述真讚曰真字家廓野人圖腹嶽贊

雲空碧潭月曜

契

歸宗榮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
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
從此悟入○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

十

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
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
汝悟始得久立亦重

契

樓賢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
一生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裡來雖然

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

契

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
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
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
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

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
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
身充滿僧辭去泐潭乞和尚示個入路
師曰好個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叅請隨
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

更無它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契

古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
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
易曰虛汝它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
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十

興福可勳禪師僧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
有偈示衆曰秋江烟島晴鷗鷺行行立
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契

永明延壽禪師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裡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

開山 壽

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
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
徹底米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
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
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

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
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着曰謝
師指示師曰且喜汝交涉僧禮拜師曰
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

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
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
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
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甚
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如

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永明
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
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
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
稱第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

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
凡千萬言播于海外

自稱五雲志達禪師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
陸須弥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
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

須臾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
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
○遊方抵天台雲居叅國師賓主緣契
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條有
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

地主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
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
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
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
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
及涕唾便利

善財等並宜鳴指默念咒
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
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
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秣
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

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
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
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
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
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

九上見德雲比丘未嘗利那相捨離還信得
及麼○上堂古德為法行脚不憚勤勞
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
約求個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繞
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

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閒而况此事亦
有時節驟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
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
頭老僧即為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
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眾且道此僧會
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鑿○有人

問僧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却有金鎖難
僧無對師代云秣為無為無事○僧問
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
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
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

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
道賞伊爵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自稱報恩永安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過這裡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

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
然明不似蜘蛛急
自稱紫凝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
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
牛師曰汝自何來

自稱普門希辨禪師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
聞持頃雖待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
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
相助發何况能為諸仁者區別縑素商
量古今還惟得山僧麼若有恠者且道

勸十此人具眼不具眼有實主義無實主義
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
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恠老
僧去也曰不恠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
裏思惟去

光慶遇安禪師僧問無價寶珠師分付師

曰善能吐露曰難則人人具足去也師

曰珠在甚處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

○問提綱舉領盡立實主如何是主師

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實師曰適來向

汝道甚麼曰實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

本不行○上堂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

山分明真實個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

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

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甚麼問曰和

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

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

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

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裡藏鋒聲前全

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

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

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

泥牛行處陽波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

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竟師曰滿

目無形影

九曲慶祥禪師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

津梁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

築着汝鼻孔

開化行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

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

瑞鹿遇安禪師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

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

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龍華慧居禪師開堂示眾曰從上宗乘到

這裡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

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寐

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甚麼道還

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

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

不相待個個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

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

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個問頭如法

問着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上

堂龍華這裡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

去展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

麼叅取珍重

齊雲遇臻禪師僧問圓明了知為甚麼不

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

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

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

高措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瑞鹿本先禪師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

若山水院舍人眾塵若道見別心外有

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

人象現在提然地還會恁 無事莫立○

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

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

未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捨破經論中

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捨破祖師奇特

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

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

續

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
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
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
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
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

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
道忝個甚人忝個甚麼語到這裡須自
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
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
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

竟

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個入處麼若
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你等諸人
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
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
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
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
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
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
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
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個入底門戶

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
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
輭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
身意所對之物為復唯是你等心為復
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

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甚麼所對之
物却在等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
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
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
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個說話

竟

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
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上
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
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
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

竟

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
者是個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
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
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

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備行底人聞這
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惶南泉遷化
向甚麼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
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
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

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
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
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
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
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

化蒼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
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
甚麼如是作家會也摠於佛法有安樂
處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

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
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
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
道唯憑個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
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

鐵與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
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
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

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進景德傳燈錄

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

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
人問我西來意答曰不東不西藏主

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
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
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
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
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

好頌古見清涼
秦欽法燈章

羅秀州羅漢院顏昭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是
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
上座叅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
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

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
分明舉似

支提辨隆禪師上堂魏巍實相畱塞虛空
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
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無青黃赤白長

十六

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
作個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只道魏巍實
相畱塞虛空為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
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
屣踐師曰莫錯認

樓賢澄湜禪師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

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

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麼右頌

明末十光環省禪師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樓

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濟未

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

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爾倏然

發悟差別義門泮然無滯後永明永

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

福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

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
道隨緣無作動與常真如此施為全真
智用

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
如上座為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

十七

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叅取下座後却
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叅取聖
僧聖僧還道個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
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
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回

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宗慈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

劫問也不着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

故祇為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巨

古且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諸人便謂

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

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

我亦亦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

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

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

釋瑞巖義海禪師僧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裡無安排

你處

釋靈隱玄本禪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

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釋堯峰顯暹禪師僧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

寶峰低曰恁麼則成高下去也師曰情

釋示衆

知汝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

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

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

釋者

釋六

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僧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

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

處去也山僧向它道蒼天蒼天且道意

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

麼若乃恁麼平論實謂罔知去處麼更

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

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

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

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

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怗怗久立殊

重

釋聖壽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

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

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

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又

立殊重

釋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白雲數重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

一朵

釋九

釋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

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

退後則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

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

消去自然春到來

釋定山惟素山主僧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

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個長松樹

夜半子規來上啼○問如何是定山境

師曰清風滿院日忽過客來如何祇待

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水風與境不

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它不得自在

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

赤土盡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

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

皆有此話播于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

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

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

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

或於此不明徒自矜塹辛苦

釋淨土惟正禪師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

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宣假曲

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聞

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

釋靈隱延珊禪師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

釋靈隱延珊禪師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

禪宗正脉卷第十

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勸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环重

禪宗正脉卷第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三九一頁下一行第二字「聞」，徑作「關」。
- 一 三九三頁中一四行第三字「虛」，徑作「許」。
- 一 三九六頁下一三行第五字「作」，徑作「諸」。
- 一 三九七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錯」，徑作「錯誤」。
- 一 三九八頁中一行第一四字「麼」，徑作「要知去處麼」。
- 一 三九八頁下八行第三字「盡」，徑作「畫」。

禪宗正脉卷第十一

賞一

南嶽

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
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

少時師曰三年州日曾參問不師曰不
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
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
問聲未絕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
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

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聲又打
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
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
領深旨今且辭去州云汝若去須辭和
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
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
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
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曰不須他去祇
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
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

有何言白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
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
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
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
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擗住曰這

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
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
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
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
黃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

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
際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
亦大愚去來際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際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
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

際曰這風顛漢來這裡將虎鬚師便喝
際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去堂去滿山
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
普請紐地次見黃檗來拄鐮而立際曰
這漢因那師曰鐮也未舉因個甚麼際

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際呼維那扶
我起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
顛漢無禮際繞起便打維那師鐮地曰
諸方大葬我這裡活埋打維那意作麼
却還賊人喫辣○師一日在僧堂裏

際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
見是際却又睡際又打板頭一下却往
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
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
甚麼際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山裏裁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
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鐮頭
望地三下際曰雖然如是子也契吾三
十捧了也師又望地三下噓一噓際曰

吾宗到汝大興于此際當時祇囑臨濟
一人更有人存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
不欲舉和向高云離然如是吾亦要
南具越今行過仰云一人指○黃檗因入
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未
際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際曰莫

樂

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藥便打頭舉似
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藥
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
語藥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藥曰未
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
喫隨後打一掌藥曰這風顛漢又來這
裏將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馮山舉此二
尊宿意作廢生仰山云和尚作廢生馮
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無馮山
云子又作廢生仰山○師辭黃藥曰
善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藥便

普化
懸記
仰山

打師約住與一掌藥大笑乃喚侍者將
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藥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
人舌頭去在○師為黃藥馳書至馮山
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個
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
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
始無終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
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
於此建立黃藥宗旨汝且成攄我二人

殊異

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
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
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

賞一

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如何是真佛
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
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
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

看

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
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
薦得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
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
於此建立黃藥宗旨汝且成攄我二人

三要印開未點穿未容擬議主賓分曰
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
滙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
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乃曰大見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

喝

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
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
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
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
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

賞一

喝○示衆參學之人須細細如賓主
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
體作用或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
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
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

樂

他境上作模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
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
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
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
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
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
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吐
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
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
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
魔揀真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
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曰搥不
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
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

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
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
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
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
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

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
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
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
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
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

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
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
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
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
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

曰莫道無事好南泉開云師到京行
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
無厭生師曰飯也未嘗得何言太無厭
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
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遊方

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
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
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
人下註脚○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

亦學師喝師曰汝等德學我喝我今問
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
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

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
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
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
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
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

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此子○
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
鋒銜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
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嗔師以手指曰這
老漢今日敗闕也○次到三峰平和尚

慶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
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
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
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
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

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
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
便出去○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
正面師下禪林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
處去也連道連道谷轉身拋坐師便打

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上堂僧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
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
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
曰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

化聖

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

賞一

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趨倒飯牀師曰太齋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齋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趨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齋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

僧堂

齋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師曰揔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

歲

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慙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咸通八年丁亥師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無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它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

賞一

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化聖

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

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揔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

化聖

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關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與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與我太賒不如

供養臨濟先師僧問西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裡躲避得過問僧甚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

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眾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肯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裡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

賞一

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

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師慶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個不必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

打鬼

鳴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摠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師見同

叅來纒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它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

講法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裡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

看帝以兩手舒幘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微云且道與化肯在宗在甚麼處若不肯在宗肯在宗與化眼

寶壽

寶壽沼禪師世一僧問萬境來浸時如何師曰莫管它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

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是此方丈內坐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今審此方丈向甚麼處來師曰千聖現在世阿誰證明師便下拂子僧從西過東

立師便打僧曰若不火叅馬知端的師曰三十年道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

麼伎倆曰見甚麼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

三聖

三聖慧然禪師世一至仰山山問汝名甚

麼師曰慧然山曰慧然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對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

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師到德山纒展坐具山曰莫展炊中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摠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捧推

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踴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座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

二座人事●住後上堂我逢人則出出
則不為人便下座與化云我逢人則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

瞎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
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
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
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見豎起拂子

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
去時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
拜又不喫捧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
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眾道
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捧莫是

老僧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
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大覺
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

灌溪志開禪師●幼從拍巖後見臨濟濟
驚胸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
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末山見○住後
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
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如今飽不

餓●僧問久駕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
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
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
把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

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閣黎承當分
也無

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
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
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分絕信獨
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
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首有
頌曰其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請訛擬欲

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塔桂
影婆娑觀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其奪
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
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其人境兩俱奪

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
擬把吹毛劍還如值木肯進前求妙會
特地斬精靈其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
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
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

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
戶猶如醉出言吐語不慚惶曰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
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
祖印當機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鑊錐金正令太平
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
却斬痴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
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

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擊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尊重

關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堂為人牧令師勸過師問曰見說

汝欲開堂為入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

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個最親師曰已前在裏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

襄襄州應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米米舍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

師曰關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舍路岐師曰到這裡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曰關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岐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

師曰添桶裏漢有甚麼限六齊聲禪師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

雲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關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着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

曰得甚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個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關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個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

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摠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開市裏虎

桐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裡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

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定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頓見○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

天燈

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曰道道

白話

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噉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白拈賊按頌古見臨濟章內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詞典

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噉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掣殺這屎林鬼子

化驗

南院慧顛禪師亦曰實應上堂赤肉團上

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鮮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

緣

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指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抵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

釋

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慶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師已

圓輝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挿簷曰

十九

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僧名甚麼曰昔叅師曰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

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

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

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日月謝還有不涉○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

曰炭庫裏藏身○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驚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

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

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

待集衆打頓趁出穴曰趁他運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想穴下來舉似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與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話也穴曰雖

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獐兒貉子●從躡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竟個舉話底人也無

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

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寶壽和尚●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

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

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問口即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

用處漢

澄心是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是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

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峰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

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格外之談請師舉唱

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抵這便是也無

師乃噓噓

際上座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

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風穴延沿禪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

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

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

又

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

廢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肯拈瞎

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

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

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

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

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

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

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

史君與合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

上

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

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

礙迷封總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

應是從前依它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一

時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哮

吼一聲聲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

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即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

天摸地師在郢州謁前請主李史

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

聖

繞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紙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

驢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

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

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

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

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

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

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

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道

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問取皇城使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

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

帶雨歸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

聖

聖

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
五老前○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威
野老鬢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
怙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

青

王五

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
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
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上堂若是上上
之流各有證據略赴個程限中下之機
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

環

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
便捏○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
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問如何是實中主師曰
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
鑿兩曜新曰如何是實中賓師曰攢眉
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
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鑿頭邊
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

禪

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禪頰橋安禪師胡說師與鍾司徒向火次
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
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
有省

禪

與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
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
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禪

首山省念禪師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為念
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

禪

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
至吾將墜地矣師曰觀此一眾豈無人
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
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
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

美

美

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
眾乃曰正當恁麼特且道說個甚麼若
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
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
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

禪

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
園頭同上問訊穴問真曰作麼生是
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鳩樹上鳴穴曰汝
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
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

禪

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
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浪跡韜光人莫
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
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
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
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
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
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
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
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

美

美

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
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賊師於是名
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
一世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

師

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如何是善
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
阿師曰往來不易問一切諸佛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

如何受持師曰切勿得汗染此則頌古
剛經章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
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
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
也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

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
會麼問在蒼處蒼在問處汝若將問來
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
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

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
審此語甚麼問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
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
久日月齊明示衆曰諸上座不得旨
喝亂喝尋常向汝道實則始終實主則

師

始終主實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
二主兩個即成瞎漢所以若若立你須
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
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師
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

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
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
師禮拜
汾州善昭禪師歷衆知識七十一員後到
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

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
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挽始應知有問
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
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

守以名利刀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
首山殘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
師閉閣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
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慶宗旨墜
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

師

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
雙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辨嚴
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
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
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

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
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
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
門客切忌遭點額那個是龍門客一齊
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却重上

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
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
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開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
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為

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
現於世想計他後上來行脚不為遊山
觀水看州府著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
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教
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

釋

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

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

奇

辨三
要三

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賞

三

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
花新○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

釋

釋

照你也須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實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

釋

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薦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汝一時頌

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賓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

賞

三

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

釋

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而折

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

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個

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倍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不可久立珍重

葉縣歸省禪師○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

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

活

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玆

賞

十二

蕩

重○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村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境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

子 持 壘

到如肯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

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師曰你見個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輾毬子曰意

神

昔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 神興洪譚禪師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舊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

賞

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攪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筴菜置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

如 噴

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痴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神

谷隱蘊聰禪師即石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

子 持

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

賞

三四

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它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承古有言我

請

者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

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

滴滑如油

○贊廣慧元璉禪師○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

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麼師曰這個是甚麼曉鳴聲山曰瞎師

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麼作麼生與我說來者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

賞三五

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個瞎漢若道無亦是個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裡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

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圓禿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踣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鏡搥速退速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

旗

○贊三交智高禪師明唐○參首山問如何是

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一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

子乳十方沒狐種其我有真如性如同暮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其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

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

諸佛未出教乘繼底遊魚龍門難渡垂釣四海祇釣得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

人甚處出氣

賞三六

○贊仁王慶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

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贊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禪宗正脉卷第十一

禪宗正脉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〇〇頁中一行第四字「白」，徑作「句」。
- 一 四〇〇頁下一四行首字「祝」，徑作「築」。下同。
- 一 四〇一頁上末行「且成禱」，徑作「且成禱」。
- 一 四〇一頁中末行第四字「見」，徑作「凡」。
- 一 四〇三頁中三行第八字「無」，徑作「吾」。
- 一 四〇三頁下六行眉註「問堂拈香」，徑作「開堂拈香」。
- 一 四〇三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育」，徑作「盲」。下同。
- 一 四〇四頁中四行「來浸」，徑作「來侵」。
- 一 四〇四頁中七行「不是」，徑作「不出」。
- 一 四〇四頁中八行末字「今」，徑作「未」。
- 一 四〇四頁中九行第九字「來」，徑作「著」。
- 一 四〇四頁中一二行第五字「道」，徑作「後」。
- 一 四〇七頁上一五行「慧顥禪師」，徑作「慧顥禪師」。
- 一 四〇八頁上一三行第五字「怒」，徑作「怒」。
- 一 四〇八頁下七行首字「問」，徑作「開」。
- 一 四〇九頁中一三行首字「殼」，徑作「殼」。
- 一 四一〇頁中一七行「特且」，徑作「時且」。
- 一 四一一頁中一五行「裏汚」，徑作「裏汚」。下同。
- 一 四一二頁下一二行第五字「倍」，徑作「倍」。
- 一 四一四頁上一五行「碓砂」，徑作「碓砂」。
- 一 四一四頁中末行第一二字「妹」，徑作「請」。
- 一 四一四頁下一行第七字「繼」，徑作「網」。

禪宗正脉卷第十二

賞二

南嶽

南嶽

陽汾石霜楚圓明禪師聞汾陽道望遂往謁馬陽頌而默契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

賞一

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取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

正出

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高禪師高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

見揚大年

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後喝師以手畫一畫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默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年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

為人一句

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

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如何師曰水上掛燈毬年曰與恁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來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踴跳年乃

李連

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李附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嗎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謁神鼎鼎首

神鼎

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髮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問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問杖而出願

見頌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拍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逃走門曰頌相饗錄師地坐脫雙履而視之師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問道人追

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後住道吾上堂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

慈明

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者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

賞二

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忝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

示衆

上契瑠與飯○示衆以拄杖擊禪林一
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
更不做修持諸方達道者感言上上機
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
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

福嚴

向言中取則悟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
孤負先聖萬法本闢惟人自開所以山
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要起早眠有
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鼓
若臺前安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

興化

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
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
連城市車馬駢開漁唱滿湘嶽啼嶽巖
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
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

還有優劣也無試道者良久云是處是
慈氏無門無善財○僧問行脚不違人
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師室中掉劍
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
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

日陰喪身失命也便喝出○師冬日傍

僧堂作此字三三三几几其注曰
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
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師問顯英
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鑿師曰夏在甚處

查

曰金鑿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
前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先前夏在甚處
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勸得你教
庫下奴子勸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飲

○

露

那慧覺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
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窠魚腮○上
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
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

是

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
臨粧珍重○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
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
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味○上

句

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
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剪除狂寇掃
蕩挽槍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
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
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頭石

查

馬出沙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向我當剎頭而謝
之○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
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
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

五

今逢落葉黃○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
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
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
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

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
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
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釋形
裏誇服錦想君太熱不知時○上堂拈
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

立萬仞險臨清道石火電光鈍脚那有
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湖汾大愚守芝禪師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
湖雲水鏡頭奔鏡頭奔有何門擊箭穿
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快

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
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
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
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一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裡放光動地何謂
如此兩段不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鋸解秤錘
湖汾法華金舉禪師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
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個且從這個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
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邊
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日家詩
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端
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

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
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瑯
邪覺和尚處邪問近華甚處師曰兩浙
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
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

以坐具搥一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拂袖而出那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那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
尋見伊遂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
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鳴復問長老

何時到汾陽那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
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
播寰宇那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
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傍然獨任真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
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鐘
鳴鼓響鷓鴣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

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
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
它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語漸也返
常合道論頌也不留朕迹直鏡論其頌
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

湖汾芭蕉谷泉禪師○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
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
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
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

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
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
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佳
徒我自眠

湖汾天聖皓秦禪師到瑯琊那問埋兵掉開未
是作家及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拍邪曰
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
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
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處處

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累漆聖僧

浮山法遠禪師 晚錄公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著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甚說法師即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

歐陽文忠公

不讓若是綴五鏡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綽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魯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護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倘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

摩訶

妙自哉○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縹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道

賞

浮山

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個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嚴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

寶應

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蕪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漏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參

大乘慧果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

大

如何師曰錯

金

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來

賞

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

執事

智識

運新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幾許
 哉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
 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
 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
 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
 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
 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
 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
 至是亦抵明理事粗師意旨智識所不
 能到劫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
 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
 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白安能出蓋
 纏師嘆曰繞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
 門終非活路○示眾曰繞涉唇吻便落
 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
 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
 不孤負平生虛度拈拄杖車一下曰須是
 莫被拄杖瞞始得看者拄杖子穿過你
 諸人觸髅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

執事

一下○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纒出禮拜
 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
 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裡已無回日
 信路遙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
 轉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
 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
 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智識

仁壽珠禪師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
 上無雲翳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
 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奉
 永慶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
 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
 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顯谷 馮馬都尉李遵昂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
 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

執事

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
 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顯英公夏竦居士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
 游偶上藍澗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個是長老自家底蓋曰前月二十日
 郭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
 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蓋曰喝則不無
 畢竟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
 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
 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蓋曰
 也是弄精魂

智識

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
 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
 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
 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
 千奇百怪它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
 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
 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畫授其洞上厥旨
 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
 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

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擊發子來慧曰道者我有發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

廣文公揚億居士字大年出守汝州首謁

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啗啗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

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聞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裡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

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威應湏合掌南辰後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况南閻浮提衆生以

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惜竿尖上錢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

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執重公復扞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
翠嶽可真禪師嘗忝慈明因之金鑿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揚此

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

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還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頓

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甚認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頓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辨迅捷策林

憚之○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潭家送上渡頭船○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

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咒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咒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家○上

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實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

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惹破結賊
故行菩薩惹安來生故行如來惹得如
相故

翻若 蔣山贊元禪師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
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

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
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
寒暑志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
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
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

頌

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彌
公又堅辭影席結廬定林中與師蕭
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
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
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稀有

遷化

有事也○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屬
而容矜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
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
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

食已實執其嗣之我有遺則

翻若 大寧道寬禪師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
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
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
得四時運用日月常明法本不遷道無
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掃
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

不剩

翻若 吾悟真禪師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
跨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
下座○上堂翠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
飯佛殿塔前狗屎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

請

三個糊猴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
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
立庭拍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
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
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

七跳八跳且道請說在甚麼處老僧今

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
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
君通○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
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

孔大甚奇怪欸然透過新羅界○僧問
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
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象象攢曰如
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柴淡漣漣曰
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露照曰如

三

何是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曜曰如
何是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
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
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請

裡○問僧甚麼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
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廣法源禪師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
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此事切

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
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
蛇尾伏惟珍重

石靈隱德章禪師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
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

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吟
處行曰作麼生是險處行師便喝曰皇
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
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
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

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
秘藏深寂無形質拈來掌內眾人驚二
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
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
動岌岌

定慧定慧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叱念怒曰如何是二句師曰納
僧問措曰如何是三句師曰西天此土
○上堂若識般若即般若若縛若不識般若
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

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泰堂去

潭潭月禪師僧問脩多羅教如標月指未
審指個甚麼師曰請高着眼曰晴色未
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暮
鬼弄人

美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
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
師曰鼈咬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
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明燈
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

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推○上堂不是道
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
滿頭灰笑罵豈干這老賊
白鹿端禪師僧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

不是閑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
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
澗聲
真真如方禪師參琅琊唯看栢樹子話每入
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常被喝出思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琊曰汝
作麼生會師曰夜來林鳥暖一覺到天
明那那可之

長水子環講師嘉禾人也自落葉滿楞嚴
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作竹尚
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
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因
知攸往聞琅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
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琅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
琅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且勵志扶持
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界也乃如教再
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願眾曰道非

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
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
于世
雲雲峰文悅禪師○初造大愚聞示眾曰大
家相聚喫葷盡若喚作一葷盡入地獄

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越色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笑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

賞三

二十

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且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然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

補筆

架梁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上堂語

空峰三句

不離窠臼馬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裡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道遠乎哉觸事

賞三

三十一

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裡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

諸相非相

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着衣喫飯未嘗咬着粒米未曾挂着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雖然如是着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馨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踣跳

樂百果示

今時叢林

瑞然拱手

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叅堂去○小叅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叅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狂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個五個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

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揆撈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纒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菜不敏一束十指不粘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途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

賞三

三十二

不通

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
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拽
把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
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

眼光落地緇田無一蕢之功鏡因陷百
刑之咎莫言不道珍重

詞浮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
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

詞浮

華嚴普救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主

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候
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家中
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
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
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

賞三

賞三

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
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未
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
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
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醫那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
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
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
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
這裡方許你進步那邪與你別作個相

見還有麼若無不可歷良為賤

興陽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

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

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然

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

石佛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相生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

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人

天眼目云三種生石佛有頌

淨住居說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

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

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

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

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
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

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
用意猜費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到逢
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詞浮

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
長雖婚官然篤志祖道遂與後園築室

賞二

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

食觀一日視公曰非視現力豈致爾哉

柰無個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
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

詞浮

水月堪笑眼前見微不避心外聞天堂

欲生殊不知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

但了是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

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

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

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因

措觀起搵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

個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
曰祇知貪程不知蹉路觀拓開曰百年

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
情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清滔汴
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聖龍西余淨端禪師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
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彩為師子皮

子端

時被之因彌端師子上堂二月二禪翁
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
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
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
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吐○師到華亭

眾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
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

聖大瀉恭詰真如禪師上堂山僧本無積蓄
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
卜西卜○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

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古
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
澗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
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
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上堂

阿刺刺是甚麼翻思堂年破窳墮杖子
忽擊着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堂一
下曰墮墮

聖窮窟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
眠有問祖師意連搨兩三拳大眾且道

為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化聖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宗門下佛法不存
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
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
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

聖

尼之孝也輪轉三界恩愛不能捨棄息
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
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切利天為母說法
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現大神通手
擎金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尊者

賞三

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
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
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盤王座
上為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
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

聖

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
秋滅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
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
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以手捶胸曰蒼天蒼天

聖大

智海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
總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
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個石頭忽然打
着一個方知觸處周流

聖大泐潭景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十個指頭八個了師嘗叉手夜坐
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跌級至五鼓必齊
膺因彌祥叉手

聖光

孝慧蘭禪師嘗以觸衣書七佛名於林
稱為蘭布祝有擬草庵歌具載普燈錄

賞二

聖大

東林蓮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着
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
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樓春雨歇相
庭香擁木蘭開

聖大潭州東明遷禪師晚居為山真如庵也道

者高其風每扣之一日聞首楞嚴次忠
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
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如此
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謝慶善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衆生祇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
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
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
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斷聖凡

途路到這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
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絕有是
非紛然失心咄

謝慶善隆禪師上堂花簇簇錦簇鹽醬年
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莫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
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謝慶善淨曰踞庵繼成禪師上堂茫茫盡是覓佛
漢舉世難尋真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
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鼻裡音聲耳

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
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另
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蠅
成螺贏者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

謝慶善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
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大師魯國公亦與
馬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
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

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
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
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
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
說諸禪視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
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
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
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

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
有而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
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
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

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
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頷善曰我初一
喝汝既道有喝又聲消汝復道無道無
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
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

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
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
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
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
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
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
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
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
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

法身

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
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
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
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終而不雜混

小歇
場
祖
門
下

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連
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
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
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
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

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
實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
曰從任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
聞者靡不嘆仰皇帝頌謂近臣曰禪宗
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近

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開
海
平

開福哲禪師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
刺觀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
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
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

三印

鴻
福
祥

顯真機一印印水挾轉魚龍頭作尾三
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
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

萬
壽
祥

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
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來曰和尚合知某來慶師曰湖南擔屎

香
山
淵
祥

漢江西刈木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
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歲主師打三棒
喝出
鳴鶴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個

實
景
祥

是何佛事狼籍不少
府錢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
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
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

頂
香
風
祥

忽頓徹中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
曰怕寒懶剃髮慧髮愛煖頻添帽拙柴
破衲伽黎擦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

頂
香
風
祥

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歷四京
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煖自如通玄峯
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拄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

禪宗正脉卷第十二

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
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
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禪宗正脉卷第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一六頁上一九行第二字「默」，
[徑作「點」]。
- 一 四一八頁上九行「一世」，[徑作「三世」]。
- 一 四一八頁中二行末字至次行首字「瑯邪」，[徑作「瑯琊」]。下同。
- 一 四一八頁中三行第六字「邪」，[徑作「琊」]。次頁上一行第七字、二行第一三字同。
- 一 四一八頁下一六行「皓秦禪師」，
[徑作「皓泰禪師」]。
- 一 四一九頁下四行第四字「般」，[徑作「般」]。下同。
- 一 四二〇頁上一行「般栽」，[徑作「搬栽」]。
- 一 四二〇頁上二行「柴般人」，[徑作「柴搬人」]。
- 一 四二一頁中七行第一四字「杼」，

- [徑作「杼」]。
- 一 四二一頁下一行「瞋目」，[徑作「瞋目」]。
- 一 四二一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壁」，
[徑作「壁」]。
- 一 四二二頁下一一行「二要」，[徑作「第二要」]。
- 一 四二二頁下一二行「三要」，[徑作「第三要」]。
- 一 四二三頁下六行「一作竹」，[徑作「夾註亦作竹」]。
- 一 四二三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界」，
[徑作「介」]。
- 一 四二四頁上三行第一一字「健」，
[徑作「健」]。
- 一 四二五頁中一行眉註「嗣賓應昭」，
[徑作「嗣寶應昭」]。
- 一 四二五頁下五行第一一字「與」，
[徑作「於」]。
- 一 四二五頁下七行第九字「視」，[徑作「示」]。
- 一 四二六頁上一二行「商量」，[徑作

「商量」。

一 四二七頁中八行「大師」，[徑作「太師」]。

禪宗正脉卷第十三

卷三

青原

洞山良价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

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二詣嵩山具戒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備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

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叅馮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語某甲未究其微馮曰聞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馮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

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為衆生說不

為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馮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

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馮暨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馮曰此去禮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

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馮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馮山徑造雲巖

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豈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

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才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

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師臨行又問百

年後忽有人問還憶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者是師沉吟巖曰介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師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我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

五位

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感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一音廣私萬品橫抽會劔剪諸見之稠林妙叶玄通截萬端之

雲巖

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

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它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

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欺負先師也●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開黎熱時熱殺開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

實三

四

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越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礙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間過日●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

女價不

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列師喚侍者撥退果卓●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關提人

處

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麼處去師曰果會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

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僧問相違不指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肯一人不向

實三

五

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容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聞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和尚出世幾人

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為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為他個個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僧問亡僧遷化向甚

實

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聞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

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
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與客師伯
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
師曰老人大作這個語話伯曰你又
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師洗鉢次見兩

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個因甚麼到恁
麼地師曰祇為闍黎僧問三身之中
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
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有
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亦
拄杖劈口打云我師作五位君臣頌曰
亦曾到洞山來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性相違不
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
婆逢古鏡分明觀面別無真休更迷頭
猶認影正中来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
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

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
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
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巖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
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
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
功師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
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師曰
不共乃示頌曰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

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開市頭邊過到巖
文明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烏阿誰子規
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
峰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
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

好日辰共功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
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
百花新功頭角纒生已不堪擬心求
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
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

巖先師虔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
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
得之宜善保護銀盞盛雪明月藏巖巖
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差落頤佇背觸俱非如火火

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
不露為物作則用技諸苦雖非有為不
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觀汝不是渠
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
來不起不住娑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

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
而為三變畫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到杵
正中妙挾鼓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
路錯然則吉不可犯汗天真而妙不屬
迷悟因緣時節寐然昭著細入無間大

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
極真常流注外窠中搖係駒伏鼠先聖
悲之為法擅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
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帛之缺如馬之
鼻以為下劣實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
白牯弄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
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
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

三續

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王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

賞三

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

四續

金鎖網鞵鞵三不墮凡聖亦名理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僧名甚麼曰某甲

五續

師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況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

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代雲居某甲道得不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

賞三

曹山本寂禪師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潛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六續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谿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象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

七續

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

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

賞三

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真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并偈○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替纓者休言落魄時○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鳥雞雪上行○皸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盲人天何太遲○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

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稠布納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著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

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

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染汗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况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

對賓

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永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個

色師曰不辨色曰為甚麼不辨色師曰

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為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師問金峰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

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笑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

到這裏

到這裏却不曾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不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無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香幻相不可得僧問清稅一作孤貧

師賑濟師召稅關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甚覺云是與心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

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鑿得個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斫不開

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最貴曰為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僧作甚麼曰

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數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

華榮

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

十三

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長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向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

井鏡

人師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觀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觀驢陸巨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

靈

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王殿苦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苦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

華榮

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災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觸體

裏眼睛玄妙別云龍吟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曰乾

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

十四

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曰請師接上塔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雲居道膺禪師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

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遣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噉

玉勸

個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

十五

養神

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聞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

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

卷第

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慶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慶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僧問如

性題

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師曾令侍者送

袴襪

袴與一位庵道者道者曰自有襪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襪未生時著個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

掛羊

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肖雲門云已見金得待伊道想出一錠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個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

賞三

十六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

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僧問教中道是

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閣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

摩經

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米由莫將等閒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

賞三

十七

問個事也須識此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恠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米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

五新題信

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為取攝蓋為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米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

第編

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蹉跌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悚戰戰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甚麼如此恐

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
得口邊噴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
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
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
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

學佛

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
事自餘是恁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
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請說
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旗錦亦無用處
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

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况更多差
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
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
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
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

賞三

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
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
捧上不成龍知麼●僧問僧家畢竟如
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
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

好山

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
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
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
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
我兒孫右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

洞淵

君道不待有寒暑兮促
君壽有鬼神兮如若福
山匡仁禪師造洞山師問一切處不乖
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
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
不是邦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

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
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
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
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切無人家是
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

賞三

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它山曰現問
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
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瀉值為示眾曰
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
坐卧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

靈鷲

滿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滿放
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
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
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
甲有個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

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
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
滿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嚴
曰已去也滿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
亦曾對它來滿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滿

靈鷲

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滿失笑曰
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
此子向去若有個住處近山無柴燒近
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瀉安和尚示
眾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
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槃呵呵大
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
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

華嚴

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滿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為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

賞三

干

為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眾為曰龍蛇易辨釋子難瞞○師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一語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為否師曰到招曰有

明辨

秀

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滿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滿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滿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空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個無尾巴師曰第七個無尾巴招頌古見明○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林勢山曰關黎作麼生師曰

筆

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後還踈山上堂病僧感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感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賞三

干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邊事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

筆

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關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始恆病僧意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

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

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

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須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

林

青林師度禪師上堂祖師門下烏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

賞三

干

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此是非吾子息

高

安白水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朋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者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

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
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
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
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
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個入處○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
明月上孤峰

白馬白馬儒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
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龍牙龍牙居遁禪師師問翠微如何是祖
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
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
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

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
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
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
祖師意●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
省過遂止于洞山隨眾參請一日問如

汝道

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河水遶流即
向汝道師始悟厥旨○上堂夫參玄人
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
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
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
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
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
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
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
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

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
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
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
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
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

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
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甚麼●問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
如賊入空室○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華嚴此一問最苦報應云此
一問最好

華嚴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
普請曰上間般若下間鋤地第一座問
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
頭檝○師問洞山學人無個理路未免

情識運為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
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
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
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後唐莊

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
宮藏衆義不能詮

九峰九峰滿禪師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
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
麼曰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
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
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速涉
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
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

以拄杖趁出○僧問古人道真因妄立
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
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
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教
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賞三

二十五

北院通禪師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
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
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
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
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

下有甚麼交涉

洞山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
山曰闍黎足下烟生師當下契悟更不
它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
下烟生山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僧

足下

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
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它越
涅槃頌見聯珠

集第一卷

京兆規子和尚○混俗闍川不畜道具不
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

擬蝦蟇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
紙錢中居民目為規子和尚華嚴淨禪
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
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遽答曰神前酒堂盤嚴放手曰不虛與

我同根生

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
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
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
是甚麼心行○一日歛鐘上堂大眾纔

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
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

卧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
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

賞三

二十六

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
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
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
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
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
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僧問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

弟子時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
東海鯉魚打一棒而似傾盆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
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

天童啟禪師○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
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何便了有甚

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
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
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
便打

欽山文邃禪師○師與巖頭雪峰同到德

賞三

二十七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
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
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
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
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

茶

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開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

巖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巖頭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叢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

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鑊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

師曰且來聞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鑊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個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

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洞山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

賞三

天

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個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

金峰從志禪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

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柔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個無

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關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鹿門真禪師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

賞三

天

追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辨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它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曹山霞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須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鑊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鑊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曹山亦名光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

曹山曹山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起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

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為無取捨何害圓伊

育王育王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定豐儉

鳳棲鳳棲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翠微曰忽遇客來將何抵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

羅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烟蘿片月行

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盤璇瓊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歸宗歸宗懷輝禪師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嵇山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

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

雲居雲居懷嶽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鑿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鑿

杭州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叅夾山山一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搯茶既

作聲山回碩師曰釀茶三五盞意在鑊頭邊山曰餅有傾茶勢籃中幾個既師曰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眾皆舉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眾皆仰嘆

永真永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非常之盲人馬瘦哉

朱谿朱谿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咬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國師曰好個犬師便打

雲居雲居簡禪師僧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甚麼却在擇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門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闍黎偏

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闌却七
問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新羅雲住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

曰文殊聳耳收增

護國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

賞三

三十一

曲录木林上為人及有問著祖師西來
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
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
場懨懨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

麼慶去師曰三門前兩個一場懨懨問

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懨

懨懨

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
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

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
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僧問如
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個屠兒曰如何
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
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

會佛法否師曰那個臺無月誰家樹不

春

疎山證禪師謁授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

平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子曰

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

賞三

三十一

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
曰三十年美馬騎今日被驢撲○僧問
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鳥
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百丈安禪師僧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

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黃檗慧禪師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

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

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

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

中未嘗行於少分况饒益有情乎且世

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

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

行偶二禪者接之歎話說南方頗多知

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直造疎山

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頓視大

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

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

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第一座座

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

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

擬議否師於言下頓悟

伏龍禪師僧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

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愛財色

師曰知恩者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長齋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

合如是

京兆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

不相見

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石門蘊禪師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

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

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

禪宗正脉卷第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四三〇頁上一三行眉註「無情說法語」，徑作「無情說法語」。

一 四三三頁下一二行第七字「真」，徑作「直」。

一 四四一頁中六行夾註右「不待」，徑作「不得」。

一 四三七頁中七行「匡仁禪師」，徑作「匡仁禪師」。

一 四三七頁中一〇行第三字「那」，徑作「那」。

一 四三八頁下一一行第一四字「頌」，徑作贊頌號「頌」(陰文)。

一 四四〇頁中二行第一四字「淨」，徑作「靜」。

一 四四〇頁中一〇行「斂鐘」，徑作「聲鐘」。

一 四四一頁下一二行第三字「頌」，徑作贊頌號「頌」(陰文)。

一 四四三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篇」，徑作「篇」。
一 四四四頁上一三行第七字「擊」，徑作「繫」。

不

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開恭師應諾林曰刺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我耶林曰不受我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我師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我林曰如是如是○僧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增收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三

三五

禪宗正脉卷第十三

禪宗正脉卷第十四

賞四

青原

龍光禪師僧問賓頭盧一身為甚麼赴西

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里盡逢春遂

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樂暗

雲尊者不移元二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石藏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

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

重雲暉禪師創温室院常施水給藥為事

僧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

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瑞龍璋禪師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

南荆湖但有知識禁林無不參問來蓋

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個去處然

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

集

從它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

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

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

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恠非干我事若

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

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
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
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
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

龍報慈嶼禪師問僧甚處來曰卧龍來師曰

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

宿客為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

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

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

放汝三十棒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抵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

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稍郎子未遇

人在

龍合珠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

賞四

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

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

來名個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

名即不無畢竟名個甚麼曰抵這莫便

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

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

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

甚麼不道師曰覓個領話人不可得又

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

姓個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

且從汝本來姓個甚麼曰待漢水逆流

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甚麼不道曰

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

龍紫陵匡一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

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

浪足噴岫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

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

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

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

賞四

同安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路逢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

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師一日遊山大眾隨後師曰塔前翠竹

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

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會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恠淵明師曰閣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塔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

普聞

普聞○問僧寅哺飲啄無虞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閣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閣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

在

山延

上藍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嗣洞山印解

峰金

天池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

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它

益州

益州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春風

佛手巖行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

師豎一指法眼列云 還有也未

龜洋慧忠禪師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

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

腫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

賞四

四

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嘗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

覺

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

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

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

藥等力者怖駭弃去但諦見自心情見

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

者也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

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

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

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

漢始得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

師曰遍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

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

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賞四

五

智門

智門欽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已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

如何師豎起拳

薦福

薦福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

曰修證即不成

大陽

大陽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

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

王劔師曰腦後看

五峰

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

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

廣德

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關

聞堆堆觀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
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閣黎作麼生師
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青取
第二代廣德師次睦住持聚徒開法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

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
躍無源水嬰啼枯木花○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煖隈陽○問
如何是宿中宿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
不自知曰如何是宿中主師曰茅戶挂

珠簾曰如何是主中宿師曰龍樓鋪草
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
不面聖堯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鮮菓乍開蠅啼師曰見後如何
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問古人云言

賞四
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
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廣德周禪師僧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
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教中道
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說此人

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
無曰鹽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石門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
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

衫○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
老夜燒錢○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
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
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
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

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
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
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
麼則千里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
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

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
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紫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
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
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

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
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歛手堂前
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
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呀却成
迷

普宣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
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
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

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
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
向無生國裏曰莫是它安身立命處也
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

師曰與波不作浪曰忽然傾瀉倒嶽時
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
裟角○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
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普淨常覺禪師初訪歸宗問法省悟歸宗

將順寐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它後

濟衆人莫測其量也○師以時機淺昧

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謫之

賞四

咎我寔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

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

福何滯哉○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

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

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個甚

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

服師號皆却而不受

雲頂德敷禪師○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

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

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管將猛

省

石門遠禪師初在石頭作田頭門問如何

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轉天地朝陽

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

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

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

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

烏龜

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

賞四

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

石門筠首座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

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

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

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

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携鉏便行

大陽警玄禪師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

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初

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

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

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

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

道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

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

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

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

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藉藉

山歿辭塔至太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

主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

鉢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

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

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

出來我要相見僧曰齊師曰這個猶是

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

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

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

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頻呻二

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

賞四

絕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

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

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僧問如何是平

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

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

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嘯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

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

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裡有出身之路作上

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

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絕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鄧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

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漢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掇奇浮山遠禪師使為求法器偈曰陽廣山頭草憑君

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窈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藥山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

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道路

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嵩州羅紋玠山主僧問親切慶乞師指示

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道吾詮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實四

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

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兩三春平地風

授子義青禪師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堂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

離文字空可講乎即棄遊宗席時圓鑑禪師即浮山遠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

徵屈且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

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

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切切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

禪齋

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襪囑曰
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自護持遂
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
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兼曹
谿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草軍碾令

禪齋

依圓通秀禪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
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
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
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
繫林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

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
禪去師曰羨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
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
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
曰惟得甚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鄆陽春
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
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

聖光

●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 聖壽且道
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
辰高 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
則天地懸殊弃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

五位

卓拄杖曰百雜碎○師作五位頌并序
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
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
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
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

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汎混於金河
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
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
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月明羞自影朦
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

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
披雲鳥道出塵埃燕中至雪刃龍身不
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
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撥
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

聖光

興陽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
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
棟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
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
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

聖光

陽笑而去 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
百非向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
屈祖宗豈况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
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
家商量○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

幻泡幻終成辨若無個泡幻大事無由
辨若要大事辨識取個泡幻作麼生師
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
曰西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
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

聖光

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
遍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
親近得此人大敞鄼開若親近不得時
中以何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

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

間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羅浮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

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白馬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個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個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雲門運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

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向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個孩兒抱花鼓草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個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

實四

十六

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梁山真禪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

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芙蓉道楷禪師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搥師

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閣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

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師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為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

實四

十七

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縱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關

它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上堂畫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

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闌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個甚麼事良久曰剝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喚

僧位

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
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
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
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
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

蓋却
今時

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雷火難追擬議之
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
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
到這裏佛也為你不得法也為你不得
祖師也為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為你
不得山僧也為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為
你不得直須蓋却今時去若也蓋得今
時佛也不柰他何法也不柰他何祖師
也不柰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柰他何
山僧也不柰他何閻羅老子也不柰他
何諸人且道如何是蓋却今時底道理
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
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
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

尊

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法身者理
妙言玄頓起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
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
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它作解蒙昧
兩歧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

蓋

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
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
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
卧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
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
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
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得致
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
當揚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
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
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
太陽○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曉露
海雲遮又示家一
篇見門

調換

大洪恩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
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
仞直得冰河綫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
善能橫擔豈秀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
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

調換

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
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拈掌木女
呵呵師曰杓下聽虛聲熟睡饒謔語曰
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
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師嘗設百問
以問學者其畧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
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
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
眼禪人試請甄別張無蓋書問三教大
要師答甚詳不備錄
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
中別有清涼個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
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
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
不居徧
報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意直下便承當錯認為矢惺惺底集
著磕著情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菻塞
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
心能幾幾擊禪林下座

明美丹霞子淳禪師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賞四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摩法師恁麼道祇
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
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
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驚
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

有語
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
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
草求人不知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
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
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窸窣三更尚
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
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金菊昨開蜂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
枯花謝了無依

明美淨因枯木成禪師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

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
頭女至今遊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
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栽○上堂知有
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

賞四
那個是佛祖向上事有個人家兒女六
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太闌提無佛種性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
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
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明美寶峰照禪師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
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
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
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
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
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忘想正當今
日你是何人○上堂本自不生今亦
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
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
慶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

禪形

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
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
切塵勞獄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
人道墮肢體點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
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

明美石門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
定禮樂還委恁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雪下僧問
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
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

心空

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祇如
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個心空
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
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
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

賞四
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
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為無不為天堂
地獄常相隨三尺杖子攬黃河八臂那
吒冷眼覷無眼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

三脚龜脫取葢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
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如何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驕騰隨
分過更憐何處不風流吐

天監天監誦禪師初住韶山上堂韶山近日沒

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
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
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
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
魚化龍痴人猶厚夜塘水○僧問如何

是君

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抵一人曰
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
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
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
眸疑不瞬妙體鑒旁求曰如何是君臣

實四

二十三

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

天監

天監誦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
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
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
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

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
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
寶階朱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
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颼颼蘆花紅蓼滿
江灣

梅

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
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上
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普賢

普賢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
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

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
何是正中来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
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
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
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鹿門

鹿門燈禪師謁芙蓉問曰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迹泯然從容進
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
養撫而印之

資聖

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

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瓊
瑤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
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
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
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洞山

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
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崐
崙戴雪行

太傅

太傅高世則居士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
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

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
坦平照輝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
明

大洪

大洪守遂禪師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
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

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
五色絲條擊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
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
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還會麼善
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驚子看如盲

詞并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扣丹霞之室霞問如

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開

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

狀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

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

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

不徹

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

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上孤峰頂過

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

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偏十方未入

只道

柴○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

自得且道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上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

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

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

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

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為甚麼却疑著師

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上堂幻

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

麼見得過橋村酒幾又作舞云見麼見

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

不被玄妙汚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

海水已是洗脫不下○上堂窮微喪本

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

針密處不露光銚玉線通時潛舒異彩

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

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

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

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

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更道師擬

議霞打一拂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

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

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

○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

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

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個消息去夢回

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

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

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

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

與諸人畫個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

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

不徹

狀

賞四

賞四

賞四

金針

功位

賞四

賞四

賞四

賞四

賞四

空劫

釋迦

賞四

清虛無身

歷過始得○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容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纒回分化事

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

溪邊舞

大洪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此詩

尼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本無圓通德止禪師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

皆曾見

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時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個窠臼

賞四

賞八

正如是間忽遇著個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個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林上佛陀耶

智通景深禪師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開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教方有自

大死

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聞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癡羊絕跡蒼梧月鏤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

華藥

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是如是去住無依了無背向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逢觸處玄

賞四

賞七

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恠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

會師即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

蜀石

香山尼佛通禪師遂寧府人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突不得也遂寧

突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紫者自紫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雪實嗣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

九位

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劍
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開
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
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
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

功墊
阿答

中正師曰團圍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
師曰齧鐵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
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
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

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
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
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
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
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實四

三十

善權智禪師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
樓酒椀乾

淨慈自得慧暉禪師謁宏智智舉當明中
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

窮理
盡性

相觀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
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頻明前話次
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
時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
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上堂

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
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
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
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
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帽蒙

飽參
句

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
知風穴知雨甜者甜苦者苦不須計
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
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
麼野老不知堯舜力繁繁打鼓祭江神

實四

三十一

○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芳叅回途
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時猶照賓
主交叅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

石窓恭禪師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

真格
真見

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欄葉聲忽然
有省後依天童始明大旨○上堂春風
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
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
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
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
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痴人前第一
不得說

光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
船兒載曉風一向頓超情量外道無南

真格
真見

北與西東所以切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
祖祖了無一法為人子子孫孫直下全
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
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

霽天淨洗於水輪宛轉旁叅叶通兼帶
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纜
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
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
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

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恁麼群陰消滅盡
來日是書雲

大洪為禪師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
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然超佛
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

賞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巖
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
手入鄮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
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

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

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
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
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
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
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水
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靚面相呈諱
不得便恁麼若為明碧天雲散月華清
大洪雪峰深禪師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
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

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
此惜福緣不勝耳

大洪慧日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
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
愁樓擻頭

天吉祥實禪師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
席一日偶失笑喧眾衣擯之中夜宿田
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
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然堂謂侍僧曰這

漢却有個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
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
實上座師於是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
纔彰五位分君臣叶慶五雲屯夜明簾
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

天雪竇智鑑禪師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一夜落花兩滿城流水香

禪宗正脉卷第十四

禪宗正脉卷第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四五頁上三行「禪禪師」，徑作「謹禪師」。
- 一 四四六頁上一五行「般戔」，徑作「搬柴」。下同。
- 一 四四七頁上七行「嬰啼」，徑作「嬰啼」。
- 一 四四七頁下八行正文第二字「靈」，徑作「寧」。下同。
- 一 四四八頁中一八行「不辭」，徑作「即不辭」。
- 一 四四八頁下四行「太陽」，徑作「太陽」。下同。
- 一 四四九頁中八行第一一字「漢」，徑作「嘆」。
- 一 四四九頁中九行第一一字「奇」，徑作「寄」。
- 一 四五三頁中一六行「妄想」，徑作「妄想」。

- 一 四五四頁上一行第六字「般」，徑作「般」。
- 一 四五四頁中一六行「芙蓉」，徑作「芙蓉」。
- 一 四五五頁上一五行「般取」，徑作「般取」。
- 一 四五六頁上末行第二字「育」，徑作「盲」。
- 一 四五六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教」，徑作「放」。
- 一 四五六頁中一八行第二字「翁」下，徑有分段號「○」。
- 一 四五六頁下一五行第二字「往」，徑作「住」。
- 一 四五七頁上一七行第八字「兩」，徑作「雨」。次頁中一七行第七字同。

禪宗正脉卷第十五

賞五

青原

禪宗

明善雲門文偃禪師

嘉興人也

初叅睦州州纔見來

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

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

賞五

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

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

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

轆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

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

雪峯

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

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

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

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

上帶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

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擲胸把住曰速

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

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

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

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

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

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

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

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

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

抵靈

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

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

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迺

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後廣主

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

廣主

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

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

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

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

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

賞五

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

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

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

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覩看

是個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

根思

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

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

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况復有言

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

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

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

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

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

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

尋言

十地

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

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

隔羅鼓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

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

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

賞五

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

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

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

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

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

大家

舉○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圍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云某甲無氣力○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

齊

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太修行人師曰一盃在手○上

則

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聯珠又云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

信

亦須是實到這個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個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

賞五

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

靈

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啜將去三個五個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汝諸人不柰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汝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慶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又上堂○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

特

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普請般紫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個○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堂三門又曰

賞五

似

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個兩個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向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七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

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
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
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

日是好日
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
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苦
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
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
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日唱

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
何師曰火裏蟬螻吞大蟲○問如何是
雲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
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人天眼日至換
下句稍異

○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
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
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
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罷

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
不在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
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
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

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
看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
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北斗裏藏身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
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換子如何是向

上關換子師曰東山西嶺青○上堂函
蓋乾坤目機鉢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
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錠破三關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

曰響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
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
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
麼處懺悔師曰露問如何是一
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

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向上與汝
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
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
與麼師曰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

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
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
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

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
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講僧參
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
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
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

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
此已後失却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
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
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
問措後果然失目○示衆真空不壞有

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賞五

僧問佛法如水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

說不

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漏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

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如何是清淨

賞五

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塵塵三昧起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師

山到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它道却令它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

湖藕

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

賞五

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個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知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項上著枷脚下著扭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大人境界○僧舉灌谿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

示衆

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谿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它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賞五

聖得

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繞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

個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

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持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

每見僧必顧視曰蓋僧擬議乃曰噫後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雲門顧豎喚僧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

門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剗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為師若向衲僧門下天

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個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曰這個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

虛頭漢雲門開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

上堂但然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

謬去也師便打○上堂大眾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往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僧巴陵新開顯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

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擲踣跳上梵天抄破帝釋鼻孔你為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

已後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盃裏盛雪門曰它後老僧忌日

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雙泉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個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問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如何是定師曰鰲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

四

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噉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個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

賞

十三

全得這個力

香林澄遠禪師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關後明教寬聞舉嘆曰須是

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

問

山○問但有言句盡是實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萬頃荒田是誰爲主師曰看看

對

臘月盡賞○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捨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護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說水汝且釘釘喚甚麼

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橫行一切人不

論

柰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它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柰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

賞

十四

收得元本契書麼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

對

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個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

洞山守初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

對

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汝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慶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它後向無人烟處不

賞

十五

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擦無油○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
師子

聖泐潭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
關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
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

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
麼問

聖奉先深禪師○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
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
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
明至中夜方省明即金陵清涼智明禪師

聖披雲寐禪師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
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
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

千般妙不是誑和不是經○問如何是
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前一則在聯珠

聖舜峰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
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
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
西

聖般若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
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上堂衆聞
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

盡來參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
座實五

聖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
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個草裏漢遂參
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個脫酒衲僧由

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靈
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

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
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
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

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曰莫曰
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聯珠

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
師曰乾柴濕柴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
○上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

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
與道全乖若為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

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
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畫時解脫鈍根者
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

與你入拔舌地獄實五

聖雙峰欽禪師僧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
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

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
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靜施為曰如何

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
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
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
法王綉師曰鋸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

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
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
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

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燦真珠
羅資福詮禪師僧問靚面相逢處如何顧鑿
嘆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
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
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

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羅黃雲元禪師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
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
機道甚麼珍重

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

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
會師曰早收禾

羅大容禪師僧問既是大容為甚麼越出
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搯搯○問

賞五

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
個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
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
向

羅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安心無處即

菩提正當安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
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安心無處即菩提
羅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與天下人作榜樣

羅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

羅洞山清稟禪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
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
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
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

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
稔迎住洞山

羅北禪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

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
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

賞五

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
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

羅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
如大衆若得真如即隱却山河大地若
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

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
羅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個聖僧
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
竭斗不易道得

羅藥山圓光禪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

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
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叅衆去僧曰灼
然師曰更踴跳便打

羅奉國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
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問名不見

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
至今猶存

羅雲門球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
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曰學人不
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淵

聲

羅佛陀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
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揚塵

羅慈雲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
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門徑化城鑿禪師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
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為涅槃門麼莫錯
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

賞五

二十

聲

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
恁麼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
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
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它門戶
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

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
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
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
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
犬聲啼夜不休○僧問如何是向上關

挨子師曰扳劬攪龍門

佛護

國和尚上堂實際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
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

座說個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

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
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
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
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

賞五

二十一

麼對眾吐露個消息以表平生行脚然
善知識具燦迦羅目不被人瞞豈不快
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賣買不
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

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

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
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

覺華照禪師僧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

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

延長山和尚僧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
個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
便打

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挨子師

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

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

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
問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繞見便把住曰

雲

門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

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聲
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
來見解何勞再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
慕子山庵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
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
無為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

賞五

二十一

答師以手撫髮曰有髮即撫無髮又如
何師曰非公境界

寶華和尚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

繩牀僧曰若是這個不請拈出師喜下
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

^晉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個甚麼

曰孔雀經雲曰好個人家男女隨鳥雀
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
尋住月華○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
視曰好個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

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景的猶是龜毛
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
宿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
師曰細而詳之

^晉樂淨匡禪師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

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
指○因普請打鐘次僧問古人種種開
方便門和尚為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
楸著

^晉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

二十三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
遇于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
同

^宋文殊真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曰黃河九曲問古人拊掌意旨

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宋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宋德山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桃源水遠白雲亭○上堂一塵纒起

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
塵纒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
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
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
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宋乾明普禪師僧問萬行齊備古人不許不

落功勳遂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人未曉

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宋中梁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

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宋黃龍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

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宋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

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

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

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隨波逐

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

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

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

台檮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

賞五

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宋泐潭靈澄散聖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

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裁

三個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庵每見西

庵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

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宋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

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個婆婆兩

個癩○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

門曰爭柰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

上擊金鐘○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

秤鎚硬似鐵

^宋福昌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

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

裏着山○上堂畫乾坤大地微塵諸佛
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
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
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
下座

賞五

十五

建福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鷓鴣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
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寒北鷓
鷓慕西秦

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
隨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
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
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
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問蓮華
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
何師曰荷葉○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
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
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
糝椒薑○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

驛字

羅

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柗檀叢林柗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
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柗檀圍繞或
有柗檀叢林荆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
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

若無安身立命處踏破草鞋闍羅王
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峰較秣
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畚且道明
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
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畚須

是燒畚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
一世貧

福嚴

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僧
出問如何是佛山荅曰麻三斤叅罷山
至寮謂師曰我今日荅這僧話得麼曰

賞五

十六

恰值其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
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
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
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日
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

開福

賢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
曰耳裏種田此則照珠有頌○上堂不
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
何事師曰一葉落天下秋

山盛

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

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
無伎倆出

蓮華

峰祥庵主僧問如何是雪裡泥牛吼
師曰聽曰如何是雲中木馬嘶師曰響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

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它
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杜橫肩
曰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言畢而逝

德山

遠禪師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

賞五

十七

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
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
會麼聽取一頌雪齊長空迴野飛鴻毳
雲片片向西向東

開先

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

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
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一)上堂叢林規
矩古佛家風一叅一請一粥一飯且道
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信心不停念念
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

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叅

觀金陵天寶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

筒又雲門示衆曰拈半烈三針
筒筒鼻孔云云載于聯珠頌古

法雲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

山青水綠

編製藍田真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實備途

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

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

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

這裡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

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

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

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

恁麼去叅

編製雪峰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

量快須管地不管地蹉過平生沒巴鼻

咄

編製西峰豁禪師謁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賞五

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

擊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

歸住寶龍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

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

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

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

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

人之教也

編製洞山曉聰禪師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

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

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

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

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

夜望雲居拜之△問達磨未傳心地即

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

看

賞五

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漓寬其

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

慶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少

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

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

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

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珍重○上堂

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

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

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

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

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

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

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泣夜來好雪

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

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因事示衆

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

鼓腹唱巴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

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

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為人師曰
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
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
園蔬枯槁甚堪水潑波稜

對南石霜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

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遇
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
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
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纜上階
道便好回去更待第二惡水潑作甚麼

觀聖泐潭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誰

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碑額
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
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
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個更別有曰

賞五

三

觀聖雲蓋顯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
盡攢眉

觀聖上方嶽禪師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烟竹榻

和水半夜眠粥後放鬆三下鼓孰能更
話祖師禪便下座

觀聖育王坦禪師僧問中有師曰金河峯上

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臺前○上
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

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
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
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觀聖金山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

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

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
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
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
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
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

賞五

三

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
不是取捨心重信邪顛見諸人要知麼
猛帚不頭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錘○
觀聖寶重顯明覺禪師橫經講席究理窮玄
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余指南

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
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繞近前門以拂子
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
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僧問吹大
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

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
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
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
發明個甚麼事馬可五分賓主馳騁問
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輝

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
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
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
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
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還辨明

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即辨明得
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
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案
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

一嗟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永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頌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

賞五

三十一

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兩滴噉花○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示衆曰龍泉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甚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雲蓋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

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悟○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

賞五

三十二

父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曰法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北禪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

不上○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煮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槽榼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它牆到被時人喚作即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尙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禅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

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為侍者師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

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儀瘦骨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骨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骨中的既往如在芳覓馬覓當機隱顯骨

絲長諸訛金烏卓午骨迅風霹靂

開先暹禪師操行清苦徧游師席以開悟為志叅德山見山上堂頌視大衆曰師子頻呻象王回頤師忽有省入室陳所

賞五

三十四

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鷲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

繼祖燈道漸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雖
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
間尋師擇友未嘗間今朝得到無心地
却被無心越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
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總秀州資聖勤禪師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
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
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
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
無邊刹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

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
月山鎖一谿雲卓拄杖下座
詞潭州麻苑主禪師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
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
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

賞五緣而會寐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
坐若向這裏辨得縑素許你諸人東西
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
有了日在叅

詞雲居曉舜禪師號舜少年處猛忽悟浮幻

技師出家乃修細行○泰洞山一日如
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
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
不知其飽忝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
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

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
如何師曰照天照地長揖曰且請上
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憐憫即還洞山
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
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

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
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上堂舉夾山道
開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
僧雲居即不然婦搗機軋軋兒弄口過
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扇尾跳大

海劔刃裏藏身雲居這裡寒天熱水洗
脚夜間脫機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
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禪宗正脉卷第十五

禪宗正脉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六一頁上一五行第四字「太」，
經作「大」。
- 一 四六一頁中一五行末字「夢」，
經作「此」。
- 一 四六二頁上七行「無圓覺」，
經作「無緣覺」。
- 一 四六二頁上一五行夾註右第五字
「至」，經作「互」。
- 一 四六二頁中一三行「一鍤」，
經作「一鍤」。
- 一 四六二頁中一九行「如何何是」，
經作「如何是」。
- 一 四六三頁下一五行第四字「千」，
經作「干」。
- 一 四六四頁下一八行第七字「木」，
經作「本」。
- 一 四七一頁中一五行三角號「△」，
經作贊頌號「頌」(陰文)。一九行

同。

一 四七二頁下四、五行，徑有眉註「開堂日示衆」。

一 四七二頁下末行，徑有眉註「不二法門」。

一 四七三頁上三行「春永」，徑作「春水」。

一 四七三頁上八行末字「僧」，徑冠以贊頌號「頌」（陰文）。

一 四七三頁上一三行分段號「○」，徑作贊頌號「頌」（陰文），一五行

一八行、末行同。

一 四七三頁中三行「商量」，徑作「商量」。

一 四七三頁中一二行，徑有眉註「分歲烹牛」。

一 四七三頁下七、八行，徑有眉註「焚師真」。

一 四七四頁中六行，徑有眉註「古鏡未磨」。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賞六

青原

山院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于洞山師衣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

賞六

佛排作原教論十萬餘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君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

佛排

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輿駕謁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日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

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莫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磬居簡嘗著五種不壞齋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山院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

初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

潭曰今日被上藍觀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船何打破舟斗

潭潭曰今日被上藍觀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柰船何打破舟斗

大發

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于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威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上堂太陽東昇燦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

賞六

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叅○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

事○上堂言鋒纔發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月中透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礙不用尋聲香

臺下座

承天承天簡禪師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莫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

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遺雖說遍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聲

九峰九峰韶禪師上堂山僧說禪如蛇蟻吐油

賞六

捏着便出若不捏着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唇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

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王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理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

西塔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白裏

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雲居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便下座

今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

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

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

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

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

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囉囉

王泉承皓禪師於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

在三昧製續鼻祖書歷代祖師名字乃

曰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業

林目為皓布衲元豐間首眾於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廬門如所言而逝冬至示眾曰畧運推移布衲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自贊

宜字大

粥稀後坐牀窄先卧耳聾愛高聲眼昏

宜字大

雲居慶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

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為法非延從一念萬年千古在目

月白風恬山清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

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

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

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上具

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

辨路高低

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

晝夜南閣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寐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鳥受記便下座

宜字大

天衣義懷禪師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

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

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决忽遇言法

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

明覺顯也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

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

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

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

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

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

打出如是者數四尋鳥水頭因汲水折

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

言勘破維摩詰覺開相几稱善後七坐
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上堂衲
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
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
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

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

即賤驅耕夫之牛令它苗稼豐登奪饑
人之食令它水絕饑渴遇賤即貴握土
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
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

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
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
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義箇迷

賞六

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雁
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
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狄
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奉
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闢富不用都來

不直半分錢●上堂靈源絕朕普現
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塵塵不
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畫
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

設

釋

見之鬼神茶飯中士得之狂心頓息更
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青蘿黃鰐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
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
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室中

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
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又曰蜀魄連宵叫鴉鴉終夜啼圓通門
大啓何事隔雲泥●師舉金剛經云若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

賞七

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
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示眾曰百骸俱清散一物鎮長靈百骸
清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

佛剎花無數起眉毛子細觀●
承天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
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
池

南明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君山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裏十虛至
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
迴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

物流揮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跡把定
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
頭寒山拈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
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洞庭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閑舉須彌

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
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
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覺曰
這裏容和尚不得
備撰曾會居士切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

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
遷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
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
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
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賞六

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
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
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
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
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

法寶

納僧出這婆子圈橫不得麼公曰這裏
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
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圓通訥禪師肄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
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

定

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請
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道價日起

法昌

法昌遇禪師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
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
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難甚處師曰

學

法寶

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
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
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
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
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

賞六

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
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
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
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
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

法寶

別

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
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
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遂棲息
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
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
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
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
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澣眼特
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
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

法寶

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
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
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
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
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

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
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
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
人汝等正是吟謁乞丐懷寶迷邦靈利
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
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
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
國師○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
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
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

賞六

法昌

計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
○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
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
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
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

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聖廣因要禪師上堂古者道祗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

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深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

開雲居了元佛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〇問如何是諸

佛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〇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

賞六師曰緞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推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眾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眾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今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

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為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狗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〇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

東坡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于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祗如山僧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三首其一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餘不偈錄

開智海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

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海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柱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

覺林下座〇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輟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

上上諸禪德達人不得錯舉〇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兩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

開〇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宵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開天章楚禪師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

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聖蔣山泉禪師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

暖柳條青○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

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使下座○

賞六

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

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柰行人恁麼去

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

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

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

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

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

山川

聖慈雲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

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

人麼微雲穿過你觸膜片月觸着你鼻

孔珍重

聖歸宗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

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
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人天眼目云
秋船橫古路
○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人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顛頂舉來看寒山拾得

禮豐干

聖天官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

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

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

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

寒枝

聖福昌信禪師上堂召大眾舉頭師曰南

山風色緊便下座

聖慧林宗本圓照禪師遊方至池陽謁振宗

賞六

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

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

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

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宗一日問師即

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
難於是名播寰宇○僧問上是天下是
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
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
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

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

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

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

以拄杖卓一下

聖法雲圓通秀禪師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

因謁鐵佛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

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

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

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

賞六

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

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

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僧問

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

香風使此

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一作牛奶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眾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

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鈍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

節相喚喫梳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鉅硬似鐵

關天

慧林若冲覺海禪師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

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

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先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關天

長蘆應夫禪師上堂召眾曰江山遠檻究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覆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

賞六

六

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

關天

佛日智才禪師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難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

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雜雜塞汝鼻

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塞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禪亮隔

天鉢元禪師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燕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跡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眾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

關天

樓賢遷禪師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罵晒晒現現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賞六

七

梵言首座示眾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三祖會禪師僧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

除

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獅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猶如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

後澄照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眩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雙崇德澄禪師秀州上堂觀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

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後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

賞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後報本存禪師在天衣受請上堂曰長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違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

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後開聖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

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後衡山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鎮鄒佛尚不在纖塵何立直教須

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後雲門侃禪師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

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眾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眾無對乃拍禪牀下座後太平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

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後佛足祥禪師僧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

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後明因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

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更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後侍郎楊傑居士號無為歷參諸名宿晚從

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祀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衾稱善後會芙蓉

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數年暮日七年
公曰學道來參禪來暮日不打這鼓笛
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恭
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公大笑公有辭
世傷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

賞六
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慧日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
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无解
冰消

中際遵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
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為蜈
公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紫鐵舌
徒增醜粘鈍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
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

啼

百丈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
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善權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
磨西米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
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
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
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
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象

賞六
崇福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

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
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
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

鳥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大隆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
時逢見釋迦處處撞着達磨放步即交
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
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噫蘇嚕

唵喇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平旦寅
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
麒麟看北斗向陽椰子一盞青

余判劉經居士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
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

師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
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
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
有省歲餘官雖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
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

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
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
不得則有不靈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
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
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

一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
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
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
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
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

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
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
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
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
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

神異

體正 崇福 林冲 聖賢 寶

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

山泉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

明密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洪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

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它日為門下賀也

寶六

三三

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作高齋自述法雲善本禪師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

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繞層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太無厭生○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畧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鬘鼻擲拄杖下座

禁金山善寧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

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

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註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刺

禁壽州資壽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

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

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禁秀州本覺一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中玄師

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

寶六

三四

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禁授子頤禪師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出

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

餘是甚椀躡丘叅

禁地蔵恩禪師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

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鐵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

禁靈曜良禪師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

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
每遇月朔特地開釘家風抑揚問答一
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撮上借水獻花
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葛
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賞六

二十五

香山泳禪師上堂心境現境逐心生心
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
箇甚麼得來若道是拄杖暗却汝眼若
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
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

下座

雲泉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
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吐

石佛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
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

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妻不言
嫁

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過去已過去未
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
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

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
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僊巖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
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
却是你怪怪

慈濟聰禪師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
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
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白兆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
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

賞六

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
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它
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
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
瞬目真喜愛憎寐默游戲未始間斷因

賞六

二十六

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
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
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
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
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

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
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
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極為初
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
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福嚴初禪師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
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
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
而無邊利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
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德山仁繪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
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香積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
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在甚麼處良久

賞六

二十七

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相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匠隨
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
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
沒宗風恥它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

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楚寒光動劔出豐城紫氣橫

嗣法真空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個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嗣慈華嚴智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

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殘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嗣慈永泰航禪師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

蕭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極麼得且道得個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嗣慈壽聖邦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

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嗣長蘆嶺禪師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白

賞六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

嗣佛夾山齡禪師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森

嗣元元豐滿禪師上堂此劔刃上事須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快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

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為釋子鳴曰贖人徒側耳便下座

嗣天善勝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

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

賞六太平

嗣西京招提湛禪師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

白面郎穿花折柳垂中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噴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羅羅哩拍手一下下座

嗣淨慈明禪師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

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
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
高着眼擲拄杖下座

明法雲峯思慧禪師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

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

五不勞久立○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

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

月落梅花慚愧太原亭上座五更聞鼓

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

○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

絕學無為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
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
現形如驢覷井總無計較途轍已成若
論相應轉涉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
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賞六

三十一

明法資福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
根炙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獨斫
若也得穴不斫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
下曰這個是根那個是穴擲下拄杖曰
這個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明法雲峯禪師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

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

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

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

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

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浩浩地聲

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

裏遊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

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

兒輾繡毬○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

警色

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

鐘聲送夕陽○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

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曰謝師答話師

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

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

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

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賺裏轉却遂

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

詳脉

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

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

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蓋師曰筠束

吉頭上挿筆

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露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道場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

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天竺從諫講師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

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

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

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

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

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普濟禪師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

雪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

祖師意也無其或未良久曰看看

尼法海禪師首卷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

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

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
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于顯

相富弼居士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
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授子法席
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為衆登座見其

賞

三三

碩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
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顯見即日
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間汗流浹
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顯
公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

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顯師

證悟號

朝

尼文照禪師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
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
好肉刺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

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

憍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朝

萬年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
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紙如僧問乾峯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峯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
與它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咬石
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賞

三三

慧林懷深慈受禪師依淨照於嘉禾寶聖
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
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
蔣山佛鑑勸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
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

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

曰恁麼那師郝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

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

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

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

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

閑舉著便請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

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箇豈不是活

祖師意○上堂雲是何山起風從甚淵

生好個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

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個中本
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
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
金吽

萬壽瑣禪師凡見僧少問近日如何僧擬

議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

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天衣哲禪師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

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

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

畫樓中

智者詮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

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地漢始

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

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賞

三三

報恩然禪師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

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

如是罕達穿耳客多遇刺舟人一日謂

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

卒而逝

^明雪峯演禪師上堂遺迷未悟不知迷是悟
之鈍鈍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
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
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峯頂五雲遮
^明衛州王大夫參元豐於言下知歸既而回

壇山之陽縛茅自冢者三載偶歌曰壇
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
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
夫狂

^明蘇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秋初夏未合有

青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
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
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
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燦
躑端居則寶座巍峨梵王引之於前香

^賞三五

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
後代兒孫遞相倣倣三三兩兩皆言出
格風標切切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
搖舌宛如鍾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嘗稍
麻竹葦更逞遊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

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
三十棒且道坐夏實勞如何酬獎良久
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明秀州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
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

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明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騎在眼空花
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
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
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

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
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
花眼本無睛屬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明靈隱惠淳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

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
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個甚麼良
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明淨慈月堂道昌禪師上堂未透祖師關千
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
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
下依籬雖得價動它柄杓也無端

^賞六

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
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點絕純
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
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明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
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香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閑祇聞夜雨滴芭
蕉

^明香嚴如壁禪師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刹
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
何門不可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
敲動更問個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
^明國清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

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道不得且道請記在甚麼處若也知處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陸光 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象

貴六 派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

三十七 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峯

聖主 靈巖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翻 玉泉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

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翻中 光孝深禪師上堂維摩一默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四七六頁上七行末字「君」，徑作「居」。
- 一 四七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從」，徑作「促」。
- 一 四七七頁中一二行「山清」，徑作「山青」。

一 四八〇頁下一四行第一四字「兩」，徑作「雨」。

一 四八四頁中二行「唱道」，徑作「唱導」。

一 四八六頁上三行第一一字「上」，徑作「土」。

一 四八七頁中五行「香卓」，徑作「香桌」。

一 四八八頁上一七行「灸病」，徑作「灸病」。

一 四八八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勝」，徑作「脉」。

一 四八八頁下九行「莫妄想」，徑作「莫妄想」。

一 四八九頁上一行第一三字「涵」，徑作「涵」。

一 四九〇頁中四行眉註「提湛嗣招」，徑作「嗣招提湛」。

一 四九〇頁下一四行第九字「閑」，徑作「閑」。

一 四九一頁上一三行眉註「嗣山麓海」，徑作「嗣岳麓海」。

禪宗正脉卷第十七

賞七

南嶽

黃龍慧南禪師同安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

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

賞七

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永銀徒可說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

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刺諸方件件數為邪僻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肯如云

夏 聖 著

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嚙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它勘破婆子罵師

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話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日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領之○

泐潭 同安 不詳

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密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憚自是

泐潭舊好絕矣○僧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眾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

聖 著

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苗藥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什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敲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吐○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

二人 同到

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道遠平我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躡

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

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

高麗

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捆捆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室中常問僧曰人

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

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高麗黃龍晦堂心禪師赤雲峯悅禪師三年無

高麗

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藥南禪師師至黃藥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

佛

多福如何是多福一葉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藥方展坐具藥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

高麗

尋藥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上堂愚人除境不空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

高麗

高麗

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鋞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管爾爆動便有五

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乃須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

自

洞然更非它物珍重○上堂若也單明自己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

高麗

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

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為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娼坊我則亦

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為人眼

高麗東林常總照覺禪師久依黃龍密授大法

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

曙照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
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床下座

寶峯克文真淨禪師坐夏大瀉開僧舉僧
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

黃龍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
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
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
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
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

沐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持
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迷令去住黃
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祗下得一轉語便
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
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
賞七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
僧不在師曰向甚處去龍曰天台善
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
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
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

僧

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僧問如
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西之有師
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
不得禮拜僧便歸來師復笑曰隨語生
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

百八

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
曰烏龜入水○上堂佛法兩字真是難
得人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
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
動則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

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
誤它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祗有一口
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
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
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

賞七不斬無罪之八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
三十拄杖

雲居元祐禪師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
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
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

了殃及子孫擊禪林下座○上堂一切
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林曰梵音深遠
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
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
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

如是信擊禪林下座今諸三塔師始
創也

黃檗惟勝禪師居講聚時偶以扇勸窓
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
時間因大悟白本講講今參問師徑往

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進還黃檗主
人龍集眾垂語曰鐘樓上念讚沐脚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答曰猛
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
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
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
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
亦不推磨亦不鞦韆前面是茶山背後
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摸破你面門於此
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賢祐聖居禪師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

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拘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

心無愧

賞七

八

賢開元琦禪師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

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什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巖解顏辭衆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閒侍翠商榷古今適大

底知

雪羣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帝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散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

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及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退它語脉

賢仰山偉禪師挈囊遊方至南禪師法席六

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頭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眾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歲不得既歲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

賞七

九

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

賢福嚴慈感禪師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

會苦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賢雲蓋智禪師問法昌遇禪師籍歲西山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捨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

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

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

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賢報本元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

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還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

賞七

十

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賢隆慶慶間禪師謁黃龍於黃藥龍問甚虛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

三問

師曰百千諸佛亦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間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

似驢脚師曰驚驚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辨

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人如何師曰作甚麼曰它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

二祖宗禪師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撮拍一拍

泐潭英禪師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

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樓雙嶺後開法石門火之遷泐潭○上堂顧視大眾曰石門巖嶽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

三問

不逞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不問

保寧圓瑛禪師上堂廣尋文義鏡裡求形息念觀空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豚一切尋常深適白雲甘鳥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思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雲峯道圓禪師修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

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迷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猫隊翠見為助喜

十二

四祖洪演禪師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清隱潛庵源禪師上堂先師初事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與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靈秀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

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

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

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寶積翠永庵主示眾山僧住菴來無禪可說

無法可傳亦無差殊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它烟滅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寶歸宗芝庵主依黃龍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沉于泉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藤藪初離焙筍

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開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庵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慧黃龍死心悟新禪師謁晦堂堂豎拳問曰

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

念却

到此方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插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

景

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

清珠

曰但識取罵人○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清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著釣舟傾○室中問僧月晦之陰

王正

以五色彩著於瞋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

慧

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則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黃龍靈源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

偷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鉗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

景

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

變葉團團似鏡菱角夫夫似錐○上堂至道無難唯堪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暗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變泐潭草堂清禪師初謁大瀉詰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

變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孤峯元來祇是這個賊龍領

變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

乃辭編訪叢林○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下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懺懺○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

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變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

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縑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變夾山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眾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關疊疊開

明月露全真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林下座

變龜山曉津禪師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滄自傷特

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祇管自家點頭嗟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錐莫言不道

變保福權禪師漳州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

晦堂舉奉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

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

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護國新禪師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黃龍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

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吾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

頭上指痒具正服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太史黃庭堅居士以般若風習雖無仕擔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絕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

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媵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草草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

行

繫

朝粥午飯而已●往休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廉桂成放堂曰聞木

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

昏

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請官

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
觀文王韶居士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宵之秘書具恂居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

之即領深旨

泐潭乾禪師上堂靈光洞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個坑窞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

直須是師子兒辟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開先瑛禪師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

畫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

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上奚相依老夫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慧親瑞禪師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為人事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龍曰若為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與○上堂有佛世界以

慧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今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為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

今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慧力昌禪師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

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慧慧圓上座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

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于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自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或庫謂性悟頭語非也觀內翰蘇軾居士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

日如何舉似人

慧雙堯率從悅禪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吾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

慧各慈悲智復與語錐刺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它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其長處智曰

慧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與肯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嗟却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塵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如與人交師因食宴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某忝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任執侍之役非得

早纂

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
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洞見何
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
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

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
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
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
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
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

李雙

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
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
受用得大自在它日切勿嗣吾也師後
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
符領衆臣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

黃七

三三

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
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鷺○
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
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首千頭祇自知○上堂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淨洗
把纜放船印板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
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

妙關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
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
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獨坐泊乎
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
道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直得擺動精神

雙上

著效筋骨向混沌未判已前薦得猶是
鈍漢那堪更於它人舌頭上啞啞滋味
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
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
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室

詩

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
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
得自性方脫生死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
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洞山文即
齊李真淨

法雲佛照果禪師謁圓通瓊禪師入室次
瓊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
曰恩大難酬瓊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機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

茶蘇

黃

二四

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
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
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

雙

禪○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
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
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
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
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

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
未嘗齧一粒米直是訶佛罵祖有甚麼
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

案

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當
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
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
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

賞七

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
疑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案

泐潭湛堂準禪師初謁真淨淨問近離其
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瀉
淨曰甚處人師曰與元府淨展手曰我

案

手何似佛手師因措淨曰適來祇對一
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
佛手便成空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
甲不會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
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
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
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
以為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
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
悟淨詎曰此乃敢爾壽直耶自此邇愈

傳

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
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藥餘
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
縊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憐之師
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

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
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繞捧
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
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
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

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
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
在知客寮移它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
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
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

賞七

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素然如倒疊
由是無復見者

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
鷓鴣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
猛虎巖前嘯

報慈英禪師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
麼下來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
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
長安道

寶華鑑禪師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

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頭開如大洋海
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
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
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
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

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息塵緣豎
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
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在
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
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

賞七

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林下座

九峰廣禪師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
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林展兩手吐舌
示之師打一座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
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

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
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曰
打一坐具淨曰它打你也打師於言下
大悟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黃藥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
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家有枯米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逐喝曰誰
是貧乏者

清涼慧洪覺範禪師從宣秘講成實唯識
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

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
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
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
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花耐耐釣魚
船上客却來平地擲魚鰓淨見為助喜

後住清涼示眾舉首楞嚴如來語阿
難曰汝應觀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
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
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栴檀木生於汝
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

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
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
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
應常在何藉鑑中藝此枯木若生於木
則此香實因熟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

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
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
與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
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

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
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
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
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
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

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耳鼻
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
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
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
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宇鐘○崇寧二年

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谿張嘗自
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
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
問僧以張曰商英項自金陵酒官移知
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叙悅末

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
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威怒更不欲
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
句而真樂現前不能辯也張大驚起執
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

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
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
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
其真觀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摩大
慧處眾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塵纖句
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
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
吐

石頭懷志庵主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堂

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
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
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
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

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
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
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
諸方力命出世師卻之庵居二十年不
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

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
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
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
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
彩露

雙谿印首座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
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
百鳥銜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
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裹長竿
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禪宗正脉卷第十七

禪宗正脉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四九二頁中一五行第七字「師」。

〔徑作「歸」。

一 四九六頁上一二行第七字「人」，

〔徑作「又」。

一 四九六頁上一八行第七字「閱」，

〔徑作「謁」。

一 四九六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自」，

〔徑作「是」。

一 四九六頁中一五行首字「豚」，〔徑作「啄」。

一 四九七頁下一行第七字「瞑」，〔徑作「瞑」。

一 五〇〇頁上四行「刹上」，〔徑作「刹土」。

一 五〇〇頁中一五行第六字「自」，〔徑作「曰」。

一 五〇一頁中一行第二字「步」，〔徑作「些」。下同。

一 五〇二頁上末行第一四字「適」，〔徑作「迹」。

一 五〇二頁中三行眉註「悟侍者」，〔徑作「悟侍者」。

一 五〇二頁中一六行「素然」，〔徑作「素然」。

一 五〇三頁下四行「商英」，〔徑作「商英」。

一 五〇三頁下一一、一二行眉註「商英贊雲庵頂目」，〔徑作「商英贊雲庵頂相」。

禪宗正脉卷第十八

賞八

南嶽

羅漢南禪師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

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

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

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大瀉祖椿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

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噥吞大蟲吐○上堂兩下塔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

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見石磊磊不見王落落若見王落落方知道寬廓

福嚴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昭覺白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

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薦福道英禪師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

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向中無路意在向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

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它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搆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捨定一虜亦不擊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

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靚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

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處恁麼還難不用沾粘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

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

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非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

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校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

免擦它些些泥水豈况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向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捩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邊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亦重

尊勝朋講師多歷教肆嘗踞楞嚴雄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關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

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飛草鞋

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

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道場如禪師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

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寶壽樂禪師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瀑為世間兩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歲月山深分外寒

廣惠果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

速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魏永安正禪師上堂天人祥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

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餅

光孝與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來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鷲鷲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

線

法輪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頻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鰲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師明眼衲僧

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育王淨曇禪師上堂晚晴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得尿人

真如戒香禪師上堂孟冬改旦晴天寒重
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
莫作見聞者

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
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指
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
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聲林法晨未
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

曰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案
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
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
參政蘇轍居士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
選瑞州權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頓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為相
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插鼻因緣已
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避
迨相逢老順師插鼻往來真面目掉頭
不受別鉗鉗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香

誰我是誰懶懶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
滑如飴

未山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
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
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

而今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
門庭施設則不無真鏡辨得個儻分明
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實
境有漏且趁趁生起一句作麼生道良
又曰法合錯下法時

崇覺空禪師上堂一力無僻落四面亦無
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
灌浴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
道我解穿真珠蚌玉板過亂絲卷筒網
煙坊酒肆凡合與儘虎穴魔宮那叱念

忽遇文王與禮樂逢傑紆遲于戈今日
破崇覺觀見一場懺懺
九頂急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
法華未嘗意首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

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
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
向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
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
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

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性空妙普庵主嘉興也久依死心獲證乃抵
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
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
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
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

○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
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
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
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

所取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
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
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
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
塊之過投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

禪宗正脉 卷一八

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
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
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焉隣上同諸佛
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
自圓成妙矣哉妙矣日月未足以為

賞

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
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
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
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
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

善善

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難
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
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
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
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
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
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
主

善善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
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

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脩因看法華觀
頓有省後父母俱亡兄消頌分寧尉通
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
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
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

賞

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
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
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
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
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

丙

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
麼纖塵若有起自何米道取一子玄
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指背開士何
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
盡道水能洗垢馬知水亦是塵直饒水

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

善善

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
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

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
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
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來至則遇
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
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闕造豫

善善

童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
入室出必揮淚自頌曰此事我見得甚
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
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
未幾竊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

善善

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
僧指腰下刀曰嗚剝剝是箇甚麼山拔
刀作斫勢師忽忻然擲案僧一掌揭
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
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

漏泄

賞

法輪端禪師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
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背然
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割之師乃接
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

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它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我汝帶累

明長靈卓禪師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錘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明寺丞戴道純居士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明黃龍山堂道震禪師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弃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

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

明萬年雪集法一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

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着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觸胸前大海波濤沸

明雪峰慧空禪師上堂俊快底默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

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

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明正法希明禪師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爾紛宇宙偏塞虛空

明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寐亂悟無好惡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肖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

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

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香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茅衡嶽間三十餘
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

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
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納子披襟

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
于此山 賞八

勝因靜禪師上堂遊遍天下當知寸步不
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裡少烟不得所
以有節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然任性

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
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
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管
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
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香 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
時將欲白晝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
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
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

時汝待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
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
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
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
將釘釘却室門教它一上無出身之路

免得後代兒孫逃相做做不見道若不
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
下座 師說

龍牙宗密禪師上堂休把庭花類此身庭
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

茫茫愁殺人

東禪從密禪師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
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天童交禪師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備
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

它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
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
游方造泐潭足纜踵門潭即呵之師擬
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
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

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
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
開潭大笑

圓通是禪師徧往來激皆染指親馮山詰
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

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
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
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
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

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悅曰
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
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谿次居圓通上
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
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

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
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二靈和庵主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
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
焉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

其

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
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元符間
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
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
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

其

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師初借天
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
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
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
交契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
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
唯二布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遺之
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觀戒性如虛空
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
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
不從它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
曰又不自它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
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
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
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

及奔謁諸方後至授子廣鑑問鄉里甚
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
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
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東土
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

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
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
箇素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
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
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雪竇持禪師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
心源到處關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
舊覆青山

石佛蓋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
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

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便下座

疎山了常禪師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
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
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鏡下分明如得旨

無限勞生眼自開

兜率慧照禪師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
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
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
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

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
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
下方遮日雲

丞相張商英居士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
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

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
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
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
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
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

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
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
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
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
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漕曰五里

五輪夢軍

公是夜乃至梵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雖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天受人取奉憤恐其惡發別生

佛說

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畧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透天意識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夜深論及宗

佛說

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賞八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寐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

佛說

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虜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

佛說

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同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文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觸體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

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

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

要重論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

行于世

開法雲集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柳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恁麼法中收師

五

憐然照舉養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
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
甚廢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
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
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

實八

二十

遂說偈罷講曰衆貴華兮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
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
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
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來列

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單

典牛游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
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
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
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

項牧

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
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屢
屍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
山接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

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

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
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
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
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日可冷月可

實八

二十一

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三是真說初
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
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單

九仙法清禪師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
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

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
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
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死
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
夜放牛處頓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

東草不吞教覺死如何即得會麼不免
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單

覺海法因庵主游方生東林謁慧日日舉
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
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挑華開

單

華從何處來靈雲繞一見回首舞三臺
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
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
叢林尊之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
憂展炊而事干求也

單

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勞籠不
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單

中巖能禪師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
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
起坐具遠禪牀一匝瀉曰不是這箇道
理師趨出○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
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

實八

二十二

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
雲頂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
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

關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
作夢歸去來子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

仗而逝

信相顯禪師少為進士有聲譽查桐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眾咨覺

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

橫師曰井欄唇

大馮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

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灑堆山積嶽露屍骸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

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教活雞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籠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普賢素禪師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烟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乘慧劍般若鋒兮金剛啖非但能摧外道心早

曾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鼓山洵禪師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鼓山玗禪師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

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鏡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育王無示謔禪師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

誇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養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着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

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殺洩衆有古法

道場慧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顯寧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路邊修竹碧烟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巖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

雙鳥回範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
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曰趙
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縑素閃電
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

賞八

十五

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德山初禪師上堂頷視大眾曰見麼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
為寒為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
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趨趨翻

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
不住又吹漁笛泪羅彎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於首楞嚴
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繼
契命掌棧翰後首眾報恩室中唯有一

矮榻餘無長物有漁父詞
萬壽夢庵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
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
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
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慧日默庵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
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雜落朔風冽
冽舞簾惟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親面
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光孝慧禪師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說
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
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

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
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
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
一日在浮生
左丞范仲居士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

賞八

二十六

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
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
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
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
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鐘陵謁圓通是
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
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
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
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

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
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
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
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

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
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
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
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
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

賞八

二十七

拈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
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
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
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

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喟曰放下著公應
喏喏

左司都院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
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葛直去

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
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
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
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喫猶有
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

麼去錯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宣秘禮禪師上堂舉百文野狐話乃曰不
是翻清手徒誇誇海鯨由基方撼鐵杖
上來猿鷲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
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
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
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
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

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
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
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鬼見神來
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
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
在

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新然起
出佛祖它日起家一麟足矣上堂舉
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
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

紫見

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錘抵
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
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
任風吹滿袖香

萬年心聞音禪師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
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
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
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木是長江
湊風冷却教露柱惠頭風

天童朴禪師上堂觀音凝玲瓏龐太白

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
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
受用世諦流布若辯不出雪峰覆却飯
桶若辯得出甘贊禮拜蒸籠奉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
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問
之啓悟即棄位圓顧作書以語要及四
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
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
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

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
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

龍華本禪師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
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
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

師曰韶陽老漢言中不響痛處著錐檢
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
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
巡堂

師曰韶陽老漢言中不響痛處著錐檢
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
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
巡堂

師曰韶陽老漢言中不響痛處著錐檢
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
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
巡堂

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錫蘇林居士向
公子諷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
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
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
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

回機祇為它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
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
天下老禪和笑倒關市古彌勒休休不
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
捉獲世無偽世無偽真可仰從茲不復

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
拊掌

懶庵樞禪師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
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
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夢聖凡迷悟

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
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
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
不成現耶 上為之首肯數四

龍鳴賢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水

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
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大瀉嘆庵鑑禪師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
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
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

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
得麼休休○上堂舉蜀賓國王問師子
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
空蜀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
染得一谿流水紅

禪宗正脉卷第十八

禪宗正脉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五〇五頁中末行第二字「擊」，徑作「繫」。
- 一 五〇六頁下一行、徑有眉註「嗣玄沙文」。
- 一 五〇七頁上一行「晴天寒」，徑作「曉天寒」。
- 一 五〇七頁中一六行「傑紂」，徑作「桀紂」。
- 一 五〇九頁中一〇行「默著」，徑作「點著」。
- 一 五〇九頁下五行第九字「紛」，徑作「綸」。
- 一 五〇九頁下一四行末字「忌」，徑作「忘」。
- 一 五一頁下九行「商英」，徑作「商英」。
- 一 五一二頁下一七行「柳照」，徑作「佛照」。

- 一 五一三頁中一行第一二字「迷」，
經作「迷」。
- 一 五一三頁中六行第一一字「三」，
經作「生」。
- 一 五一三頁中一八行「生東林」，
經作「至東林」。
- 一 五一四頁中一行末字「雞」，
經作「機」。
- 一 五一四頁下六行首字「跨」，
經作「跨」。
- 一 五一五頁上一二行末字「灣」，
經作「灣」。
- 一 五一五頁中三行第四字「惟」，
經作「惟」。
- 一 五一五頁下末行第三字「揖」，
經作「指」。
- 一 五一七頁上四行第四字「茶」，
經作「塗」。

禪宗正脉卷第十九

南嶽

賞九

揚岐方會禪師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
名在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
峰恍若舊遊春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

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叅老宿慈明自南
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休之
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
繁且去它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
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兩忽

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擄住曰這老漢
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
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
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日你且
躲避我要在那裡去師歸來日具威儀

諸方丈禮謝明呵曰未是自是明每山
行師輒闕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還
還怒曰少叅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
繩師曰汾陽晚叅也何謂非規繩乎
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

入亂峰時如何明日我行荒草裏汝又
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
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
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
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峰

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
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
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
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
翁未擲釣矰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

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
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
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是有機
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
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

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云云師便下
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
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勤曰九
峰牽犁楊岐拽把師曰正恁麼時楊岐
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

同叅元來不是○問人法俱遣未是衲
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
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
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
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
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
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眼
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
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

峰○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林盡布
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
人樹下居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
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

鉢孟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
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
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
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奶

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
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
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室中問
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
生透○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

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
普賢總在這裏東中有下受人謾底便
道楊岐和楚難麪然雖如是布袋裏盛
錫子

白雲守端禪師幼事翰墨冠衣茶陵郁禪

師披削往叅楊岐一日忽問受業師
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
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
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

惘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
曰汝見昨日打毆離者麼曰見岐曰汝
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
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
○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

八

示衆

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
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
隔一重關○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
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

實九

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舍
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
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
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
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

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
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
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
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
心一時自適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

遇人

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
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
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
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枉悟
得乾蘆苗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

頌

已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
師問慈明和尚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峰時如何荅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
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
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
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
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
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
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它
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

實九

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
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
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
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正法

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
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
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
此况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
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北種種施爲

畫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藏

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能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既滿口

道了為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見眾集乃拈拄杖曰大眾會麼復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保寧仁勇禪師容止淵秀韶為大僧通天

台教更水調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誦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

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後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與後出世兩住保寧○僧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

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風鳴條兩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示眾云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毘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連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為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頤來曰且喜得天下太平○示

眾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我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示眾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極外

雲生簷前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空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私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漓公於此有省

五祖法演禪師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與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過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

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餅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點計云若

依白

如此夫故未在一●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

賞九

教釋

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今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

下義

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門得如何却未入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

四照

分座開示方來●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

賞九

機發上

絲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其出如繪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

收謝

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關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着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十穿八穴○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師十有餘年海上參承

鐵酸

見數人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難冠帽早秋誰人能染紫然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

一棚

堦前闌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靜行坐青黃赤白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

白雲

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它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板本○上堂說佛法拈提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

一花

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遺香
本來並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歷
鄭州黎青州襄萬物無過出處好○三

三佛
侍師
夜話

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
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
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
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師曰
譬如水拈牛過懸櫃頭角四蹄都過了

因其麼尾巴過不得

高峯妙頃等開放
出這牛兒頭角分
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
上會新舉鶴子過多時

雲蓋智本禪師僧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
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
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生笋○上堂

十一

去者鼻孔遠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
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
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已
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已鼻身冷
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

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

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觀不
見山山疊亂青鼓擊猶不會何況是鐘
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華榮兒孫
齷齪疑礙有處截頭沒處露角借問衲

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
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疾
藥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
謂保福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陣
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

你問那箇禪師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

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因謁白雲雲上堂曰
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
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

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
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
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
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
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

聞小兒誦之忍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

答曰藏身不用縮頭飲踏何須收脚金
烏半夜遶天玉兔趕它不著
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
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

十二

僧曰既不如此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鈎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
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
露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
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

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已鼻敢問

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已鼻良久曰布針

聞兩眼君向那頭看
上方曰益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
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

邊事師曰鷲鷲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
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
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聖聖 那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出蜀首謁玉泉
皓次依金鸞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

愈指為法器而晦堂稱它日臨濟一派屬子夫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肯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避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

貴九

十三

慶試之無得力者追輝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奉歸祖一見而喜令即魯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龍詩否有兩句頗相

開蒙詩小龍

杜病山

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道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龍詩提刑會否祖曰它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它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聲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悖笙歌盡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

全 雲 蘇 蘇

張無 法華 要旨

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請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忝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首要

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表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

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問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

法界 無礙 要旨

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師禮留居碧巖復領昭覺僧開

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師太平慧懃佛鑑禪師卅歲師廣教圓深試

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它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知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

贊聖

貴九

十五

五前

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
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國悟語
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
無理可伸處圓悟微曰既云收得遠索
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

加荅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
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宵之乃告之
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
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懣懣而退歸寮
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

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
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
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
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
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

栲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
纔見透曰勲兄且喜大事了畢○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安醋釀豔盞
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懣
懣○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

一色

李花白誰道融融祇一色燕子語黃鸝
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遠祖師關板子
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橫拄杖曰先
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
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

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
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
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師室中以木
散子六隻面面皆書公字僧繞入師擲
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契飯咬著砂

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因讀法華經至是法
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
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
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

禪師法席因馬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
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
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
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
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

元禮

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
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
真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它後悟去
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
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來隨往一荒院

安能

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壽山
坐夏遊返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
話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
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
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

與公

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
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苑子平生事
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窻隨
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
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
少人過圓悟因詰其寮舉青林般土話
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它道鐵輪天子

句

案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
 故教書悟退語人曰粗遠况便有活人
 句也○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
 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
 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地頭
 蝎尾一試之猛廂口裏活雀兒是何言
 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
 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象旨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
 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
 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
 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
 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
 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學又
 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
 年面壁是為人是為不為人信知一切凡
 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
 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到
 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

題語

本那

事歷○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
 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客有持息所也禪
 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
 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連緣皆從行
 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
 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
 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
 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
 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
 者也○那叱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
 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云
 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
 到此裏若見得去麻清五道吞盡十方
 云云 領見 珠 第一卷中
 開福道寧禪師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
 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
 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
 沸湯中發明已見○示衆云秋日耀長
 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
 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
 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

忍行

包慧

伎倆

臨溪不化龍○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
 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錫孤負
 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兩晴
 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鶯一聲兩聲
 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維巧畫難成直
 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步途程一
 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
 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
 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
 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
 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
 君向瀟湘我向秦
 大隨南堂靜禪師道與首叅永安恩禪師
 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
 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
 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
 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
 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
 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

一日入室罷祖謂日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問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

賞九

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

五祖

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它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

入室

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錯承嗣它謂它語拙蓋抵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

錄公便與百丈黃藥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繞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

賞九

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彌祇如適來上座纔恁

禪道

廢出來便恁麼歸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數子是三世諸佛命

命脈

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

印

有這箇○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繁繁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籟來熟謳歌鼓舞樂昇平○有

問禪

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扃僧舉似扣師師曰是你先扃了更教甚麼人扃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禪

無為泰禪師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

洗鉢

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俚然泊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孟去嚮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

賞九

問你曾遊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頌衆曰八十翁翁轆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轆一轆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

五祖

歌已

學大

山打九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
玄武師開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
裏祖大笑而歸○上堂此一大事因緣
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咲尊曰吾有正

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
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真得
徧地生華故師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
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
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

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
般畫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
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
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

禪五

五祖自禪師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

實九

十三

馬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
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
十棒悟曰禮拜着我作得你師舉話尚
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
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

參小

爾

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
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
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
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
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與○師

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
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
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
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

九頂素禪師謁五祖問舉首山荅西來意

語修然契語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
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
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
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
大悅

元禮首座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

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
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
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先
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

禪五

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
日緇素明矣

普融知藏●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難
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
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緣由

倩女

行人莫問來時路按珠璣古第十卷
倩女難魂那箇是真底乃註曰王白欲
娶倩女為妻倩女不肯情遂時病在
床王由符欲速行月下見倩女因舟而
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遂歸父家家
到門家中有一倩線出來

飛承天賢禪師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

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
事為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
不及林下却商量

金陵俞道遠●市油養為業常隨眾參問

那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

投地

聞丐者唱蓮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
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餐盤投地
夫傍睨曰你願那婆掌曰非汝境界往
見那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誰
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

頭努力嗔一擊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
不知春由是聲名滿著凡有僧至則曰
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
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
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
奇特便出婆蹉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
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
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
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
地放尿

二十五

雲

徑山大慧宗景禪師年十七薙髮具毘尼

雲

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程

雲

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
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
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
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
見州勤必能盡此機用勤即堂卒師趨
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
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處

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因悟●師
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
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只向它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前後

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
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謂曰也不
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
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
自首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

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羈務侍
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悟每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
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
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

廿六

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
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
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
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
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

有句

圓悟

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
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斯遂著臨濟
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
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
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
日之彌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
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闍
華嚴至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
向所請問湛堂映囉摩羅持鉢至產婦
家因緣時圓悟 詔住雲居師往省觀

圓悟

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
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
平之心及冬至秉拂躬覺元禪師出眾
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
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
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推鐮打鼓要
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舉
圓通秀禪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到
被神光覩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

廿七

原從

紙裏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效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

似樹頭風過○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
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繞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邊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

圓悟
拈者

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頂用格外底能侗自言我以木棰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

大
行
果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僧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

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它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過志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

實九

二六

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僧請益夫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繞見僧

竹
葉

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使出師曰沒量大人彼語脉裏轉却○室中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

初
賜
其
全
錄
八
十
卷
隨
大
藏
流
行

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

虎丘紹隆禪師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畧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醋生液雖未洗滌沃胃且使人慶快

第恨未聆聲效耳遂由寶峰依湛室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

實九

二九

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有之尋俾掌箴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瞋睡扁耳○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辯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

馬
臨
世

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它向上關棧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初參死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執衲僧氣息逐留過夏

釋育王佛智端裕禪師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鐘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

行說未明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槩生招前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添漏行不迷方猶滯

掛穀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吹哨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利剝塵塵是要津○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

背九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没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瞋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

葉動著○師蒞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釋大瀉佛性法泰禪師僧問理隨事變該意

理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

葉○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燦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釋祖佛家風體得全用金照亦非衲僧要

教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出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

史道看大士復說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語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未後更愁人

釋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曾台教三禩弄謁圓悟於鐘阜因僧讀死心小語云此迷須將個悟既悟

禪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自為贊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贊頭禪撞著

釋南峰雲辯禪師叅圓悟值入室繞墮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答

出

臂曰隨我來

嗣昭

靈隱慧遠佛海禪師會圓悟復領昭覺師
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
萬法為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桌案被
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

實九

三十三

難不

日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
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跡八實一
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
擊禪牀云突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

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
牾○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
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
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
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喝付叮叮嚶嚶你

且道它叮嚶喝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
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嗣昭

鴻福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
依前墜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
月泛江湖

華嚴民禪師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
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

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
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

已彰

實九

三十三

告香入室悟問坐主講何經師曰楞嚴
悟曰楞嚴有七處微心八還辨見畢書
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
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偈
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

難

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
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問措一日
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
曰尋常拈鎚豈不是經中道一切
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
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
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
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
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
山師罷講待行悟為眾夜參舉古慨未

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
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

後語

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
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後
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
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
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
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
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
叅去鑑呵呵大笑

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

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
裡道譽之往來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
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骨

實九

三十四

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然徒生死到來
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
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
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
即徹證圓悟以奉舉之師拊掌大笑悟

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奉未報永劫不忘

明昭

中世伽堂中仁禪師往來三歲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宰凌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

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

是且透聲透色一向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

賞九

三十五

華宗

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伴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明昭

象耳素覺禪師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

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然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克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

華法

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 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何屎作麼師所疑頓釋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

禪趣

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明昭

中巖華嚴祖覺禪師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扁頭收布

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靚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

明昭

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別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梅檀林中却生臭草路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

賞九

三十六

高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

全機忘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起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如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

明昭

明因雲玩禪師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

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汝
汝不得○眾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
我無長慶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
因無法堪分付護把山門為汝開

虎丘雪庭元淨禪師上堂說得須是見得

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
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
毒海若是羣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
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
棒羣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逐高聲

召大眾曰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上堂知有底也喫粥
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
驗得它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
若驗不出來大遠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身榜岐四世孫這老漢有
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未得
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
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香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伴之誦高聲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談
得麼若也不識為你註破仰之彌高不
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
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
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

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截身北斗

寶華顯禪師上堂禪莫恁道休學歇意忘
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
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
錯錯

東山覺禪師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

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
曰如是如是今日簾林將謂廣額過去
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
交涉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能眼底

漢廬下屠刀曰我佛且喜汝交涉
道廣額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
一佛多少分目且喜汝交涉要識廣額
屠刀路花紅白後馬蹄何處蹄蹄

香山覺禪師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

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
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
日至書記察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眼
猶未點地在悟額面曰竟裏何曾走却
靈公曰且喜老漢脚眼點地悟曰莫誇

它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於彌超然居士紹興庚申冬公
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邵曾侍郎開諸徑
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
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沈鉢孟詵居士

作房生會公曰討甚麼被拂袖便出慧
起拂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
却不悟公擬對慧拈之曰討甚麼被公
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普現居士為中書舍人嘗

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路
忽有者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通悟出門
逢先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
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罵公亦罵
於是橫鋒迅捷

香山覺禪師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

成都范縣君者棲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

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情
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
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
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

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文殊心道禪師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
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
前萬象撥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
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

文殊

鑑禪師夜來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鑑
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
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護某甲
鑑云十方無僻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

獨破窓紙鑑即開門擲住云道道師以
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
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
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
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上堂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止斗裏
截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知
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它
知有底事兩打梨花蝶飛風吹柳絮

毛毬走

黃九

四

南華易禪師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
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替
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
人擊禪林下座)上堂迷不自迷對悟

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為迷
之體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別
無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
千斤重

龍才

牙才禪師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

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
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
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
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未後句
會得未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未後枯

三子

放一邊百文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
尸已知未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
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
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
事師曰不扣黃龍角馬知領下珠心便

賞

四

打○上堂舉死和尚小叅曰若論此
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
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
頑狡猾貪嬉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
第三子盲聾瘡癩疥麥不分是事不能

四句

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
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
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
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
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
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花去也三人共體
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
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蓮菜

蓮菜鄉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
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銜天

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
 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
 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
 佛燈珣禪師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
 平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

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
 如夜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
 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
 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挑華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它不疑處師
 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見箇疑處了不
 可得鑑曰賢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
 兄未徹在那裏是它未徹處師曰深知
 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
 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華爛熳始擡眸
 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
 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
 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
 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

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還問曰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
 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
 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

立教須是其人你看它婆子雖是箇女
 人究有大人作畧二十年筵油費費固
 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
 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
 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

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泐潭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採水因
 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而過竹
 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
 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
 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
 住又來船上助歌謳
 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
 聞珣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
 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祥符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
 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
 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

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淨衆禪師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
 明明亘古今揚廣雲駝無覓處夜來足
 跡在松陰
 禪宗正脉卷第十九

禪宗正脉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五一九頁中一九行「拽把」，徑作「拽把」。
- 一 五二〇頁上七行第一〇字「下」，徑作「不」。
- 一 五二〇頁上一〇行「冠衣」，徑作「冠依」。
- 一 五二二頁上一行第三字「夫」，徑作「大」。
- 一 五二二頁上一三行第一一字「門」，徑作「明」。
- 一 五二三頁中八行第六字「聞」，徑作「閑」。
- 一 五二三頁下一三行首字「聞」，徑作「開」。
- 一 五二四頁中一七行「又門」，徑作「又問」。
- 一 五二五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然」，徑作「些」。

- 一 五二六頁中三行第七字「白」，徑作「曰」。
- 一 五二七頁上一九行末字「抵」，徑作「抵」。
- 一 五二九頁上一八行第二字「州」，徑作「川」。
- 一 五三一頁上一一行首字「殼」，徑作「殼」。

禪宗正脉卷第二十

賞十

南嶽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初依大慈宗雅心醉

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龍門
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

賞十

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
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
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
悟○紹興間奉 詔開山馬蕩能仁時

是家

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
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温人由是
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
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
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来看
馬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
三間還共有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
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上
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

不須

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
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
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
更須知有向上事又雨不晴咄○上堂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
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長恨春歸無見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
家男女

龍

雲居高庵悟禪師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
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
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
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
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
到照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去
道未窳爾
龍 黃龍牧庵忠禪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
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

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
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
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
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
而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
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
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
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
處薩婆訶

烏巨雪堂行禪師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

殺若言不會雖生花試問九年面壁
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高確也是順
風撒沙叅○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剗
意亦剗絕毫絕毫處如山如嶽句亦到
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毫忽若按
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
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
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盖同途不
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
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

慶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龍門

白楊順禪師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

心王銘云水中滋味色裏膠青決定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

迅轉頓明大法趁丈室作禮呈偈曰頂

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遊山未到山窮處終波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

風卷回寒廡一聲情念斷霜鐘繞動我

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

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

五

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上堂風吹茆茨屋香漏兩打閣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

來這裏低頭立師於燈上座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

龍門

雲居如禪師徧徂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

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歸

賞

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

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詰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

汝說法

龍門

師宗真牧賢禪師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

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教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

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

與師商確淵與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教二字授之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

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

龍門

道場正堂辯禪師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

眼以古詩發明屬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

賞

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

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佛眼忌

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

除禪道撥破毘盧向上關猶見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槌背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

賞

○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替達磨曰昇元閣前憊懶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

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
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舌元

見國極岑按
勝珠著于此

羅世奇首座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
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

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
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
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
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
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叅

究洞臻玄真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
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
夫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
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
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

歲

賞字

六

羅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
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
不在若蒂柄聊與三十

羅給事馮揖濟川居士自杜扣諸名宿最後
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

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
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
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

羅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
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

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果上座
你向甚處見它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
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

香

曰不動軒○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
禪少曾將脇到林眠雖然現出宰官相
長老之名四海傳建炎後名山巨刹教
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
十八藏用祝 君壽以兆康民門人滿

大聘嘗誌其事

賞字

七

羅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上堂奚仲造車一
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
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羣動眾取蒼

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
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

羅石頭回禪師上堂叅禪學道大似井底叫
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

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為是其
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
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
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
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

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
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
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
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處不如老漢
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

說向誰

羅護聖居靜禪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
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
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
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

綱十門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變然曰
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嘗謂眾曰參
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
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
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

賞十

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
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
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
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
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

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
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
曲录林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
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它
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

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
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
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
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

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
量大看來又祇是它奴

梁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
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
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

賞十

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
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
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
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
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

開

開
古人

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
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
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
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弄
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才
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
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
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
病最難醫也所以它語有巧妙處卒難
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

宗

宗旨須是它屋裏人到恁麼田地堪
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
公案直須透它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
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
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

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觀
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
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
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

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

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更在青

山外師有十牛圖

能仁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

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

賞十

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
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
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
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
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

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媿坊酒肆
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
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弄之功百劫有
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
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

大眾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
各自努力

器尚書莫將居士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
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
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

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
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
曰一法纜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主蕭居士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

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
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
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
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
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

公乃契悟

某教忠晦庵彌光禪師出嶺謁圓悟禪師於
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
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
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

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
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
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
曰某不肯它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
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

斫樹但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
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
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
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
一步祇是不着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

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
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
何益於事其揚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
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
疑者慧曰祇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

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
悚然汗下莫知所詰慧令究有句無句

不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
裡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癩
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

全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
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

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
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
也師即大悟慧趨鼓告眾曰龜毛拈得

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鏢開慶快平生
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
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巖北斗
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

雜東林正庵道顏禪師久參圓悟欲有省發
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
翻令所得遲

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它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馬朝夕質疑方大悟○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西禪懶庵昂需禪師幼舉進士有聲年二

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夫托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

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峯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

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先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馬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話之曰你見解如

人師

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計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決交願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起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

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筴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叩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醜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

黃林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甚

薩摩訶薩春風幾時未解此黃河凍今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痴人面前且莫說夢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盞止渴立主立賓華

解足

學宗乘說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排排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眼無足若也祇悟目

前不明自己此人眼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看過了打○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吐

開善道謙禪師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藏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人

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奉禪不得也
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
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
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
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

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
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
家支當師曰五件事何事願聞其要元
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馳個死屍路上
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

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
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
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上堂竺土大
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
父曰八月秋何處熱

聖育王佛照德光禪師適大慧領育王四海
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
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
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捧師鉢然大
悟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

辨主師曰中峰頂上塔心尖○師住靈
隱日 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
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孝
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
奏曰那裏是它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

牛此二則見會元第六卷終其頌
著于聯珠集第十卷中佛照章
華嚴遊庵演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
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嚴
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
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聖天童無用全禪師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
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
地無維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
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撻
始應知

聖王泉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
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感大慧入闕知
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
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
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

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
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
做得國師去也慧嚙出居無何語之曰
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
指頭上師乃頓明

聖薦福本禪師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
與三十拄杖何故為它祇會步步登高
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把與
三十拄杖何故為它祇會從空放下不
會步步登高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

眾中莫有默檢得出者麼若默檢得出
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默檢不出布袋
裏老鴉雖活如死
聖靈巖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
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

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
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
眾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

麼自從春色來高少三十六峯青至今
○僧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
睡貓兒

靈蔣山直禪師初叅妙喜於回馬峰下一日
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

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
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吃魚因甚湖北人
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
有粒豆爆○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
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

案今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
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
大喜

靈隱誰庵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
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鏡伊兩頭坐斷

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
一喝下座

光孝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
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
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靈隱最庵印禪師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
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

夏長復何云甜者甜苦者苦

竹原元庵主父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
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

結茆號衆妙圓宿衲士夫交請開法○
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
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
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
足不假它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主

之法

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
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
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
○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
相似你若不殺了它它便殺了你

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

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
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
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
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

蜀

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
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
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
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如
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

佛祖莫辯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
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
那一喝是佛祖莫辯那一喝是八面受
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
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

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
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
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
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
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

問諸人即今是其麼時節蕩蕩仁風扶
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珠

慧

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各
奉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
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
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揖隨
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

賞

二十

業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囉囉
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囉囉娑婆訶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囉囉娑婆訶慧
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
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熾

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
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
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
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
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
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過並是詣實
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在上喫油糞
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

慧

賞

賞

二十

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
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
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
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
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
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
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
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機關猶是
室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
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仰時機

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
諦法輪度百千萬眾山僧今日與此界
它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
前四眾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然
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
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
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
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
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

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

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
時報足且道是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
群象正海濶百川潮○上堂黃面老人
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

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
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
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侍郎張九成無垢居士丁巳秋大慧禪師

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
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即非尚恨
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
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
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詞

賞

二十

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
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
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
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
先為閩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開頭領深旨題不動軒辟日子詔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政遂寃

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道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

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闡此論也

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那長短竟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

師後語幾疑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澈發蒙滯忽有省入願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

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宿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

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倍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

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克之豈別求勝解耶淨賺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頃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詰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瀑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

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

恁麼教人看真逐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梁畧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在龍天童應庵曇華禪師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云叅禪

補正

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荷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師

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蛇戀窟乎

在曹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在曹淨慈水庵一禪師首叅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斷當

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頃照曰無蹤跡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宵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

無叅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室中問僧曰西天鬍子因甚無鬚

在道道場無庵全禪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

在慧通旦禪師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人山推出白雲來師問釋然

在靈巖安禪師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它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

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鷲人句不時臨時學得來

見國清簡堂機禪師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

因趣向宗乘地獄劫在五五一參三八
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
性克由巨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

根性
隨劣

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
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
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
相錮鏑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
化龍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示眾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
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
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
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
之間而相不可覩是見於色塵之內而

聲

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
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髅前敲磑須知
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見焦山或庵體禪師上堂舉臨濟示眾四喝

詳解

公案乃召眾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
撥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
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
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
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賞十

二十八

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
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
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
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
會不得○室中常舉苾芻柄問學者曰

依佛苾芻柄髮髯赤班蛇眾皆下語不
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佛苾芻柄
髮髯赤班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見

湛堂深禪師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
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椽四十九年

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
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
柳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
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痴人面前

切忌漏洩

副參政錢端禮居士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

四元宗門旨趣一一極之示微恙有訣別之
語得去留自在恐

繁不
具錄

副東山齊已禪師上堂舉脩山主偈曰是柱

賞十

二十九

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
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花兼蝶至
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賺
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
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

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
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上
堂文長

錄不

副疎山歸雲本禪師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
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

晴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內翰曾開居士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衛光
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
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
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

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來問
何言不見海日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
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
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
去已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吐哉瞎驢

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便
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
得一撇

暹羅知府葛郊居士嘗問諸禪曰夫妻二人相
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

是或庵著語曰小出大遇或有頌

西川徑山寶印禪師謁大慧慧問甚麼來師曰
西川慧曰未出劍關與汝三十棒了也
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

轉迂桶底趨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賞十

楚安楚安方禪師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
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
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雙文殊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
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
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
條線性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

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勢執殊喝
曰這屠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上堂
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面
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雙稠巖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
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吐

雙待制潘良貴居士隨眾叅扣後依佛燈久
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化去時如何燈

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
當後去忽被它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
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其
久終不透徹告和尚惠慈燈曰你祇管
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
賞十

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違此
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
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
似將錢買油資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
是瞞它亦可笑也公唯唯

雙無為隨庵緣禪師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
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極
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
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
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

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
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
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
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
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

世尊拈花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
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淨盡
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
肉案頭悟道彌勒向漁市裏接人誠謂
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

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
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
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
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
召大眾曰暗穿王線密度金針如水入

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
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
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架子下

明大大瀉行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道是個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
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
家何處歸

明大老衲證禪師上堂萬象中獨露身如何說
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

賞十

三十五

盡隔岸越山多

明大山堂溥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
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
四眸青筍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
休

明大復庵封禪師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

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
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
却揚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
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

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

山僧拂子始得

明大野菴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

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
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

示韶石四稜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
油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
惠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
出海門

明大雲居蓬菴會禪師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

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
理伴走詐羞偷眼觀竹門斜掩半枝花
明大中庵空禪師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
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
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

明大遊菴珠禪師上堂王露垂青草金風動白

蘋一聲寒馬叫喚起未惺人

明大淨慈首堂克禪師聞東林謂來曰我此間
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
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

賞十

三十六

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
前所得底一時魔下一日聞僧舉南泉
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
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
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

明大

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
師擬開口鼻鼻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
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為人須
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
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
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示眾云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
鄉

開智者元庵慈禪師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

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裡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牽狗

賞十

三十七

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已庵為西堂為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

手指臂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卷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已庵深肯之

開鼓山木庵永禪師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

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

入處下

得忠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開龍翔柏堂雅禪師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

貴頓發縱有齒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紫葢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

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家細素要分明

開劔門分庵主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

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官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眉

賞十

三十八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

開天童密菴傑禪師謁應庵於衡之明果庵

孤硬難入屢遭呵○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還答曰破沙盆庵頷之○上堂舉金峰和尚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吞凡問聖吞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前後

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吞凡問聖不吞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道老漢忽若管地自然不墮聖凡窠曰

開南書記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

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

開侍郎李浩居士初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

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拈其臂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

賞十

三十九

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躡堂與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贖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

開華藏伊庵權禪師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長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
 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鷺灘
 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竿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
 甌甌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
 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
 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
 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
 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

三老
清機

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
 如孔明料敵若人辯白得可與佛祖齊
 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
 話作兩極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
 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
 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
 氣自家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甌
 甌此問答是石頭透話今恐
 耳誤

雙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
 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

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德山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
 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
 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
 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

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
 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
 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禪宗正脉卷第二十

禪宗正脉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五三八頁中四行「又雨」，徑作「久兩」。
- 一 五三八頁中一七行「照覺」，徑作「昭覺」。又末字「去」，徑作「法」。
- 一 五三九頁上八行第七字「波」，徑作「被」。
- 一 五三九頁下一八行「一番」，徑作「這番」。
- 一 五四一頁下一二行小字左首字「人」，徑無。又「行更在」，徑作「行人更在」。
- 一 五四二頁上一五行「龍圖主」，徑作「龍圖王」。
- 一 五四二頁中末行第五字「祇」，徑作「祇如」。
- 一 五四三頁中四行第五字「起」，徑作「豈」。
- 一 五四三頁中九行第九字「印」，徑

作「印」。

一 五四三頁中一六行末字「令」，徑作「令」。

一 五四四頁下八行「從空故下」，徑作「從堂放下」。

一 五四五頁中六行「衆妙園」，徑作「衆妙園」。

一 五四五頁中末行「攝列」，徑作「派別」。

一 五四六頁上一二行「舞棹」，徑作「舞權」。

一 五四六頁中九行首字「室」，徑作「空」。

一 五四六頁下一五行末字「詞」，徑作「祠」。

一 五四八頁上一行第七字「遂」，徑作「遂」。

一 五四八頁下八行第二字「人」，徑作「入」。

一 五四八頁下一九行「不時」，徑作「不是」。

一 五四九頁中三行末字「踞」，徑作

「踞」。

一 五五〇頁中三行第一四字「目」，徑作「日」。

一 五五〇頁中一〇行眉註「嗣佛燈狗」，徑作「嗣佛燈珣」。

一 五五一頁中一五行末字「自」，徑作「目」。

一 五五二頁下三行眉註「林顏」，徑作「嗣東林顏」。

一 五五三頁中一行第二字「忠」，徑作「忘」。